

人和叢書



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

鍾夏田編

人和叢書



本社已出版

- 一 摸象集（雜文集）
- 二 愚人（小說集）
- 三 沙灘上的黃昏（散文集）
- 四 雲絮尖尖（詩集）
- 五 走在陽光下（小說集）

鍾夏田著
孟沙著
無野著
隨雲著
蘇秀著

- 六 良心（小說集）
- 七 魔沼（小說集）
- 八 奔流集（散文集）
- 九 北方春草遲（雜論文）
- 十 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筆談集）

詩憐著
端木虹著
高秀著
鍾夏田編

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

鍾夏田編

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

鍾夏田編

人和文藝叢書之十

人和文化出版社

人和文藝叢書出版緣起

編委會

自從我國獨立以來，作為多元民族中兩大支柱——巫族與華族——之一的華族文藝，就一直江河日下。究其原因，是社會體制的變動，新舊思潮的衝突，舊的毫無生機而當權把勢，不為時代青年所接受；新的則在野而不能合理成長，因而滿目蒼涼！

尤其上層階級，多數不重視文藝，出版、發行機構都「在商言商」，賺錢第一。

直到近年，許多有地位、有名譽的人物，開始發覺，缺乏文質彬彬的風雅，終歸於粗鄙！乃率相發言，表示愛護文藝。然而，空言無濟於事；嘩衆取寵，也難得逞！不過，總算沒有落空，後起的少壯人士中，有「人和文化出版社」，願意替民族文藝工作者出版叢書，以實際行動表現推動文藝發展的工作。這個工作，是否仍然受到口喊愛護民族文化，實際踐踏民族文化的對抗呢？唯有待諸事實作證了！

這部叢書，選稿原則如下：

一、以多元民族公平合理與團結的思想內容，受到鼓勵；反對種族主義的狹隘思想的作品。

二、要進步、健康的作品；反對灰、黃色作品。

三、文字通俗流暢將受重視；反對不知所云的文字。

但是，編委會與出版社是兩個不同的機構，並無從屬關係，出版的書籍內容，能否符合君子協定？只有讓讀者們嚴正的監督與批評，建議和愛護。若出版者，或編委會有出現缺點與偏差時，得以及時糾正。是我們懇切的期望！

（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五日）

人和叢書



本社已出版

- 一 摸象集（雜文集）
- 二 愚人（小說集）
- 三 沙灘上的黃昏（散文集）
- 四 雲絮尖尖（詩集）
- 五 走在陽光下（小說集）

鍾夏田著
孟沙著
無野著
隨雲著
蘇秀著

- 六 良心（小說集）
- 七 魔沼（小說集）
- 八 奔流集（散文集）
- 九 北方春草遲（雜論文）
- 十 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筆談集）

詩憐著
端木虹著
高秀著
鍾夏田編

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

鍾夏田編

19	馬華文藝發展的幾個重要條件·····	(碧澄)	54
20	馬華文藝的處境·····	(溫任平)	58
21	文藝會是否要變質?·····	(子寧)	62
22	不可爲而爲·····	(端木虹)	64
23	投入戰役·····	(宋子衡)	66
24	發奮圖強·自力更生·····	(羅波)	69
25	衆里尋他千百度·····	(溫瑞安)	72
26	馬華文學之路·····	(謝來法)	76
27	化做春泥還護花·····	(梁誌慶)	78
28	漫卷新書喜欲狂·····	(艾原)	83
29	變沙漠爲綠洲·····	(黃勝水)	86
30	快乾涸的小溪·····	(游牧)	89
31	從犀牛出版社說起·····	(思采)	92
32	要收穫、必須施肥·····	(鍾季軒)	95
33	在狹縫裡求生·····	(溫祥英)	98
34	作者不應被孤立·····	(菊凡)	100
35	孤軍作戰·····	(艾文)	104
36	在四百萬人的手上·····	(金苗)	106
37	不能獨挑的擔子·····	(冰谷)	109
38	繼往開來·邁步向前·····	(貝婁)	112

39	培養、愛惜接班人.....	(惠娘)	114
40	這是誰的責任.....	(劉可彬)	117
41	否則，干脆讓它壽終正寢！.....	(葉順泉)	119
42	幾點意見.....	(疑雲)	122
43	在試煉中生存，在苦難中衍續.....	(艾芸)	125
44	馬華文藝將來前途光明.....	(半島)	127
45	建立馬華文藝的獨特性.....	(林風)	130
46	要認清馬華文藝的方向.....	(鍾夏田)	134
47	這當然是“馬華文藝”.....	(紫陽)	146
48	也談「馬華文藝」.....	(黃培釗)	148
49	要吸收友族文藝精華來茁壯自己.....	(老杜)	151
50	問題在那裡？.....	(唐庚)	154
51	除莠？還是培植牧草？.....	(杜曲)	157
52	五十年後的馬華文藝.....	(疑雲)	161

只要火種在

章暉



對馬華文壇的看法，有着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悲觀的人認為馬華文壇正處於低潮時期，甚至整個馬華文壇死氣沉沉，有如文化沙漠。另一方面則看到馬華文壇蓬勃的一面，因為最近有些文藝結集出版，更有些文化團體加速文藝活動，諸如舉行文藝晚會或舉辦文藝作品獎等。

在我個人看來，這正負着兩方都能言之成理，而且有事實根據，不容易使人有所軒輊。

那些慨嘆馬華文壇是一片沙漠的人，他們看到的馬華文藝的表面的蒼白和貧弱。他們會舉出在我國附近國家的出版事業的蓬勃做個例子，日本不必論了，就拿香港和台灣兩地的出版事業比我國的出版事業，尤其是在文藝出版方面，我國的文藝書刊，的確比不上前者。那些過去一直是培養文藝花朵的園地，報章的文藝副刊也一天比一天萎縮，有的全國性報紙的主持甚至漠視了文藝讀者的要求，把那些篇幅本來不多的文藝性副刊常常為了廣告增加而臨時抽出或縮減，也實在是教人心痛的事。不過在商言商，那個辦報的人不想賺錢？他們為了替頭家賣力，想辦法增加報館的收入，誰也沒有權力干涉他們。

自然，我們不能只抓破自己的臉孔，去替別人扮臉掛紅。例如一些人替台灣文藝鑲金的，他們也只看到那島國的

文藝出版的表層，知道那兒的文藝刊物的產量不少，但當你透視深一點，則你會發覺有些以純文藝作幌子的刊物，大部分是靠住在外國，尤其是僑居美國的文藝愛好者在作品上，或經濟上予以支持，但這些文藝刊物的壽命也常常脆弱得很，至於其餘的，有些是受了官方的津貼，有些是受了外國某種基金的贊助，所以在表面上湊得熱鬧一點，那不過是傀儡登場，去有中心思想的文藝創作還遠得很。

談到香港文化，除了一小部分有良心的文化工作者站在自己的崗位，把該島城的文化或文藝看作中華文化或文藝的一支流外，即使那兒的日報，期刊達致一百數十種，它們只爲了那些島城的冒險者服務，極力渲染聲、色、犬、馬的文化或文藝而已，以該島城大量產生武俠小說及武俠電影便可見一斑。

在我國，那些文藝工作者的服務對象是這個新掙脫殖民地政府的新興國家的建國分子。所以馬華文藝只是這個新興的，綜合文化國家的一支主要流派。

正因為這樣，馬華文藝在表面看來，沒有殖名地時代或黎明前期那樣表現得多采多姿。但是它是一個埋在地下之火種，它不怕地面上的風、雷、雲、雨種種天象的變幻，它保存了自己的一分熱，總會有一天衝破了雲層，表現出自己的光芒來，這大部分是靠了前輩文藝工作者的不斷努力和年輕一輩的文藝工作者或文藝愛好者，有了肯定的認識。

一個新興的國家，有極多建國事業是必須優先推行的，健康的文藝的長成，也必須在一些重要建國事業之後。歷史上告訴我們，在一個國家民族的創建初期，很難有偉大的作品產生，法國大革命時如此，美國的華盛頓獨立宣

言時是如此，俄國的十月革命如此，日本的維新宣言時也是如此。所以，我們一時沒有偉大作品的產生是很自然的現象。

只要火種常在，馬華文藝的前途是一片燦爛的，這是我敢確信的。因為我國的文藝工作者，大都是篤實和埋頭苦幹的播種人，他們沒有別處的打着文藝幌子去幹個人名與利的工作，同時又認清文藝服務的對象，所以這些文藝工作者即使爲了客觀環境的限制，一時停止創作，但他們那種培植後一代的精神，永遠成了這新生國家的健康文藝的溫牀。

還有一點，那就是被灌溉的文藝愛好者，都能抱着建國的獻身精神，在工作之餘把學習文化當作爲一種文娛的花果去欣賞和提煉、成爲這國家綜合文化的一股力量。

冬眠、復蘇

馬漢



在不久之前，馬華文壇曾經有一段不短的沉寂時期。那期間，文藝副刊銳減，文藝期刊幾近絕無僅有，寫作人沒有發表作品的機會，也鮮於創作，至於文藝書籍，文藝活動，更是付之厥如。

幸虧這種「冬眠」現象在最近一年半載中已經不再存在了，馬華文壇又再復甦起來了！而且在最近幾個月來，各報章都相當正視文藝副刊，文藝書籍也出版了好幾種，馬華文壇又重現生機，而且頗有些欣欣向榮的現象。

馬華文壇和馬華文化是息息相關的，當馬華文化被大家重視的時候，馬華文壇也會受到人們的重視。同樣的，要發展馬華文化，也不能不推動馬華文壇。

但是，無可否認地，許多人對於「文藝」和「馬華文壇」還是缺乏認識。不少社會人士，甚至有些報界人士，簡直有談「文藝」而色變之勢，一些出版商，對「本地作品」也有相當大的漠視。原因是一般人士不瞭解「文藝」，在他們印象中：「文藝」的定義是屬於說理說教，枯燥乏味的，是罵人的；在書商心目中，只有舶來品才可以賣錢，本地產不辣，他們認為本地書，那裡會有讀者，本地書簡直是「賠錢貨」！甚至我發現社會人士不但不支持文藝寫作人，而且還對寫作人產生了不少誤解與歧視！

其實，許多不屬於「文藝」性質的雜誌與副刊之中，也不能不刊登一些屬於文藝範疇的作品，舉一個例子來說一向被出版人認為有讀者有銷路的「婦女」雜誌或期刊，就大量錄用了小說，新詩，散文與雜文。這些稿件，都屬於文藝的範疇。抽掉它們，副刊或雜誌便缺乏了吸引讀者的重要條件。為什麼人們却無視這個事實，反而誤以為文藝是枯燥乏味的，沒有人愛看的呢？

我認為要推動馬華文壇，首先必要喚起社會人士對文藝的認識與重視。同時，華人社會及社團，也應該負起鼓勵寫作人，推動文藝活動與出版的責任來；此外，寫作人也應該提高作品的素質。茲將薈蕪之見分述於後：

一、在過去以至未來的時代中，華文報章副刊一直會在馬華文壇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報章副刊可以說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主要橋樑。沒有報章副刊，則寫作人不但沒有了發表作品的園地，而且也無法把作品傳達到讀者羣中去。所以希望本國的華文報章，今後能按期出版篇幅較大（或刊期較多）的文藝副刊。不但為作者提供發表作品園地，同時也為讀者提供健康，優秀的精神糧食！

二、華人社會中的全國性機構為中華大會堂，中華總商會及董總，教總等機構，以至會館，社團，校友會等，應該設立「文藝」（或文學）獎金，文藝出版基金等，用以獎勵有成就的寫作人；並組織出版基金委員會，負責作品的審閱，遴選工作，然後有系統地出版優秀的馬華文藝作品。

此外，在各城鎮中的社團，也應附設有文化組或學術組，出版壁報，設立圖書組，乃至主備文藝演講，文藝創作班等等。使會員有機會學習文藝及提高對文藝的興趣。

在首都或各大城市的慶典以及社團活動中，不妨主辦馬華作品展覽會之類活動，藉以喚起人們對馬華文壇的注意及認識。

三、在可能情形之下影响及鼓勵社會領袖，華人大商家設立文藝獎金，出版基金，以及資助文藝書刊的出版經費。關於這一點，我們的兄弟民族——巫族社會中早有此舉，我們華人社會豈能落後呢？事實上社會賢達，商業機構捐款設立獎金及出版基金，既能作為後人典範，讓社會人士共同敬仰，又可豁免所得稅，何樂而不為哉？

四、猶記得前年報業座談會上，鄭良樹博士曾呼籲華文報社聯合支持文藝期刊的出版。我以為如果各報在實行上或有技術上的問題，則不妨把推動的責任交給華人總機構——如中華大會堂，教總、董總，然後由各華文報社及商家們獻捐基金，然後出版一份文藝期刊。蓋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各文學組織均有其出版物，如文學研究社有「文學月刊」，創造社有「創造月刊」，新月派有「現代評論」及「新月月刊」一般。如果馬華文壇有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文藝期刊，在推動文藝運動上，當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五、寫作界在有發表作品的園地（副刊及期刊），有華人社會的鼓勵（文藝獎金，出版基金等），又有社會人士與讀者支持之下，當然會更加努力而持之有恆地寫作，作品素質的提高，自然也就不在話下了！

筆者人微言輕，聊獻葵堯之見，純粹由於熱愛文藝，本着野人獻曝之忱耳！但愿由於「讀者文藝」編輯先生此次主倡的「筆談」能夠獲得熱烈反應，珠玉紛投，自有高明之見；刊出後又能因而喚起吾華人社會的注意，進而

不要再潑冷水

孟沙



此時此地，要搞文藝工作，除了必須有幾分傻勁外，更要緊的，不能缺少「作最壞準備」的心理警戒。這兩個條件，和商業社會其他行業比較，該說是很特殊的。也因此，真正能夠心安理得埋首文藝圈裡，持久地，嚴謹地從事創作的人並不多，或者有一些曾經也是文藝長征隊伍裡的一員，可是一朝遇到阻碍，便忍受不住致驗和煎熬，而中途作了逃兵。這種情形，在馬華文壇，從過去到現在，是屢見不鮮的事實。

文藝是一種訴諸於心靈的精神寄託，它是作家們心血的結晶，很難用世俗的準繩在天秤上比較它的份量和價值，可是很不幸的，它植根在商業社會里，最後終不免被當作商品看待。既淪為商品，它的存在價值，便完全視乎顧客（讀者）們喜愛的程度來決定。最現實的例子是：港台作家的言情小說，一印便是上萬本，充斥着本地的報攤書店，被看成是「搶手貨」，可是本地作者要出版一部單行本，雖不過區區的一兩千本，却要經過三番四次的挫折，書印了出來，拖上一年半載，還收不回印刷費。相形之下，怎不叫本地文藝工作者洩氣呢？

所以造成這種畸形現象，我想原因不外兩點，一是文藝事業缺少有力的推動，其次是社會的健康讀書風氣沒有人提倡。

顯而易見的，當前一般文藝工作者，普遍存在着「患得患失」的心理，許多寫作歷史不淺，又具備條件出書的作者，却在最後關頭臨陣退縮，原因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很少人願意接受「潑冷水」的事實，而寧願默默耕耘，或完全退出文藝圈子。這種情況若不改善，對於馬華文藝的發展，很難不令人感到悲觀的。

去年裡，曾有雪蘭莪潮州會館首起創設「學術文藝出版基金」，倒以為本地華人社團會館數以千計，響應和做法者應不乏人，可是幾個月過去了，除了從報章副刊讀到幾篇表示歡迎的反應文字外，壓根兒沒見到社團方面實際行動的支持響應，實在使人失望。這情形不禁使我想起，本地華人社團，時興在一些常年大會的場合，發表維護華文教育的論調，唯獨對馬華文藝——作為華文文化重要一環的馬華文藝，却從來沒有表現過片言只字的關心，甚至連過問一聲似乎都覺得多餘。到頭來，喊來喊去的都是幾個「窮酸」的圈外人，又如何去帶動馬華文藝的健全發展？

談馬華文藝，總免不了要談到華文報章。一路來，從華文報章的文藝副刊，多少都反映了馬華文壇的盛衰狀況。多年以前，幾乎所有本地華文報章，都開有一版或兩版文藝性副刊，可是近年來，除了兩三家大報外，許多文藝副刊都陸續宣告停刊。文藝園地少了，作品發表的機會相應地減少，在這種不利情況下，寫作者只憑一腔熱誠，得不到應有的鼓勵；而那一腔熱誠能夠維持多久，任誰都沒有信心。

在這樣一塊貧瘠的土地上，試想，它如何能夠開出燦爛的花朵？如何結出丰硕的果實？

要拯救馬華文壇的危機，單靠文藝工作是不足為功的。只有靠多方面的實際推動，才可能起着催生作用。

（一）文化機構。它的角色是舉足輕重的。譬如報章多開闢文藝副刊，容納多一些本地作者的創作。行有餘力，不妨撥出一筆基金充作文學獎，或致力出版事業，為本地作者的具有水準作品提供出書機會。

（二）社團會館，成立學術組，仿效設獎貸學金方式，增設文藝獎金，輔助文化機構的不足。

（三）印刷界。目前本地印書的成本高昂，非一般寫作者所能應付。因此印刷界有識之士，應以推動本地文化為懷，不唯利是圖，盡量給予文藝工作者提供出書方便。

（四）書商。應念在本地寫作人出書不易，以及在價格上無法與舶來品競爭，盡量在分潤方面給予優待。同時在可能範圍內對本地創作廣事推介。

（五）學校。校方有需要提倡健康的讀書風氣，鼓勵學生們創作和投稿，讓他們有機會瞭解認識馬華以至本國文學的發展。

（六）圖書館。從學校到民間的圖書館，有需要搜集所有本地出版的文學作品，讓青年們進一步瞭解馬華文藝發展的趨勢。

（七）寫作者本身。必須自愛和自強，為了爭取寫作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各人有需拋棄成見，聯成一氣，組織華文作家協會，為馬華文壇獻出一份力量。

以上幾點，是個人認為不妨嘗試以推動馬華文藝向上向善發展的區區之見。但願這篇小文能起着拋磚引玉的作用，有朝一日，馬華文壇恢復蓬勃生機，欣欣向榮，則可以預期也！

漠然和卑視

江振軒



我雖然不敢過於樂觀地相信，馬華文藝將會有光明的前途，但是，我也不會悲觀地認為，它的前途始終都是黯淡的。

馬華文藝處於低潮狀態的時日經已良久，引用衆人慣有的形容：它荒蕪得好像沙漠。

的確，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景象是：乏人筆耕；少見本地作家的書本，更遑論產生上乘的文藝佳構。而一般的情況是：文藝書沒有市場以及作家不受重視。

上述諸般現象，一直使人對馬華文藝沒有樂觀的看法，假如人人都認為如此，且把這種看法持續下去，馬華文藝勢難有前途的。

我個人認為，造成馬華文藝荒蕪，是社會沒有給它栽培，其實倘若社會肯盡一份力量，我們對馬華文藝應該可以感到樂觀的。

我們不是沒有人材，想來這是大家共認的。翻閱馬華文藝發展史，不難舉出可觀的作家以及詩人的名字，但是，社會不重視他們的存在以及他們的作品，以致他們沒有獻身文藝，努力創作的持久精神，有些甚至成了文藝逃兵，永遠封筆不寫。

的確，假若有人堅持去創作，且把它當為職業，餓死將是他最終的命運。這種情況，造成馬華文壇永遠是年輕

的一輩，他們創作了好幾年，對文壇受冷漠的現象感到失望，便投筆他去，這時，另一批青年起來，接着又步前者的後塵，以致產生不出特出的作家以及轟動的作品。

社會若能給予鼓勵與資助，馬華文藝一定會有前途，這應該是確實的說法。

我們擁有超過三千個社團，逾十家大小報館，它們對馬華文藝有決定性的作為，只是，許多人都感到失望，我們的社團以及報章，未曾給予馬華文藝作出足夠的貢獻。

時至今日，沒有一間社團，設立文學獎金，頒給優秀的作家，以鼓勵他們創作，其實，我們不必有過多的期望，因為，社團連起碼購買本地作家出版的文藝書刊的小小力量也不會做過。幸好，去年度，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撥款資助作家出版單行本的創舉，給我們帶來些微的安慰，但我們還是感到十分難過，竟然沒有一間社團響應，漠然如此，馬華文藝怎會有前途呢？

報章方面，我們雖然不能否定它們在培養作家以及文藝作品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許多人都感覺，它們做得不夠。

其實，別的不必說，連最基本的稿費，幾乎數十年來都不曾提高過，以前，它們提供每千字五元的稿酬，直至通貨膨脹的今天，一般報章仍舊維持這個數目的水平。

當然，我們也不能抹殺有些報館提供超過五元稿費的事實，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指出，有著甚至每千字發出兩三元的酬勞，卑視文藝作品如此，誰有信心去創作？

許多報館不甚重視文藝也是存在已久的事實。文藝園地被塞在報屁股上，可有可無，此外，它們還往往成為廣告繁多情形下的犧牲者。

雖然，廣告是報館經濟的來源，但是作為文化機構，在盈利之餘，提倡文藝事業，應該是份內的任務。

讀書風氣的盛衰，也關係着文藝前途的發展，大家都不閱讀文藝作品，不購買文藝書本，即使再多文藝書的出版也是徒然的。作家的作品滯銷，致使出版商對文藝書沒有信心，這是最常見的現象。這種現象，將使作家不再熱衷于創作，也不敢付錢出書。

不過，無論如何，近來，馬華文壇上，新書接二連三地出版，確是一件令人欣喜的景象，它顯示，文藝的復興，作家的熱衷創作以及出書，我們雖然不能確定所有的書本都好銷，但是，它們能吸引部份讀者的購買以及激起其他作家創作出書，却是可以肯定的事實。

此時此地，社會若能即刻關注之，社團鼓勵之，報章提倡之，馬華文藝沒有理由不會有光明的前途。

（一九七五年五月初）

石將消失，火種安在

淺談馬華文藝的繼承人

劉祺裕



我們知道，馬華文壇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是生機蓬勃，奇花異卉，明媚燦爛的時代。當時學生界與文藝界的閱讀與寫作風氣鼎盛，各報副刊呈現多姿多采。各種文藝期刊，本地出版的新書，書局所排設的各種名著作，宛如使人置身於山陰道上，目不暇給。光陰荏苒，曾幾何時，此情此景，

已是雲煙過眼了。

語云：「石在，火種不滅」。但如今是「石將消失，火種安在哉」？事實當如此，並非危言聳聽。今日馬華文藝的接棒人，已顯出有氣無力的趨勢。作為關心文藝活動的我們，不能不加以警惕與設法挽救呀！

試看今日可發表的文藝地盤，除了三兩家大報的副刊園地之外，試問本地還有多少文藝期刊出現，以供寫作人或學生界發表作品？乍觀之下，最近本地新書的出版也有數部（相信都是自費出版的，有著還要附入廣告數則，真是可歎），是否已是枯木逢春，或是柳暗花明的跡象？實際上，這只不過是平靜的湖水中興起的數圈漣漪，起不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我在二年前，曾經調查過某華文中學高一學生的讀書風氣作抽查。一班四十二位學生，從初一到高一四年為期

限，以古典文學到今日港台新馬出版的小說、散文、詩歌（包括五四運動名作家的作品）為範圍。在這四年內購書二十本有餘的只有二位，其中四十位購書不超過十本。至於購雜誌者，寥寥無幾，學校圖書館借書又如何？差強人意。閱讀風氣的低落，由此可見一斑。

一個高中生，或者部份高中畢業生，能寫一篇文從字順的雜文或一則合乎規則的應用文，更是鳳毛麟角；至於能夠談文說藝，寫作投稿者，恐怕少有此雅人了。這批純粹接受傳統華文教育者，作為馬華文壇的後起之秀，或者接班人，正是名正言順，亦合乎正統。但是長江後浪推不動前浪；石再磨擦，也看不到一絲火花。馬華文壇前景行見面目蒼白，這不是信口雌黃呀！造成此種現象，內外原因很多，並非某一種因素所使然。

根據我的另一項調查，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柔佛州某大型華文中學，負笈台灣各大專深造的學生，畢業與在籍者，共有一百三十五人，其中選讀中國文學系者僅有一人。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該中學負笈南洋大學者共有三十七人，其中只有一人攻讀中文先修班。悲哉？中華文化的火種，難道沒有接炬人了嗎？

其次，馬華文藝作品的深度亦不可忽略，就算陣容壯觀，作家如林，如果大而無當，作品形同「學生國地」，前途亦是可浩歎的。雖然文藝作家不一定要自科班出身，學者作家也可靠天份與自修成功。諸如錢穆和沈從文，但是這種情形畢竟少數，作家的資歷與生活，是構成內容深度的基礎。魯迅與曹聚仁，二位都是反對青年人讀古書者，但是二位的古文根底精邃，名下無虛，其成為名作家與名學者，其來有自，蓋其學乃兼收並蓄。

馬華文藝的接班人，其閱讀若只囿於五四運動新文學以來的作品，其視野，其境界，將難有瀟灑的氣派。所以如何提高馬華文藝繼承人的寫作達到生花妙筆，博大精深的境界，進修是不可忽視的；其閱讀範疇與能力，能達到古今中外，當是最理想。備受人奚落的台灣女作家瓊瑤女士，其作品盡是桑間濮上，害人不淺，然其小說之遣詞造句，行文之技巧，却頗能自出機杼，斐然成章。據她說從小就熟稔於中國古詩詞與古典文學。

走遍全馬通都大邑，欲覓一二有益智或文藝讀物，有如沙裡淘金。其實港台新所出版的健康讀物可不少，由於銷路不暢，書商老板都不敢問津，所幸港台還有三數雜誌可供過目，但是本地的出版界，還是一片空白。

總而言之，造成此種低潮的現象，主要病根在於功利主義在作祟。在今日，文學已失去功利的價值，家長與學生已鄙視文科。科班再也少有專學此道者。由於讀書風氣的低落，書商目的在賺錢，與其辦文藝讀物，不如將錢存在銀行生息還來得合算。其次是學生及一般青年人華文程度的低落。又沒有像五六十年代之間的那種出版、園地、閱讀、寫作的熱鬧環境與風氣，如此再寒暑，馬華文藝的遠景，如何會有燦爛的明天呢？

如何挽狂瀾於將倒，那就有賴於整個華人社會了。

馬華文藝底前途

傑倫



自從和文藝的女神結緣以來，
一晃就是十六年。

在這般說長不長，說短不算短
的日子裡，我連讀過些什麼文藝書
，和寫過些什麼作品的印象都已模
糊起來了。今天突然接到南洋商報
「讀者文藝」編者先生的信，要我
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提供一點兒
意見，老實說，我對此是茫無頭緒

，不知所措的。

原因是在十多年來的文藝寫作中，雖然我在斷斷續續地寫過一些習作，但卻從未想過這麼的一個問題：馬華文藝的前途怎樣？

記憶中似乎有人對戰後的馬華文藝的收穫作過一些統計，說是在廿多年來，雖然其中有着種種的挫折，低沉與停滯，馬華文藝是沿着曲線發展的，但她却有着數百冊的文藝創作，和上百名的文藝作家。又說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出現一個真正的職業作家，有的只是業余作家，原因是客觀條件的不足，使我們不能充份發揮創作能力，成為職業作家，否則，我們的收穫絕不只這個數目。

記憶中彷彿也有人在對馬華文藝作長嘯短嘆，說在這個充滿銅臭的社會里，人人都只想找錢，追逐高度的物質享受，而對精神糧食的文藝，遠遠拋到腦後，文藝既不能像商品那般讓人賺大錢又不能使人溫飽，文藝有何價值呢

？

記憶中好像也有人說：這裡是一個文化沙漠。試問在廿年來，馬華文壇能拿出一部達到國際水準的作品來嗎？

但記憶中也彷彿有人這麼說的：在這片沙漠里，也絕不是除了黃沙以外，便空空蕩蕩，一無所有的。以寫作界來說，這些年來，雖然文藝刊物少之又少，一些報紙的副刊對這方面的鼓勵，也不太熱心，但是，總還是有一些人對文藝發生興趣，於是，憑着一股熱情，認真而且嚴肅地寫作，結果久而久之，也能寫出一點東西，這麼一來，沙漠上不但有了綠洲，而且綠洲上有時還開滿了鮮花呢……

……。

上面所陳述的一些話，都或多或少地代表了現下一般對文藝有興趣或是在從事文藝寫作者對馬華文藝的意見與看法吧！由此看來，馬華文藝底前途是佈滿着荊棘與障礙的。

然而，我以為目前對馬華文藝底前途有着重重的困難，便消極地擲筆興嘆，固然是不對的，但如果說沙漠上不但有了綠洲，而且綠洲上有時也還開滿了鮮花，便讓他「有時」下去，而不要求創造「時時」開滿鮮花的「條件」，結果還是讓人譏笑：這裡是個文化沙漠，試問能夠拿出國際水準的作品來嗎？

至於如何去創造有利于馬華文藝發展的條件，如果只是「希望」或是「夢想」有權和有錢的人拿出錢來辦文藝刊物，出版文藝書籍等，以便我們有充份發揮創作能力的機會，我想這作法無異於「沙漠上栽花」，美是美的，實際上這個「條件」能獲得成功麼？

我們要創造有利於馬華文藝發展的條件，就必須有一

個強有力的中心組織。今天，我們誰也不能否認這點：馬華文藝工作者羣是一盤散沙，沒有組織。長久以來，不是沒有人倡議組織諸如組織作家協會，寫作人協會，文藝協會等，但都相繼失敗，皆由於環境惡劣，多多阻梗。舉個例子，在過去曾有人組織過什麼文藝研究會或是出版社，去提倡或推動馬華文藝的發展，其反應不但冷淡，而且還有暗中射來的「毒箭」，或是凌空砸落的大石、壓死了一——結果是「親者痛，仇者快」。其中的原因，除了「文人相輕」的毛病以外，尚有政治的妖魔在作怪。

因此，要創造有利的條件；必須去完成一個有力的組織；要完成一個有力的組織；必須拋開各人的成見，讓大家緊緊地團結起來，去改變現有的不利于文藝發展的形勢！此是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一點看法。也期望文藝界的前輩與後進提供更具體的看法與更有效的途徑去擴展文藝事業！

(21.5.75草)

一粒小石子

勞繁



一位喜愛撰寫文藝作品的年輕朋友，將他最近出版的詩集送了一本給我，據他告訴我說，這本書的出版，是費了他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夠順利出版的。原因是沒有出版商願意支持他出書的計劃。對於他的信心和勇氣，我由衷的佩服，像我國的許多熱愛寫作的的朋友一樣，他並不是一個經濟能力很好的人。拿

出一千八百來出版一本書，並不容易，他像大多數的作者一樣，並不是志在揚名，也不是謀利（其實，根本沒有利可言）。而是寫作的一個里程碑。對馬華文學貢獻出自己的一點棉力。而我們的馬華文壇正需要這些生力軍。這一位寫作朋友，就像一粒小石子，投入我國文壇的湖海里，掀起了一些漣漪。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說這些許多小粒的石子，聚合起來，投進文壇的湖海，會掀起無盡的波瀾呢？

老實說，我們馬華文壇雖然不能說蓬勃，但是，絕不是寸草不生。

雖然，我們能夠給予投稿朋友的園地，是那幾份報紙的副刊，雜誌，電台，這麼一點點的園地，但是，我們寫作的朋友們，總是不願意錯過發表的機會，這點與其說是要滿足發表慾，勿寧說是有着一股寫作熱情，就憑這一股熱情，才使到馬華文壇始終屹立不倒。

所以，我們應該對這些寫作朋友們鼓勵，不應該潑冷水，應該批評，但不應該吹毛求疵。一棵幼苗，除了一定的陽光，空氣，水份外，更應該好好的愛護，才能茁長的更壯健呵！

我個人始終認為只要馬來西亞華人存在的一天，馬華文藝始終是會長青不倒，這是可以肯定的。

馬華文藝是獨特的，它不像港、台的文藝作品，有着太多的黃色與灰色的意識，我們有着豐富的資源，有着濃厚的彩色，自己生活的方式，這些應該更能表現於作品之中的。而馬華文藝包括了多姿多采的內容，它不但反映着華人思想意識，生活習慣之外，同時，也更應該反映出更多的其他民族的生活點滴和豐富的內容。因為，我們都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可以通過翻譯，文化交流等等，表現於馬華文藝中。其實，在一部份馬華文藝作品里，早已和各民族的文化，生活內容，打成一片了。

有許多事，不是說說就算了，要令到馬華文藝更加蓬勃起來，是要靠大家的努力，這不是一朝一夕，三三兩兩的人能夠做成功的。電台，報紙，雜誌，固然要盡可能撥出園地來給投稿者，而投稿者本身何嘗不是需要自強不息，寫出水準的作品來，才能夠令馬華文藝的前途有着光明呢？

雨過天青

巍明



在華人社會裡，一般人似存在着金錢掛帥的思想，對於文藝這「撈什仔」，素來漠不關心，甚至無視它的存在，使不少有志於搞文藝創作的青年，莫不心灰意冷，終於棄筆而去，能有一股勁勁堅持下去的文藝工作者，可謂鳳毛麟角，誠令人慨歎！

無疑的，培育文藝芽苗的園地，惟有靠報紙的副刊。縱觀我國華文報紙的純文藝副刊所佔的篇幅，實在小得可憐，幾成了點綴品。副刊的編者又一再申明，來稿以一千多字為適合。我們很了解編者的苦衷。但是，這麼一來，較有份量與較大塊的作品，沒有「出籠」的機會。還有誰願意花心血去創作無法見天日的「巨著」？這不能不說是造成馬華文藝貧乏現象的原因之一。

再說，東馬文壇較之西馬更為可憐，華文報的副刊盡是剪自香港報刊的武俠及言情小說。有的報紙雖有文藝副刊之設，但作品未臻理想，究其原因缺乏鼓勵。試想，報館不發稿酬（即使有，亦少得可憐），作者全憑一股熱情與興趣寫作，這情形能維持多久？所以，他們的作品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幸好，目前的形勢有所改變，馬華文藝有了轉變。華人已意識到，構成我國多元化藝術的領域裡，華文文藝是

不可少的一環。

令人振奮的是，近來西馬新書出版的消息頻傳（東馬人只能聽聞，却無法購得這些書）；同時，我國華人社團已開始對馬華文藝重視，有者已設出版獎金。此義舉，其他社團應響應與做法。我國華人社團衆多，只要大家能出一臂之力，必可掀起轟轟烈烈的熱潮，把馬華文藝解凍！

至于作家本身，應摒棄成見，徹底剷除「文人相輕」的要不得觀念，團結一致，組織華人作家協會，如馬來同胞所作，進而籌排出版基金，出版文藝期刊及個人專集，並與全國華人團體及華校取得聯系，激起大家閱讀本地作品的風氣。若此，何愁書籍沒有銷路？

據統計，我國閱讀華文報的讀者最多，如大報能恢復出版文藝叢書，副刊能盡量容納大部頭的創作，相信此舉對馬華文藝的發展，可作出巨大的貢獻。

今天，馬華文藝已露出一抹曙光，那陰霾迷漫的黯淡日子，即將逝去。作為園丁的我們，打從心坎底深處的喜悅！是的，這該是雨過天青的時刻了！

當我們的工作受到社會的關注與尊重，我們會更具信心與更勤奮地創作，盡力提高作品的水準，為讀者提供更堅實、更豐富的精神糧食，在建國行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此，我敢肯定的說：馬華文藝是有前途的，而且，它將在我國文藝上，放出異彩。

馬華文壇的幾個新現象

陳雪風



假設所謂「邇來馬華文壇，生機蓬勃」，這裡的所謂「生機蓬勃」指的是最近會有幾本新書出版。那麼，我將不予置喙。因為，近來有幾本「新書」出版，這是事實。而上面的話是可以被當作一種認識與意見。

然而，如果說，由於最近有幾本「新書」出版，而得出一個結論，判斷了馬華文壇已經生機蓬勃，那麼，我却要說，這是錯誤的。因為，出版了幾本「新書」是無法體現出馬華文壇已經有了生機，當然更談不上是蓬勃的生機了。

實際上，最近雖然出版了幾本文藝書，但馬華文壇，却還是毫無生氣。

在我們的社會裡，要是還普遍存在着這麼一種觀念，把文學藝術創作當着可有可無的活動，也就是說，當社會上的各種與文化有關的機構，還是只熱心于其營業，而不關注其事業的時候，再加上許多寫作者還不能或不願把寫作當作是一種社會工作的情況下，那麼，馬華文壇便不會有蓬勃的生機可言。

不過，在目前的馬華文壇，我倒發覺了幾個新現象，很是值得注意——

（一）一些雜誌與報刊，近來競相在刊登某身份特殊的寫作者的飲食起居注一類的文稿。很是令人側目。

一個有特殊遭遇的人的生活，當然可以作為寫作的題材。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要是一個寫作者在寫作的，只是一些關於他經歷了一次不尋常的遭遇後的飲食起居；而諸如此類的文稿，竟成了文壇的熱門貨色。

此情此景，真叫人禁不住要想到電影明星或歌星。

也許，有一些寫作者，很快便會明星或歌星化了吧！

（二）講到所謂「化」，另有一種叫人傷心，甚至作嘔的現象。這種現象，可能在以前就早已有過，說不定還是「古已有之」的呢！不過，在最近却表現得很突出吧了。

這種現象，就是走江湖賣膏藥化。

你，無論是住在鄉村或大都市裡，大概都曾經看過變戲法（或表演拳術）賣膏藥的走江湖的。

在文壇上，有一些作者，不知是臭味相投，或者有樣學樣，最近有一個時期，幾乎是此起彼應地，分別寫作各種體裁的文稿，或胡說一通地，或通過針砭一些社會現象，而大事頌讚自己多麼了不起，儼然是罕世的英雄戰士；指說別人不負責任，迂腐無用，而自己却鶴立雞群，明是非從善如流，是大大地好人……

車大炮，危言聳聽的東西，在文壇上已然身價百倍成為文學作品了。

（三）文藝批評朋友主義化。

以前我曾經常看到有人在指責我們的文藝批評是由朋友主義作出發點。但到底朋友主義的文藝批評是怎麼一回事，却很模糊。前些時候，我拜讀了幾篇評介新書的文字後，才恍然大悟，開始對朋友主義的文藝批評有了一個比

較具體的概念。

據我的「發現」，朋友主義的文藝批評，約有三類：

(A) 是先顧左右而言他，扯了一大通之後，才引用幾個文學術語，比如文字流暢，結構嚴謹，抒懷寫景，或紀事議論，頗可一讀等等，作一概說，便算了事。

(B) 是先作概論，說幾句諛語，然後便抄一遍目錄，再分別簡介一下各篇的內容，于是大功成焉。

(C) 談談作者的生平，或是彼此認識的經過，談到爽(即得意忘形)起來，便送一頂高帽子給作者，如果有機會，順便也在自己的臉上貼點金，接着再學蜻蜓點水，東批幾句，西評數語，結尾再找幾句話阿諛諂媚一下，這般這般，得着啦。

這三類所謂文藝批評，雖然各有妙處，但却有兩個共同點；一是寫這些文章的人，都是書的作者的的朋友。其二是他們的文章雖然明言是在評價有關新書，但却不論新書的內容與好壞。總之，寫作的動機是基於彼此是朋友關係，目的只在為朋友的新書說幾句好話而已。

(四) 吱吱喳喳，寫來寫去，總離不了個人生活的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以及一些無話找話說的無病呻吟的所謂感懷。

此外，我就沒有發覺到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作品了。

然而，這就是我們文壇與應有的收穫嗎？

(五月十八日)

火種在、火不熄滅

筆抗



我一直認為，我今天還能夠握住這管筆不放，完全拜賜二十年前那一股濃厚的文藝氣息的熏陶所使然。當時文藝氣息的濃厚，猶如一股力量在驅使着青年或學生，興緻勃勃地去寫文章。那一群寫作人，如今尚有不少人仍站在文藝崗位上不斷地寫着，有的已經成為當前的馬華作家了。因此一時所受文風的影響，是深遠不可估計的。若以現階段的馬華文藝和當時相比較，就令人感覺遜色了，令人感到馬華文藝是在開倒車。看來馬華文藝最燦爛的時代，却數二十年前那段時光，它的影响力是功不可沒的。

自從新馬分家，馬華文藝簡直一蹶不振。這幾年來，我們看不到一本像樣的文藝雜誌，更遑論要看到一本好書了。我們不難找出這種病癥，造成馬華文藝低落的原因，政治和環境都不無關係。我們的環境是沒有文藝氣息的環境，學生為考試為文憑而自顧不暇，社會人士對文藝這玩藝兒又缺乏胃口，出版商甚至不願出版文藝書籍，寫作者無法靠寫作為生，凡此種種，都是造成馬華文藝陷於低潮的原因。但這幾年是不是沒有馬華文藝呢？馬華文藝從就沒有中斷過，只是進步緩慢而已，是不是有一天馬華文藝會銷聲匿跡起來呢？我們亦不必杞人憂天。從最近出版了不少新書看來，馬華文藝似乎已經復甦了。寫作者是不甘

寂寞的，他們要冒出來，只靠着理想及單薄的經濟力量，他們已在搞出版事業了。去年，吉隆坡成立了「摸象出版社」，出版了二本新書；今年，在小城麻坡也成立了「今天出版社」，也已出版了兩本小說，尚有數本新書正待出版。此等出版社都不以賺錢為目的，却積極地為作者出書，為讀者提供精神糧食。這現象若能順利發展開來，馬華文藝的曙光又重現了。

馬華文藝雖是一支孤軍，但人材濟濟，老將新兵都擁有。只要老將們歸隊，重新操戈；新兵不斷磨練，假以時日，便是一支堅強的隊伍。沒有理由不能相信馬華文藝不能發揚光大。火種在，火永不熄滅，我堅信這真理。

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如何去推動和發揚馬華文藝？馬華作家們及寫作者應該是責無旁貸了。我們應該效法「五四運動」披荊斬棘的精神，多辦幾份雜誌，多出一些新書。至於本邦的各大報，亦是重要角色。就以商報來說，它舉行過創作比賽、出過叢書、月報、週刊等，希望它能重展往昔的雄風。以財力、物力、影響力各方面而言，報紙更能有效地推動文藝的活動，為什麼在這方面各報館不做一點努力，不做一點貢獻？

馬華文藝的重振，不能單靠一方，必須各方通力合作，尤其出版界、書商，更應大力支持，作些個人犧牲，少賺些私利，多鼓勵，多獎掖，馬華文藝為何不能放出異彩？

（九日五月七五年 麻坡）

馬華文藝與華人社會

蔡淡



我們常聽許多人在說：馬來西亞是一個文化沙漠，竟找不到綠洲；馬華文壇像一湖死水，激不起美麗的漣漪。

這些話似乎否定了馬華文藝的前途，實在令人失望和灰心。

事實上也確是如此。我們的社會是商業意味很濃的社會，大家所追求的不是精神生活，而是物質的享受。文藝這撈什子，又能值多少錢呢？許許多多有志於從事文藝創作的人士，遭受到客觀環境的影響，或是受不了物質上的利誘，擲筆轉行，不再寫那千字數元與遭人白眼的文藝文章了。

去年九月中旬，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宣佈創設「文藝、學術出版基金」，頓時引起馬華文壇和學術界的注目和讚揚。最近幾個月來，新書又接二連三的出版，使沉寂的馬華文壇，又恢復了一點生機。

關心馬華文壇和熱愛華文寫作的人士，對上述的消息和新書出版都感到驚喜與欣慰。但是，這是否對馬華文藝的前途有所作用，在目前來說，是值得質疑，也值得商榷的事。

對馬華文藝的誤解

馬華文藝在華人社會裡，一路來都被誤解，從未被重視過。

許多人揶揄從事文藝是沒出息的行徑，譏笑從事文藝者是傻瓜，甚至認為把時間花在搞文藝上，不如做保險代理，房地經紀，買賣股票來得有價值，而且做成一樁生意，勝過寫幾年的文章。

由此可見，現在的人所注重、追求的是金錢、房屋、汽車等物質享受，視文藝為多餘的，說教的，板起臉孔的精神生活。難怪許多有錢人的家裡樣樣都有，就是缺少一個書櫃，這是何等的諷刺呀！

讀書風氣與對象

馬來西亞的讀書風氣，比起日本、香港、英國等國來說，相差了一萬八千哩。許多人把工餘的時間花在夜總會、酒吧、電影院、按摩院等娛樂消遣場所裡，不願撥出一點時間來讀書，甚至認為讀書是一件浪費時間的事。

也因此，看書的人大部份是學生，婦女和一些知識份子。但是他們常抱有本地薑不辣的崇外心理，低視馬華文藝，輕視馬華文藝作者，而對港台的書刊却另眼相看。他們所讀的大都是港台的武俠小說，言情小說，鬼怪偵探等消遣小說，對於馬華文藝書不屑一顧，而且認為那是枯燥乏味的。

華人社團與馬華文藝

我國的華人社團，一向的宗旨除了團結族人，宗親或同業之餘，主辦一些春秋拜祭，設立獎、助學金，附設青年組，創設銅軍樂隊或合唱團等活動；對於馬華文藝，從來就沒有任何社團談及或提倡，似乎忘了華人社會裡還有馬華文藝這一環。

去年九月中旬，雪蘭莪潮洲八邑會館，宣佈創設「文藝、學術出版基金」。這種「突破」性的創舉，無異於給馬華文藝打了一針興奮劑，也使大馬數以百計的會館刮目相看。

倘若大馬一些組織健全的社團和有財力的機構，相繼響應，也設立類似的「文藝、學術基金」，那麼，馬華文藝的前途指日可待了。困難的是在大馬的華人社團裡，有幾間肯為這「百年樹人」的事業貢獻一點力量呢？那只好讓我們等待吧！

馬華文藝園地與出版

這些年來，華文報章和雜誌所注重的是商業性的文章，他們寧可摒棄文藝而登載一些迎合讀者口味的文章，如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和消遣小品，並且常把文藝當為點綴品，可有可無。因此，我們看不到一份報章每天都有文藝園地，定期性的文藝雜誌如鳳毛麟角一般的難見。有嗎？就是港台的舶來品。

說到出版商，他們也很現實，把無利可圖的文藝書視為畏途。在目前，別妄想出版商主動來買你的版權，為你

出書。在他們的算盤裡，他們寧可把這筆錢拿去翻版港台暢銷的言情小說、武俠小說、漫畫或是鬼怪偵探小說，比出文藝書來得實際和暢銷。

從事文藝的作者，常會苦惱寫好的文章或書本沒有園地可發表或沒有人肯代為出版。不像外國，只要文章的素質不太差的話，要找個地方發表不太難；一本有內容的作品，出版商大都樂意加以出版，而且稿費和版稅都很可觀，這不但使寫作者能安心從事寫作，也可提高文化水準。

反觀大馬的華文報章和出版界，誰肯這樣做呢？

馬華文藝前途的展望

馬華文藝在華人社會裡，不但是屬於華人的精神生活，也是承先啓後的文化偉業。有關其前途，不是一兩個人，或是一兩份報章或雜誌，或是一兩個團體所能決定和維持的。

馬華文藝的前途，和華人社會裡每一個熱愛華文文化的人都有很大的關係。倘若大家放棄過去對馬華文藝的誤解、成見、低視和摒棄的態度，從而把文藝帶到學府裡、社團裡、甚至家庭裡，由報館、社團或私人機構設立「文藝獎金」或「出版基金」，來提倡文藝，鼓勵寫作。

在華人社會裡，大家都能關心馬華文藝，或為馬華文藝獻出實際的力量來倡導與協助，那麼，馬華文壇裡可能出現第二個魯迅，或是毛姆，或是海明威，誰敢否定這個可能性呢？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

文藝題內題外的

文戈



這個題目在我，真是太，太大了。

想到自己不過還只站在起點上，對馬華文壇能夠知道多少？提起筆來，倒是有一大堆問題想問；說「看法」嘛，大概也只能裝腔作勢掉掉文雅了！看看，也只好就自己一丁點兒感受提出來，但求拋磚引玉！

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看法如何？

這個現實的問題似乎從未曾正式在腦海中浮現過。但是，細想一會，自己在翻看報刊雜誌或逛書局之後的那一聲長嘆是什麼？說我不會想過未免太不老實。說正確一點，這一個思緒或許只是萌芽，沒有茁長。並非自己不願意去想它，去思考或進一步研究其因素。如果想想能使咱們文壇的色彩翠綠一些，那麼我可十分願意天天想它！要說的是，想「它」的不乏其人，說的人自然也不太少。問題是，能想、會說的，是否也是肯做？

「做」嘛，倒不是件太簡單的事。說的口語化一點，那是所謂「行動」。文化上的行動並非如罷工或示威的行動那樣喊喊口號寫寫標語或搖搖旗桿兒似的就能解決問題。如果要文藝行動有實在的成就，時間與信心是最基本的條件。除此，這行動非得靠多方面的合作與力量不可。這一點，我是暗暗盼望咱們文壇老前輩的推動及領導，文化

社團的大力支持以及文藝工作者和文藝愛好者的參與。

我不知道「文藝工作者」真正的註釋是什麼。我不知道，傻兮兮的真想這麼問：是攬文藝的人麼？聽起來似乎也太籠統了點。怎樣才算是攬文藝呢？偶爾寫寫稿，響應響應徵文；有時間寫則可以是多產作家，沒時間（要參加任何考試啦，工作繁忙啦——）則宣佈短期封筆。這，也算是攬文藝麼？其態度未免太過輕率。但是，話說回來，我們又能怎樣要求呢？每天翻開報紙副刊一看，幾乎到處都是教師「課餘」咬咬筆桿、抒抒情懷、塗塗課室風光，人事恩恩怨怨。看來我們是不能過於苛求，在這個時代，純粹的文藝工作者似乎是難求了。

文藝本來就是不好玩的東西。過去攬文藝總要被認為是可憐蛋，甚至嗤之以鼻。到了今天，經過漫長的努力與爭取，文藝總算是今非昔比。文人的身價無形中也被抬高了不少。有者攬攬文藝，出出書便冠上大作家大文豪之銜頭，本地文藝界真天真得太可愛了！

好啦，現在，「前人」已經為我們鋪下了路，接下來說是看我們如何去走完它。我堅信，如果我們的文藝寫作者能以誠懇的態度，虛心、堅韌的去耕耘，一路上若沒有盛開怒放的鮮花，想必也會有一些不受注意，含苞欲放的小花兒。我是否痴人說夢話呢？我知道我是不能太樂觀。但我是那樣充滿信心。也許我的見解膚淺，眼光狹窄，看得不遠，想得不深，這都不重要。反正我知道，我們還是有許多傻小子傻丫頭撞滿懷的傻勁兒，努力的想衝破壓力與阻礙向文藝花園邁進。

對了！「文藝」所需要的，就是這一股傻勁。那是強有力的衝勁。傻傻地想，如果每一個冬瓜都能貢獻一小片

辛勤的葉兒，咱們的道路豈非是濃綠成蔭了麼？

接下來要談談本地畫不練之說。

本地人不看本地作品，這已不是奇怪的事了。我們實在不能老是怪讀者「外國月亮圓」思想作祟。真正原因，委實值得本地作者反省及三思。

我有個學生，上課時老不專心。他總是喜歡掉頭往門外看。我知道，外頭一定有比課室裡更吸引他的玩意兒。於是，我變換了他的位子，但，糟糕的是，這學生長得奇高。換那裡都不通。唯一的辦法便是讓他知道課室裡的東西比外頭的有趣。久而久之，外頭東西再也對他起不了作用。

本地若無作品，又怎能將讀者的頭掉回來呢？咱們的作者是不是應該更勤勉地吸取多方面的知識，來豐富本身的文藻？將筆鋒磨得更銳利，以使筆下的作品能有更成熟的思想，更深刻的表現？

我的意見

唐林



馬華文壇近年來雖陷于低潮，却頗為熱鬧。報章的副刊，什誌及新書的出版，於量已相當多，於質則有些令人失望，反映現實，思想性強的作品少，文字遊戲及灰色東西較多。這情形是值得文藝工作者探討，商榷的。

為什麼要文藝創作？文藝創作目的是什麼？這是老問題，却是每個文藝工作者應去思考的。現實是現實，誰也逃避不了，舊調重彈，仍然是對症下藥諱病忌醫，察標新立異，終究病入膏肓，鑽進死角了。今天如果還把文藝創作當消遣應酬，追隨港台一些所謂純文藝——其實世界上絕沒有純文藝——的沒落情緒，不敢面對現實，沒有鮮明是非，愛憎，根本就是開倒車。文藝創作必須敢於揭露現實的醜惡，歌頌光明，而且要通俗，簡練，容易了解，反映一般人的願望。

馬華文藝一向承繼中國三十年代的現實主義精神，這是不容抹煞、否認的。可是有些人一提起學習魯迅先生當年那種嚴肅的文藝創作與現實戰鬥精神，便皺眉，厭惡，甚至嗥叫，認為不屑、落後、倒退。高喊擺脫五四運動的陰影，去拾取歐美上世紀末及二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些意識流，失落孤絕的幽魂。彷彿波特萊爾、里爾支、喬哀思、艾略特、卡夫卡、卡繆、柯恩和沙特才進步。不設法使

創作內容充實，飽滿；徒在模擬人家的表皮，恐怕穿揸英文法文或拉丁文，讀來拉卡鏗鏘，都還是一堆垃圾。七十年代，馬華文藝有希望、生命，絕不是知識分子的顧影自憐，裝狂扮醉了。

許多人似乎只有發表的慾望。寫小說話劇一味模仿港台那些在象牙塔裡製造的故事情節，寫散文却無病呻吟的高叫失落、孤絕——讓我們的落後社會現實背道而馳，全無關連，寫詩竟是玄之又玄的唱蝸蟻蛻化、花開必萎、及時行樂的哀調——無望到絕望了！總之，只要能發表、刊出便滿意了，却不問一問：這樣兒創作有意義嗎？是自欺欺人還是反映生活？三十多年來我國社會經歷了很多變遷，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却寫的少之又少。日治時代人民抗暴的轟烈事迹少有人寫，英殖民時期的可歌可泣故事，以及最近十多年來的諸多演變，更是極少人敢寫，比起兄弟民族馬來作者們所寫的，馬華文藝是貧乏得多多了。

文藝創作最要不得是追求虛名。我們的文藝界存有很多這樣的壞現象，往往寫過一本兩本書便以「青年作家」，「職業作家」招搖；或者以朋友或其他關係盲目吹捧。例如某甲出版一本新書，內容如何并不去詳加分析，乙丙們便大書特書是空前水準作品啦，什麼詩，散文，小說結合典型，健康完美的奇作啦……不是代寫荒唐離譜又肉麻的序，就是瞎讀到令人作嘔的讀後感；與原作并照，更顯得不倫不類兼無聊。當然，如果作品真的對現實有充分反映，充滿時代氣息，讚美與褒揚不但不過分，而且適宜；否則，便是吹噓者與作者恬不知恥的表演活劇了。文藝作品是嚴肅工作的結晶，絕不是推銷化粧品；有血有肉的，自然會得到應有讚美；空洞無物，脫離現實的灰色東西，

即使加上電台，電視廣播和幻燈宣傳，終歸會被揭穿，唾棄的。文藝創作沒有捷徑，捷徑；只有孜孜不倦，鍥而不捨，堅毅不移的學習體驗，才會開花結果。

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如果能摒棄知識分子的舊包袱——自我陶醉，相互吹捧，目空一切，追求虛名等惡習，肯虛心，誠懇的深入生活，向廣大群眾去了解，體察，勇於接受意見，敢於反映，創新，明天的馬華文藝必然會更茁壯，成長和有生氣。

看馬華文藝的遠景

方北方



一路來，談馬華文藝活動，是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因新加坡幾家大報，所開闢的文藝副刊，不只發表當地文藝工作者的作品，也容納了馬來西亞各地寫作人的文章；加以具有出版機構的書局，以及文藝工作者組織的出版社，多在新加坡。所以談論馬華文藝，往往要以新加坡的文藝界為據點，然後綜合馬來亞各地的文藝活動，才總結馬華文藝的成績。

由於一九六五年新馬已經分家，今日談馬華文藝活動，當然不把新加坡獨立國的文藝活動包括在內了。如是，以一九四五年，馬來亞先復光，到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而成為獨立自主國後，劃為前一個階段，再由馬來西亞放棄新加坡後，一直到一九七五年的今日，作為後一階段。

前後二個階段的馬華文藝活動是這樣：

馬來亞光復後，逃亡外地的文藝工作者，多「歸隊」回馬，而由國內各地與印尼投入馬華文藝陣營來的寫作人一時增強，於是被摧殘後的文藝新苗，很快又茁出土面；而具有馬來亞內容獨特性的馬華文藝創作方向，也立即被確立。因多數文藝工作者，看清楚馬來亞人民的處境，而面對馬來亞獨立的問題；大家無不認為必須統一地，把文藝的創作目標，集中在爭取馬來亞獨立這方面。所以多數文藝工作者的筆鋒，都集中在馬來亞的現實問題上。這歷

一來，馬華文藝逐漸脫離中國化的「僑民文藝」而成為獨立性的馬來亞文藝了。

當馬華文藝活動處於活躍的階段，馬來亞政府基於政治問題，宣佈實施緊急法令。文藝工作者一時封筆，因而馬華文藝進入冬眠狀態。

由於積極的文藝活動忽然消沉，各報的文藝副刊又縮小到幾乎看不見篇幅，於是大量的香港色情書刊便傾入馬來亞，結果原是蓬勃的文化界，忽然成為色情天下。

不過，色情的現實也迫使青年們的覺悟，就在一九五三年後，馬華文藝工作者又逐漸走上穩健的道路，文藝讀者也從黃色作品的感興上，轉向高尚健康方面。這時新加坡的文藝刊物，如「文藝報」、「耕耘」、「人間」、「學文」與檳城的「學報」、「沙漠風」等，都先後發表不少反擊黃色讀物的作品；而南洋商報的「文風」，星洲日報的「晨星」都負起團結文藝工作者的使命，這麼一來，馬華的文藝活動又從消沉走向積極。

馬華文藝工作在走上積極的創作道路之後，一直發展到新馬分家。這期間新加坡成立了不少文藝出版社，出版叢書。其中包括南洋出版社的「南洋文庫」。青年書局的「南洋文叢」，「新馬文藝叢書」，「新地文藝叢書」，「新馬文藝戲劇叢書」。新馬文化事業公司的「六十年代的馬華小說叢書」，「海關文藝叢書」。世界書局的「馬來亞文學叢書」。上海書局的「南洋文藝創作叢書」。維明書局的新馬文藝作品叢書。馬來亞方面也出版了不少文藝書，如文化供應社的「島外文藝叢書」，泥土出版社的「詩叢」，馬來亞出版社的「馬來亞文藝叢書」，蕉風出版社的「蕉風文藝叢書」，海天出版社的「海天叢書」…

……統計起來，小說有二百八十多部，散文一百廿多部，詩歌七十多部，劇本二十多部，成績相當可觀。

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後到今年這一階段，馬華文藝活動雖不是停頓下來，然自各大報在馬來西亞獨立之後，各報的文藝副刊取消的取消，縮小的縮小。過去如商報的「文風」、「世紀路」，星洲日報的「晨星」，光華日報的「南斗」，民報的「新生代」，星板日報的「星藝」，商報北馬版的「綠原」，通報的「晨鐘」……等等蓬勃的文風，再也沒有了；而經常在文藝副刊寫稿的知名作者，也再看不見他們的名字。「蕉風」與「教與學」雖然一直出版下來（「教與學」去年已停刊），可是購買不易，讀者不多。南馬、中馬、北馬一群積極的文藝工作者所出版的幾種極有分量的文藝刊物，却受種種的限制，出版的期數也很少。至於私人自費或交予新加坡各出版社印行的各種體裁的單行本，七八年來也沒超過四十部。如此消沉的成績，實在不能與上一階段的新馬文藝所收穫的相提並論。

可幸的是一九七五年立春以來，好多新書接二連三地出版，看來馬華文藝走完一段暗淡的路途之後，已開始轉入欣榮蓬勃的路口了。

馬華文藝將展開新的局面，看來十分可能，因為：

一、年輕人不滿現實的情緒日益提高：自從具有世界性的思想革命，從各地普遍展開以來，東南亞各地青年學生要求改變現狀的情緒，無不與日俱增。作為馬華和作為馬華知識份子的青年學生，除了本身的思想日趨積極之外，面對世界潮流的沖擊，要求理解也日益深切。於是直接間接造成知識份子，對華文的認識和學習逐漸增強。

二、華文學校班數增加：中國獲得世界各國爭相承認，尤其自馬來西亞與中國建交以來，華文更受重視，家長們紛紛把子女送入華校，而非華人子弟入華校攻讀的，也日見增多，於是對華文文學的需求亦日切。

三、華人社會重視華文獨立中學：華文中學歷來表現良好，學生具有堅忍不拔的精神，深受各界關注和支持。近年來各地發動支持獨立中學，展開籌募基金的工作，如火如荼。

四、新加坡文藝活動趨向積極：新加坡青年學生閱讀文藝作品，日益普遍，南大與新大開設「馬華文學」課程，鼓勵學生從事創作；頗具規模的出版社，每日幾乎都有種種新書出版，影響之下，也促進馬華文藝的活動。

基於以上四點原因，我看馬華文藝的遠景光明。

一九七五年五月廿五日

由出書看馬華文藝前途

符肇流



沉寂一時的馬華文壇，在最近幾個月來，已經顯示了一股生氣盎然的可喜現象。出版社的相繼開張成立，作者出書的熱潮也接二連三地出現，大有互相看齊之概。這轉機一洗過去文壇上「蕭條冷落」之感，對關注馬華文壇的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份令人鼓舞欣慰的佳訊！

根據我從報章所讀到的出版消息，現階段馬華文藝新書印行頗仍，蔚為一種新刺激和好風氣。去年十一月尾迄今年五月份這一段時期，吉隆坡方面新成立的出版社，計出書如下：（一）換象出版社出了二冊，半島著「第三世界興起的新紀元」及孟沙的「都市人語」雜文論，排印中的尚有金田的新詩集「嫩葉集」和傑倫的散文結集「明天，走快一點」等；（二）萌芽出版社也出版了第一本李万千的巫文哲學讀本；（三）呼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則有郭北所著散文集「一條街的山城」，其餘將出未出的叢書近廿冊之多，包括沙風的「迷途」，方北方的「倒下來銅像」等短篇小說集，江鈴詩集「黎明底星山」以及蘇明的劇本「砂朥越河畔的戀歌」等著作；（四）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贊助出版基金出書的，則為慧适的「划向燈火」散文集，吳天才的「馬華新文學作品索引」，與呂振燭的「漢石經論語殘字集證」三本著作；南馬今天出版企業公司，則擬于近期出版三種

文叢；「今天文叢」、「今天通俗文叢」及「今天兒童教育叢書」；其中「今天文叢」業已刊印面世的，計有馬漢著的「得與失」短篇小說集與老杜的「白馬湖」二冊，據聞教育界老前輩梅棹館主的著作以及筆抗的「望父成龍集」雜文集，也經交由該公司代為印刷出版以至發行；（五）其餘個別作者結集付梓刊行的，則有紫曦女士的「聖誕花開」小說集，建生的「山村寄簡」等等……………其他已出版或尚待印刷的各類體裁文集，個人相信尚有未盡知以及難免遺漏頗多者。

由上所見，我們發覺馬華文壇，其實並不如一般人所說的「文化沙漠」，同時也證明我國並不缺乏一批肯默默耕耘有寫作才德的文藝工作者，祇是不幸地主客觀環境常常扼殺或困禁了許許多多有志于搞文藝創作的作家底出路，他們或是為了工作環境所限；或是心意不堅，做了文藝逃兵；或是為了文藝園地太狹窄之故，傷心擲筆；或是為了其他種種人為因素之所迫，不得不擲下筆，忍痛地告別文壇，這都是令人惋惜與痛心的一種不平常的現象！

但是，盡管氣壓是如何低沉黯淡，現實是這般殘酷無情，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却毅然甘願做一名世俗的勢利眼中有幹勁的傻子，無視于名利地位之誘惑，不亢不卑，緊握手中筆尖，寫下自己的心聲以及人民大眾的思想願望。因為，凡真實的文學作品，必須刻劃人生世相，批判醜惡社會現實，反映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和呼聲。我們的作者。能夠充份地理解這一份神聖的工作任務，不怕苦不怕難，依循並闡揚馬華文藝優良的傳統主旨。走着反封建、反帝反侵略、反壓迫、以至反黃提倡健康文藝等現實主義正確進步的路向，雖然我們的作者群中，停筆的停筆，變質

的變質，離散的離散，但是站穩崗位的依然很多很多，舊的去了一批，新的又來了一大批，這些都是馬華文壇所培養產生的一批又一批新血生力軍了！

其實，馬華文壇就好像一片海洋，它有退潮消沉也有漲潮昂揚的時刻，其間風聲雨聲雷聲交響如縷，海洋的生命與抱負終究是滾滾向前不息的！

我們讀方修先生所編著的「馬華新文學史稿」一書著述，就能一目了然馬華文藝的一頁頁奮鬥發展史實，從公元一九一九年萌芽期的馬華新文學一直到現在，馬華文藝活動是多姿多彩而又是緊跟着時代的腳步前進，過去如此，現在也是這樣！作家S·T愛略特曾說過：「凡是一個民族，中止了去留意它的文學遺產，就變為野蠻了；一個民族中止產生文藝，也就停止了思想和感覺的活動。」我以為是中肯而又值得大家玩味深思！

一路來，馬華文藝的活動，絕大部份是以報章雜誌作為根據地盤，書刊為次。目前一般的報刊，雖仍設有一些文藝副刊，但可惜有些篇幅祇得那麼半版而已，刊期也嫌不夠充實緊密，只能刊登一些短篇小說，散文隨筆詩歌一類形式短小的作品，中篇以及長篇等鴻文鉅著，可就難于受到容納與刊登，未免美中不足。我們知道，並不是每一位作者都有「自費出版」的能力，有了作品，沒有地方發表，也無法出書，這到底是我們馬華文壇的一項重大的損失啊！因此，我們再三希望報刊上的文藝副刊能夠增闊和充實些，最好每年能夠把副刊上優秀的作品選輯成書，以資鼓勵讚揚；同時，也希望出版商能夠盡點責任，幫助推動發展文藝出版事業，相信馬華文壇必然是不會沉寂如荒漠，馬華文藝的前景也不會是一片黯淡無光了！我們有信

心且樂觀地堅信：祇要大家團結一致，爭取華教不變質和保持存在，馬華文藝的前途，必然是無限的光明遠大，如同天上永恆的日月，終久地放射萬丈光芒，永遠永遠不怕消沉滅亡！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稿

要面對現實

趙林



我已很久沒有動筆寫過東西了，一些知我愛我的朋友，見面的，或是書信的，都在責備我是文藝的逃兵。這真使我難過，也使我覺得很難去辯解。

自從在一年前我的生活改變之後，所有的時間都為着一日三餐而花去，每天工作後，筋疲力竭，連報紙新聞也無暇過目，更遑論讀書寫作了。像這樣的情形，我想在我們的文藝圈子裡是很多的。所以，馬華文藝的前途是現實的社會所要面對的問題。

社會的矛盾也就是這麼樣，一些愛好文藝的朋友往往因為生活的關係而被迫放棄他原有的愛好，而一些生活優裕，時間有的是的人，却流連在麻雀台或是其他「娛樂」上。我們也不想要（事實上也無能力辦到）將這種情形顛倒過來，但如果能將愛好文藝的朋友的生活稍微改善下，在馬華文藝發展上也許會有很大的幫助。

三十多年的馬華文藝，都依靠着報章的生存而生存，這是唇齒相連的關係，可見報章對馬華文藝的貢獻。可是，目前各報副刊，不是刊登低級趣味文章，便是轉載武俠、言情的無聊小說，這對於馬華文藝不但毫無補助，甚且阻遏其發展。無可諱言，一間報館其營業最大的目的在於牟利，可是，在營利的時候倘若能考慮到報紙對社會文化

所負起重任，對推動健康文娛、馬華文藝所賦於的使命，那麼報章既然能夠撥出大幅版位刊登那些無聊的文章，為何不能發表馬華文藝的作品？

而我們的社會似乎已到了「笑貧不笑娼」的地步，大家一味地往金錢孔眼裡鑽，文藝這個撈什子，誰還願意向她投一眼呢？因此，我們的學子日夜地埋頭苦讀，無非希望的是在結業時能拿到好的等級，將來在社會上可以得到優厚的待遇。然而母語不受重視的今天，要提高學生母語的水準，培養對馬華文藝的興趣，是件不容易的事。不過，事在人為，問題在於我們的前輩的努力如何而定。

很多寫作的前輩，如今不是退隱不寫，便是因為其他的因素而無法再寫，這是可憾的事。如果長期下去，馬華文藝的接班人就成了問題。因為沒有了他們的提攜，獎掖，而又失去發表的園地，在這雙重的因素下，一般熱愛文藝的青年，也許會裹足不前。

我們能夠看到五十年代已故吉影主持副刊的時期，馬華文藝是如何呈現一片蓬勃新氣象，栽培不少新作者。雖然說那個時期的客觀環境與現今的不同，但是，沒有前輩作家的努力耕耘，提攜後進，也不會有如此輝煌的成績。

所以，我以為，前輩作家如果能夠挺身出來，推動馬華文壇的發展，不論是以任何的形式來推行，我想，如果是這樣，也許會彌補報章副刊的不足。不過，這是便人的行為，便人的行業。因此，這必須要有便人的精神才能進行。

要發展馬華文藝，首先必須克服現今社會的困難因素，社會機構的協助，前輩作家的推動以及寫作者本身的努力。那麼，馬華文藝的前途才能肯定。

我一直希望……

憂草



在「文藝」的陣營中，我這個「退伍」的人，是有無限感慨的。想起過去那股執筆創作（不管寫得好不好）的勇氣和熱情，如今自己又是多麼慚羞；不過還好，還有一大堆朋友還站穩崗位，默默地在耕耘，所以我堅信，埋下去的種子，總有一天茁長，發芽開花！

對於馬華文藝的前途，每個人都知道，與地方環境息息相關，無疑的，各種環境因素，在這個時候，是給予馬華文藝工作者帶來很大的沮喪和失望。所以，馬華文藝工作者所遭受的歧視和不重視，我以為，從政的華裔議員，是應該注意到這個問題，並且能有人鼓舞的推動，使馬華文藝能夠「熱」起來！

如果能有大力地推動，解除馬華文藝被人漠視的因素，加上文藝工作者的努力，我想，馬華文藝的前途是不應該悲觀的。

在我們的國家裡，閱讀華文報章書籍的讀者還是數以千萬計。這股閱讀力量如果轉移到馬華文藝的創作之上，那就是馬華文藝輝煌的一天，所以，問題只是，如何將我們的這個希望實現？

華裔議員責無旁貸的大力推動，解除環境漠視因素，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另外馬華文藝工作者也有很重要的角色要扮演，要努力。

瓊瑤，依違這些灰色「作家」的「作品」，為什麼會受到很多人的喜愛？馬華文藝工作者不妨針對這個問題研究一下。當然我不是說我們應該學習他們，跟隨他們的「流行」道路，而是，我們不妨把自己的創作，無論是在題材，構造等各方面，使讀者比較喜歡接受，如果能夠把「文藝」使讀者取代「流行」書籍，不是一件值得雀躍的事嗎？

我的看法當然不是一百巴仙對，不過，使馬華文藝蓬勃開花的希望，我是一直希望着。

（七月十六日）

長夜漫漫？

艾斯



拜讀過了文壇上老前輩們那些意義深長的對馬華文藝前途之看法。區區感到榮幸也獲得發表淺見的機會。

文藝，是一項修養身心，連繫性靈的藝術。它的興衰存亡，確是我們的切身問題。

馬華文壇曾在六十年代上半期創出了最輝煌的成績。但在下半期卻來個大衰退，這難免會令熱愛文藝者心驚胆戰——它的前途會否黯然無光？隨着這一衰退，馬華文壇會否步入滅亡階段？

世事，是千變萬化的。未來的事物，豈是我們所能預料？但照目前種種趨勢來推論，馬華新文藝之前途仍是相當樂觀。

據考察，六十年代上半期文藝刊物的總產量多至兩百六十二本。而在下半期所謂的黯淡階段中，也有一百四十八本露臉。雖則本年代上半期的總產量只一百九十六本，但比較起來，縱不及六十年代上半期的可觀，可是也不若六十年代下半期的令人失望。有一分的進步就增加一分的信心。何況下半期收穫仍未能預料。同時，我深信在大家群策群力的合作下，七十年代的文壇是不難再步上高峰的。

另一方面，我們可從讀者的閱讀傾向獲得更大的欣慰。

。「現實」使書店商業化了，這是衆所皆知的事。曾有一時期，一進門所觸到的大都是降人心志的灰色讀物。而那些健康的文藝作品却很淒涼地被擺在黑暗的角落。可是最近，情形却有顯著的變化，文藝讀物總算得「重見天日」了。書店，是最好的反映人們閱讀傾向的中心，這一轉變，豈不是一件令人可喜之事？因為讀者，往往就是文藝工作者的強力興奮劑。文藝擁護者增多，無形中就成了有關方面的一種精神上之慰藉與鼓勵！

文壇老前輩們在悠悠歲月中，披荆斬棘，苦心耕耘於這荒涼的文化園地，爲的是要它開出燦爛的花朵與結出甜蜜的果實。身爲年輕的一代，怎忍心坐視它的不長進或任其荒蕪？我們應是負有發揚光大，推陳出新的責任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誰能預料年輕的一輩不會在馬華文藝史上創下更輝煌的一頁？

年輕的一輩，並非如所說的自暴自棄。只是目前缺乏一股推動力而致使他們潛伏在深海裡。「冬眠」有蘇醒的時候，人，也必有覺悟的時刻。我相信當漫漫長夜結束時，這股潛伏力所激起的浪花定將是空前的燦爛。

說到推動文學，報紙的影響力確是不能抹煞的。近來一些報上的文藝副刊，已沒有先前那麼荒蕪得令人興嘆。一些報上的婦女版，也新改了面貌——較文藝化了。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至少能增加人們的閱讀興趣與擴大耘耕園地。同時也容納了更多的墾荒者，否則讓他們的心血「冷藏」到發霉，多少會削減了他們的寫作信心。

另一股推動力，就得靠社會人士，出版界的支持。雪蘭莪潮洲八邑會館所創設的文藝出版基金，是一聲很難得的响炮。炮聲，應是連串的，一些熱愛與關懷馬華文藝的

有心人士，理應站出來響應。炮聲，往往含有喚醒「冬眠」的力量。潛伏著的燃料，就待這些火種來點燃，才會發光發熱。

雖然在這金錢至上的社會裡，追求物質享受者不乏其人。但傾向精神方面的也必大有人在。搞文藝這撈什子，雖然免有時會遭人白眼、放暗箭，但這畢竟是任何道路上都會遇到的。真金不怕火燒，偉大的心志必經得起現實的考驗的。人們終會澈悟到文藝的重要性，這只不過是時間上遲早問題。而熱心的文藝工作者，自然而然地也肩負了喚醒人們的責任。

馬華文藝由光輝燦爛的時期，而跌下黯淡的階段，我們不應爲了這一退潮而起絕望之心。潮起潮落只不過是自然界的因果循環。它的命運是掌握在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手裡。一顆熾熱的心能閃耀出一絲火光，千千萬萬顆熾熱的心，怎允許自己心愛的園地在我們的面前陷入荒涼與滅亡？長夜雖然漫漫，但能驅走它的唯有一道曙光。任何人都不能願在沒有「精神」缺乏「靈魂」下苟且偷生的，因此我深信馬華新文藝的前途將閃着永恆的光芒。

馬華文藝發展的幾個重要條件

碧澄

(一)



由於政治的因素，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文學在中國大陸獨樹一格，國外的地方則自由發展：港、台的中國文學「規模」最大，新、馬其次，下來泰國、印尼、越南及歐美也有些地方性的華文文藝創作。

港、台的地理環境特殊，文藝作品分成幾派，寫作黃灰色流行小說的作者似佔了上風。東南亞其他地方的讀者往往受這兩地的作品所影響。其好與壞，我們暫時不討論。總之，其作品的市場是有的。而遠居歐美較優秀的華文作家，不少作品也在港台發行或印行的。泰國，越南，印尼這些地方的華文文藝作品，除非也能打開上述的市場，否則，出版此類作品首先面對的便是銷路問題。

新、馬的情形又有點特別。這兒的華文讀者一路來不算少，有些作品不必銷到外地，也有相當的銷數。不過，如果要每本書的銷量能由三幾千本增加到三幾萬本，市場問題便要去動腦筋了。

(二)

自從新、馬分家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華文作品寫作與出版的趨向也可能會有若干改變。這是兩地的政治與

其他因素使然。看情形，新加坡在這方面將會站得較穩健，馬來西亞無可諱言是有好些隱憂的。

馬華文藝的播種者或多或少是承繼了中國文學，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後的文藝思潮。不少老一輩的作者都來自中國，先在中國受教育的。他們在文學的修養與文學的功夫上面都相當老練。年輕的一代能夠接棒嗎？這要看他們的努力程度而定。目前我們的年輕作者們的寫作趨勢是這樣：純粹接受華文教育的，文字無疑比較修鍊，但思想則比較拘泥；有英文教育根底的，思想似乎比較開朗，但華文作品的字裡行間却充滿了鬼腔洋句。另一個較普遍的趨向是寫作者太過注重形式的變革而忽略了內容的開拓，（當然，有些題材因受客觀條件的約束，力有不逮，不在此例）。

教育制度草創時期所引起的太過着重某種語文與為應付考試而讀書的風氣，華文地位（包括華小不變質，獨中等尚未確定的問題）的不穩所造成的華文漸受忽視的情況，在在使華文的水準每況愈下。這種不良情況發展下去，以後要求上水準的文藝作品，那就相當不易了。

和馬華文藝一樣，馬、印文學顯然是分道而馳，雖然兩國有共同的語文。當本國政府積極推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原不怎樣受重視的馬來文藝，應該是更陷於低潮。但事實並不盡然，馬來作者有著較有系統的組織，加上政府的直接獎勵（如每年頒發「首相文學獎」）與間接的提倡，使馬來文藝處在向前邁進的階段，其中好幾部文藝著作成為暢銷書，再版十多次。馬來文藝靠什麼刺激？又靠什麼策勵？我曾在一份雜誌中倡議：在劍橋及高級劍橋文憑華文文學科考試中，列入優秀的馬華作品，這種消極的刺

激方法雖不正確，却也不至毫無作用。可惜我的倡議並未喚起華文中學的反應。

目前的世界趨向經濟與科技，文藝飽受冷落是事實，但文藝存在的必要性，是無人可以否定的。本地報章爲了適應讀者的一般口味，穿插一些趣味性的副刊原屬無可厚非。但比重不可過份。翻開今日的華文報章，娛樂消息啦、小說啦（武俠、言情、偵探應有盡有）大部份是港、台的產品。試問：我們有什麼義務要這樣做？又試問：這些版位爲什麼不用來發表本地作者的作品？給本地作者磨鍊他們的天才，表達他們的心聲？

（三）

英國文學分支爲美國文學、澳洲文學、加拿大文學，是有其一定的條件的。馬華文藝要維持現狀，或者要向前發展，的確受了许多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問題看來似乎很複雜，歸納起來却也可說很簡單。社會方面（包括學校）要推動文藝，得以實際的行動表示；作者方面，要不斷充實自己，提高作品的水準。這是循環性的。兩者之中，有一方不能令人滿意，便會產生惡果。但無論如何，政治因素高於一切。教育政策、語文政策以至其他與種族、文化、宗教有關的問題，都有繫於政局的發展。

馬華文藝經過五十多年漫長的道路，現在正處身於一個斜坡下。這文藝列車有待華人力量的支持與推動才能走上山頂。我不是一個預言家，也不願做一個預言家。它能夠上到多高（或停滯不前）全看大家所做的工作夠不夠。

現下出版社相繼成立，出書風氣逐漸蓬勃，是一個好現象。不過，我認爲這只是一個開端，並不是收穫。在未

來的日子裡，應該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現。作者們，再接再厲，拿起你們那根鋒利的筆，繼續大踏步邁向未走完的目標吧！

關於出書，我十分贊成鄭良樹博士的意見。他說：「馬來西亞華人文學不謀求發展則已，否則，出版力量的尋求是當前的急務。三五作家合力支撐一個出版社，或者以招收廣告來維持出版開支，似乎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馬華文藝的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文學的發展和推動必須依賴三、兩股出版界的力量，希望華人社會記取此歷史教訓。」（見七月十三日南洋商報「每週專題」鄭作「讀吳編『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目錄』後——兼談馬華文藝的前途——」）。在此，讓我們大聲呼籲本地幾家大報重振昔日的雄風，在出版馬華文藝作品與扶掖文藝工作者方面，作出一番有意義的貢獻。

社團方面呢？我希望也有什麼人出來登高一呼，讓三千個以上的團體公開表明它們的態度，以如何的實際行動來支持馬華文藝！

我們可以相信的一點，就是：有耕耘，必有收穫！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馬華文藝的處境

溫任平



蒙「讀者文藝」編者厚愛，要我也談談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篇幅以不超過一千五百字為宜。「文藝」一詞包含很廣，諸如音樂、舞蹈、雕刻、繪畫等等，無不在「文藝」範疇之列，因此我只能就一個寫作人的立場，談自己較熟悉的文學，以及我對它的處境的一些粗淺底觀察。我想程序是這樣的，

只有對馬華文學的處境有所認識，才可由此揣測它的前途，展望它的將來。

在未涉入正題之前，我想先說出一件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七三年十一月我赴台參加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會議過後，應痲弦、朱一冰兩位先生之邀，在幼獅文化中心講「馬華文學的趨向」，講演完畢，繼由聽眾自由提問，首先提出問題的是一位戴眼鏡的聽眾，年紀與我相彷彿，看來像一位在籍的研究生，他問的問題是：「馬華文學這幾個字，能否改作華馬文學？個人覺得華馬文學應該比前者更正確，因為中國文學是主流，海外的中文文學是支流。」我向他解釋在東南亞其他地區，以中文為媒介的文學，被分別稱為泰華文學、越華文學、新華文學、菲華文學，一來這是一種沿襲下來的稱謂，另一方面以一國之名帶頭，也似乎是一種不成文的慣例。」這位聽眾顯然不滿意我的答覆，再度提出詰問，其他聽眾中有國立編譯館主任

齊邦媛教授，翻譯家兼詩人景翔，小說家姜穆，詩人周鼎，此時都紛紛起立發言，他們的意見大致上都認為「馬華文學」或「華馬文學」乃是一種「名辯」，未免瑣細，認真去探討馬華文學的本質、內容、精神才是討論的要旨。

那次的討論使我整日都陷入紊亂的思維中。我在想：馬來西亞的中文文學，它是屬於中國文學的一條支流嗎？還是經歷這許多年代之後已經脫穎而出，自成系統，名正言順地成了「馬華文學」——它是馬來西亞「國家文學」的一部份？接下去的疑惑是，此時此地的中文文學，將來是朝向主流回歸，還是切斷臍帶式地宣佈它自己的獨立自主？是否有一部份作家，在上述兩種抉擇之間猶疑徬徨，最後不得不以「流亡文學」的姿態出現？

整個問題其實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複雜。如所周知，「馬華文學」顯然並非「國家文學」，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學」是「馬來文學」MALAY LITERATURE，與「馬華文學」處境類似的馬來西亞的淡米爾文學和興都文學它們都不是「國家文學」，最少在我執筆為文時，它們仍尚未有此榮幸獲得官方的是項「認可」（RECOGNITION）。直截了當地把「馬華文學」當作是「國家文學」的人士，顯然不夠客觀，也太一廂情願了。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假定「馬華文學」確是中國文學的一條延綿在千里外的支流，但就政治立場來區分，又顯然不妥，因為作為馬來西亞公民，其身份已不再是昔日的華僑了。就此點而論，它關係到國籍問題，而國籍問題決定性的是政治因素，而非文化因素。政治因時而異（例如現行政策的可能改弦易轍），文化却是一種潛移默化的過程，它是一種心理歸趨，也牽涉到價值的選擇。當我們把

目光注視在國籍、地域問題的同時，我們能完全忽視文化因素的存在嗎？

說起來上述各問題，早在一九四八年年杪及四九年年初就曾大規模辯爭過，現在舊事重提，用意不在炒冷飯，而是我們發覺論戰雖說是過去了，但問題其實仍懸而未決，七二年度賴瑞和先生在香港純文學月刊（六四與六五期）重載的「中文作者在馬來西亞的處境」與「文化回歸」與「自我放逐」以及劉紹銘，林綠，翹翹諸君的討論文字，七四年度蕪風月刊對「馬華文學」的辨析文章之相繼刊登，都足以證明這問題仍縈迴在為數不少的華裔知識份子的腦中；馬華文學的窘境仍是大家所關注的。

而就我們所能預見的最近的將來，這問題仍難找到一個不容置疑，不容否決的答案。觀點不同的作者將各持己見，而這問題的每一次被提出，都可能成為爭論的導火綫，而就筆者而言，我只能提出問題，指出現象，並不提供什麼解答或解決的方案，事實上，亦無可能在如此短的篇幅內論及。這不是一個個人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文化本身牽涉聯繫至廣，而作為馬華文化一環的馬華文學又是一個「綜攝類型」（SYNCRETISM），它有中國文學的血液在其中，亦兼具此時此地的多元文化色彩與風格，整個情況是更繁雜了。我國的作者是讀着孔孟老莊，李白杜甫，胡適魯迅出身的（可見之於今日的華文課本教材），但我們的作者處身的社會却非北京、上海或者台北，而是馬來西亞當前的多元民族的社會現實，這種環境下所產生的文學有它的獨特性，也含蘊着一些它不會變易的本質——這是馬華文學的特色，也是馬華文學的尷尬。也因為如此，馬華作家常常被所謂「國家意識」「民族意識」等

等警告所騷擾，在他們的作品中流露出精神上的不安和心理掙扎的痕跡。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於金寶)

文藝會是否要變質？

子寧



霹靂文藝研究會成立迄今已經七年了，但是它的基礎並沒有打好，令人感憤萬千。

那批曾經為文藝會奔走，出錢出力的人，有些為了生活問題，赴外地工作；另一些由於花了許多精力仍得不到什麼（非指個人利益）反而被人在後諸多批評，結果在心灰意冷下，索性對會務不聞不問；

另有一些懷有目的而加入文藝會的，當他們的意圖達到後就溜走了。這種會員是最要不得的。

文藝會的基礎雖然不堅固，但是它却仍站立着，沒有完全塌下去，舊的會員退去了，一些新的面孔加入來，另幾位老會員還竭力的在維護着它，但是力量有限得很。

究竟霹靂文藝研究會能不能永久生存下去？這是一個沒人敢肯定答覆的問題。

現在讓我談談文藝會的活動。它有一個非常寬闊的會址，可以作文藝講座，舞蹈，戲劇，歌詠等的練習場所。但是自從霹靂文藝會成立至今，我們找不到一位肯花點時間義務教導歌詠隊的聲樂家，也找不到一位肯每週到會教舞蹈或戲劇的人才，更不易請到有卓越才華的學者到來主持學術講座，使主持文藝的主要幹事感到頹喪。（可能是我們這班年輕伙子都是沒有地位的人之故。）

使我感到失望的就是許多新的會員的文學修養比不上

退出的會員，也就使到文藝會的文藝氣氛越來越低了。（這當然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有人說我們研究的題材太深奧了，引不起新會員的興趣，其實我們現在討論的題材比四五年前的低了很多。幾年前的文學組研究中國文學發展史、古詩、近體詩、詞曲的欣賞和作法。最近有一位幹事在週末活動中摘錄「四書」中的幾段作分析，但是幾位新會員走前來看看又走下樓去，更對一位剛上樓的會員說：「他們在讀『死書』。」這種人是不是可以成為文藝會的會員呢？

有人認為本邦是一個文化沙漠，至少馬華文壇是一片荒蕪，佈滿荊棘，的確令人痛心！

文藝會的成立原本是希望藉此組織聯絡一班愛好文藝寫作者在一起研究寫作技巧及聯絡感情；不過現在文藝會的會員大多喜歡到來打乒乓、吹口琴、跳土風舞，組織野餐等。這樣下去，文藝會會變成一個康樂組織了。

為什麼文藝會不能得到愛好寫作的人入會？當我多次徵求那些曾經得過徵文比賽獎章的寫作者加入文藝會時，他們不是說工作忙碌就是說時間有限。他們為什麼不能以精神或物質（不論多或少）來支持文藝會？這是馬華文藝界的一個弊病。

喜歡文藝的人不搞文藝活動，誰去搞文藝活動？馬華文壇怎樣才能活躍起來？

文藝會計劃今後再繼續舉辦文藝研討會，多和外地寫作者聯絡，也要鼓勵會員多閱讀文藝書籍。對於那些認為研究古典文學是讀「死書」的人，就請他們盡早離開文藝會，去參加他們認為「有意義」的活動吧！

願在外地工作或求學的會員們多來信聯絡。

不可爲而爲

端木虹



馬華文藝曾有過一段比較像樣的時期，這是沒有人要加以否認的。早期的不談。單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那股文藝熱潮，就夠洶湧。這期間當然不可避免的，出了好些被史家公認為有前途的優秀寫作人才。在各類作品中，不管是清新雋永的小品，累篇激情或大談哲理的散文，匕首投槍式的雜文，描寫各

階層生活的小說，都有其一定的作者，也有其一定的評價。各各謀求發展，各各佔有它們的一個空間與地位。——那是一個「文藝宣言」的年代，也是一個緊湊的接棒子的年代。青春在吶喊，寫作者群的心緒是激盪的，因為那還是一個動盪的年代。

如今隨着時代變遷，那樣的情景已是歷史的陳蹟。七十年代的馬華文壇，確是沉寂了好些時日。我們的文藝界，已晉入一個「不可爲而爲」的年代。不論從那個角度去看，當前文藝作品的質與量都不能用「汗牛充棟」這個典去或諷或褒了。

華文報章的幾個文藝副刊，過去一度被文藝界視為應景裝飾的產物，沒想竟是馬華文藝的續命羹。這個文壇如沒有它們的支撐，局面真叫人難以想像。

因此，眼看許多有才情的作者，在客觀環境的因素之下做了文藝逃兵，新的一代尚是青黃不接。加上看文藝書

的人不多，出版商不願出版滯銷的文藝書籍，若用悲觀的眼光去看馬華文藝前途，確是「不可為」的。

但是，事實是否如此呢？

我們在不否定「現實」之餘，也別忽略了馬華文學頑強求存、生生不息的韌性。客觀環境雖不利當前文藝的發展，但它不致于就斷絕生機。石在，火種是不會絕滅的。假如作者們要它存在，要它茁長，它就存在茁長。真正的命運主宰者還是讀作者群。

此時此地，仍有人在突破重重困難，集資或自資出版專集，甚至某些社團機構，破天荒出面作象徵式的支持，這說明了什麼？這不是在詮釋「不可為而為」這個道理？

因此，我以為要把馬華文藝帶上另一條新的大路，叫它有個美好的明天，首要的工作是：過去有好表現的作者都必須歸隊，結合新的一代，重新為開拓文壇而盡力。當然，在埋頭耕耘的當兒，必須不要忽略了作品質素的提高。馬來同胞作者在這幾年來的表現，足為我們師法，實際上在質與量方面，我們已遠落後頭了。

我的結論：作者不要用功利的眼光去看待文藝寫作，不理會客觀環境，不鬆懈進修工作，更不寫作或出版一些「隨着生產、即被忘記」的作品。——馬華文藝尚屬可為！

（五月八日）

投入戰役

宋子衡



如果用現狀來看馬華文藝的前途，可以肯定的說：是悲觀的。

馬來西亞正趨向工業社會邁進，這進展對文藝當然是一種嚴重考驗。由於人們的時間逐漸因時代進展而被佔據，剩餘的時間已是心疲力盡的時刻；還有幾個人會在格子填填寫寫，還有幾個人願意在這休息的時刻裡看着必須細心思索的

文藝書籍。加上電影院林立，電視廣播的普遍；這不但對文藝產生離間作用，甚至是文藝衰退的致命傷。

文藝要擺脫工業社會的羈絆不是不可能；像台灣是一個例子，那兒的工業亦日益發達，但文藝却仍站得住腳。那是因為他們有一大堆的人在認真又努力地倡導，而創作人也肯認真的去思考，才能樹立了崇高的文學地位。

一點全球性通貨膨脹的大風暴，間接造成世界性紙張短缺。報紙因而不得不削減版位，文藝副刊首當其衝；有些縮小版位，有的索性停刊。馬華文藝在這段時期內幾乎陷入真空狀態。許多作者都因有稿沒處投，就索性停筆，假如停上了三幾年，再想提起筆來創作，那真是一件痛苦的事。

目前世界的紙張供應已有改善，況且根據各報刊載的讀者調查表顯示，訂戶都在急速的增加中。既然擁有廣大的讀者群，那麼是不應該再忽視文藝版位的。報紙的文藝

副刊對馬華文藝有一定影响；如果要馬華文藝能重新抬頭，那麼文藝副刊的復刊和設立，和定期出版是一個先決條件。

在馬來西亞的情形確是這樣。如果沒有文藝副刊和定期文藝刊物，就等於沒有文藝作者，沒有文藝作者就不能產生馬華文學。

有些報社未慎重聘用文藝版編輯，造成文藝版的水準參差不齊。兼職的文藝編輯並無不可，但最低限度應該是一個對文學有認識有興趣的人；如果是隨便起用填塞空缺，編出來的文藝版只不過是充充門面，向讀者做個交代而已。這種文藝副刊的存在，只是造成馬華文藝的萎靡不振。

如果要作全面性的關心馬華文藝，一個文藝版也不應該立下門戶，標榜任何流派；只要一篇作品的內容具有某種意義和價值，都應該有被刊登的機會。

馬華文藝在質方面為什麼不能與他人並駕齊驅？華文程度的益趨低落，這是有目共睹的。文學是作為文字表現的基本工具，沒有充足的文字，怎能表達出水準高超的作品。更使人擔憂的是再過三幾十年後，是否還有人能以華文創作。這是一個極需進行補救的迫切問題，在客觀態度上看來似乎是很難；但如果那股關心馬華文藝前途的意識仍在的話，這並不是件苦事。這也只能以一種自愛作為出發點。

狹窄的文學觀也是使馬華文藝不能進展的原因之一。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文藝工作者，不應該抱着蔽塞思想的態度來看文學。他必須寬懷地去接受，和冷靜地去反省和思考。誰都讚賞五四文學的輝煌成就；不過五四文學如果沒

有得到外來文學的補助，它怎樣成形？像高爾基、果戈里對魯迅作品的影響。所以吸收外來文學的營養，這是應該能做到的，也必須做的。如果能夠把那種誓死以中國五四文學為終的精神，解放到世界文學領域去，我想馬華文學也不致於造成這種局面；要馬華文藝作品有一定水準，除非能擴大閱讀範圍，以吸取更多文學經驗，否則永遠都是這般貧乏和幼稚。

流派之爭也是馬華文藝進展的絆腳石。我總覺得傳統並不一定壞，現代也並不一定好；這只在於一個作者的文學修養和表現功力如何而定。如果能夠把這兩種流派不同看法結合起來，修改為「文學作品不僅只是在於揭露醜惡、歌頌光明和偉大，同時也應該深入探討和剖析。」這樣，馬華文藝不是有了新的姿態。

因流派問題而產生了文人相輕、互相指責、甚至有企圖排斥的現象。這爭執對馬華文藝的前途只是有害無益。我們應當會了解到一個民族的文學形態的構成，並不是個人的。如果我們都願意以「馬華文學」為歸向；那麼所存在的歧見、偏見等問題是應該即刻被終止的。倒不如用這點氣力為馬華文藝爭個點面子怎樣？

要馬華文藝的前途改觀，必須作出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某些犧牲，我們必須去面對。五四已給我們啓發作用，我們應當承擔它那種敢於面對和接受改革的精神。我們也不必去憂慮任何「文化回歸」問題，我們是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公民，該以我們獨特的精神面貌，為馬華文藝創立新形象。

要使馬華文藝前途能夠改觀，這畢竟是一個艱苦的戰役，但我們必須毅然全面投入，否則，它將可能完全消失。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日）

發奮圖強・自力更生

雅波



我曾在「教與學月刊」策劃過七期的「書簡清談」，廣邀各地文友發表他們對馬華文壇的意見。後來該刊於去年關了門，清談也就不了了之。現在看到商報文藝副刊的編輯也發起類似的談話，心中不禁感到一份喜悅，大有「吾道不孤」之感。如果各大報章，能重視馬華文藝的話，撥出大量版位刊登馬華

寫作者的作品，無形中也就是間接幫助馬華文藝恢復生機與重整雄風。

「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是一個可以做博士論文的題目，非三言兩語可說得清楚。如果你想知道馬華文藝將來是怎樣的？你就必須知道它以前是怎樣的？現在又是怎樣的？一路來，所謂馬華文學，也就是指報章上的副刊文學，各個文藝發展時期，都不外以幾個大報的文藝副刊為骨幹或中心，如果刪除掉報上的文藝副刊，馬華文學將是一片空白。不過，我們也不好太過於責備馬華文學的「畸形」發展，那是迫不得已的做法。要知道，大馬是一個多元種族與多元文化的國家；在這種特殊環境之下，要維護及發揚一族的文化，則必須大下苦功不可。幸好「國家原則」中有提到：「我們決心致力確保國內豐富和不同的文化傳統獲得寬大對待。」如果我們華人不好好利用憲法下所賦予我們的權利，而讓馬華文學自生自滅，怪不得誰？

馬華文藝所面對的難題與危機，不在於新聞紙供給的欠缺或印刷費的昂貴，而是來自華人社會本身，也即是說華人最大的敵人乃是華人自己。這句話該是放四海而皆準的，無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華人必須先戰勝自己，才能撥開濃霧見明月，才能在半天翻一個筋斗，才能有所作為與表現，不然一切皆是四兩棉花，談（彈）不上！對於馬華文藝，華人社會的反應是冷淡的，歧視的，無知的，他們根本就不知什麼叫着馬華文藝？有些甚至把麻將，牌九，雞拿米，流行歌曲，也列為是華人文化之「國粹」與「精華」，真令人哭笑不得，搖頭嘆息。如果馬華文藝有一天真真趨向滅亡或絕種，我想必定是先毀滅在華人手中。

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首開其創，設立了「學術文藝出版基金」，同時呼吁全馬大小社團會館起來響應此種維護馬華文化之號召，誰知各團體反應奇差，令人大失所望，除了幾個窮作家在報章或雜誌上，搖旗吶喊一番外，其他社團會館就像老雞低頭吃悶米，「粒聲不出」，無動於衷，似乎全變成「冷血」的活殭屍，唉，還有什麼話好說？

身為馬華文藝寫作者或工作者，我認為我們有責任去喚醒每一個華人，盡早覺悟過來，雖然我們起步遲了，也失去了許多寶貴的東西，但仍然還有許多值得我們去追求與爭取的，所以，我們不應該氣餒或自暴自棄。「石在，火種不滅」這句話雖是至理名言，但如果我們不努力去把石子敲擊出耀眼的火花，石子的存在就猶如濕過火的火柴，不但無法燃燒自己，也無法照亮別人。

以前我們談「馬華文學」時，很自然的就把新加坡華文文學也包括在內。但自從一九六五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

亞後，我們已是兩個各自不同獨立的國家了。在文化方面，我們也逐漸分離與疏遠，最終，大家必定是要分道揚鑣的。從六五年至七五年，大馬的寫作者不但負有文學的使命，也負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任務，因這是新、馬華文文學的分水嶺與轉捩點，它是否能繼續生存與發揚下去，就要看馬華寫作者付出多少努力，而華人社會又給予何種程度的支持？要使馬華文學在這個國家紮根，除了得到政府的扶助與全馬四百萬華人的支持與鼓勵外，寫作者仍得咬緊牙齦，發奮圖強，自力更生，從逆流中力求生存與上進！

目前幾個寫作者合資搞出版社，是權宜之計，非長遠與徹底解決馬華文藝難題之辦法。我們希望會有資本雄厚及擁有遠見的出版商挺身而出，為馬華文藝貢獻出他們應盡的責任與力量。當然，在作者方面也要不斷的提高自己的寫作水準，努力進修，以期有朝一日能在國際文壇上爭一席位。大馬是我們的國家，如果我們要奮鬥，要掙扎，要浮沉，要努力，也只有在這塊土地上去耕耘，假如離開了大馬，一切的鬥爭將會變成多餘及毫無意義。我們無須害怕馬華文學以後是否會走進中國文學之主流，那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事。當前的急務，該是我們如何將馬華文學納入國家文化之主流去，這才是我們目前應做的事。

「哀莫大于心死」，只要心不死，馬華文藝仍有其光輝燦爛的一面，人生的意義是多層次的，歡樂是人生，苦難也是人生。希望全馬的寫作者能學「天地一沙鷗」裡那只傲然之海鷗，非僅為了覓食而生存，牠時時刻刻都在做更遼闊，更遙遠，更上層，更優美姿態之飛行！

祝福大家成功。

（稿于七月雨城）

衆里尋他千百度

溫瑞安



去年年中，蒙台灣「中國時報」編者所邀，寫了一篇論及馬華文壇作者歸向問題的文章；今年七月，也給「人間版」的「現實的邊緣」專欄上寫了一篇討論馬華文學的處境問題的文章；現承蒙南洋商報「讀者文藝」編者所邀，撰寫這篇談及有關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這是三篇裡唯一發表在國內的一篇。

我自己是年少學淺，對於馬華文壇的奉獻與認識，可能比不上諸前輩昭昭可指的成績與觀察入微的看法，可是我九年來一直堅持着手中的利筆，從未離開過文學的崗位，而且與馬、港、台的文壇都有聯絡，所以勉強可算是希望能照顧到「千面萬象」，不至於「拘泥一隅」。而以我的年紀，或許可以替年輕的一代說說話。馬華文藝界的前輩筆路藍縷的成績，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可是目下馬華文學的前途，多有賴於年輕一代的接棒人。而目下所謂馬華文壇年輕的一代，是在怎麼樣的狀況之中呢？我認為可以分爲四類：

一、灰色文藝，言情小說影響下的一群：這一群受依達，瓊瑤，嚴沁等毒害頗大，以為那就是文藝作品，或者就是現代文學，其實那只是一個海市蜃樓，不着邊際的夢幻。偵探小說，黃色小說的讀者，多半可以算入這一類型裡。

二、打着爲藝術而藝術的口號，但是什麼都不關心，寫的永遠是千篇一律的自然自艾，相思病苦的「無所謂文學」，這一類的作者與讀者，比前一類好得多了，但永遠不願皓首窮經多讀書，既不願伊唔鑽求步式前塵，也不願窮年累月刻意求新，這一類型的文學，無疑還是頹廢的。

三、所謂健康的、積極的、大眾的文學。這一類文學，對於身心，的確很健康，對人生也很有鼓舞作用，不過切實的講一句，那是主義，或是行動，不是文學，文學表現的人生，那是現實裡的人生，不是虛構的人生。拿一句小小的比方，人性都有善和惡的一面，寫工人們最後都團結起來對付大地主，健康是夠健康了，但事實上，工人和大地主勾結也大有人在，爲自己本身的利益而不是爲大眾的利益的人更多，如果我們要表現真正的人生，就不能千篇一律，勞苦就是好的，有錢就是壞的，因爲那不是真正的現實，實際上，寫的人往往筆不同心。不過無論如何，這般健康的文學，正確的思想，是比較可敬可佩的，只可惜不是真正的藝術。真正的藝術著重在表現，不是盲目歌頌與無理謾罵。

四、所謂「現代文學」；我們活在這個時代，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文學，文學是表現人生的，更精確的說，每個時代的文學是表現每個時代的人生的，所以我們在這個時代來寫節奏緩慢的古文古詩，首先便不符合了我們的時代，你叫古詩中怎麼能插入坦克車，電綫，火箭與太空人？所以這個時代的人應寫現代的文學，那是無可置否的。真正的現代文學，是爲求更確實地表現現代，故不惜以諸多技巧，因爲這些技巧都是創新的，許多人暫時是接受不來，不過時間會漸漸沖淡這些隔閡的，自愛的下一

代，自會去了解與創新。現代文學在馬華文壇，已開始生根落蒂，有了非常的奉獻，可惜的是，部份不了解現代文學的人，以為現代文學就是西方的文學，玩弄文字把戲，摒棄傳統（殊不知現代文學是傳統漸漸演變出來的），怪誕絕倫，虛無幻滅。說禪說性，這都是旁門左道，並非現代文學。

目下大馬文壇的這四種類型，是好是壞，參雜各半。第一類的讀者與作者，根本心智尚未成熟，等到對智識與學問有了一個進度，自然會把那類作品拋開。第二類的讀者與作者，過於自憐與自傷，失之類喪，也許會令人迷失一陣子，但正如流行歌一樣，日久自會被忘懷。第三類的讀者與作者，意義上是很好的，可是那跟文學藝術有一大段距離，更糟糕的是，許多從事這一類創作的人，是人云亦云，不知道真正的現實是什麼，這一類的文藝工作者比前二者都為可敬，可是這類文學往往成了口號及政治工具，而且勢所難免。事實上，這種政治思想到了極峰，文學就根本不存在了，只剩下一種有少許利用價值的工具，所以與其說這是文學，不如說是政治工具。第四類的讀者與作者，是唯一能達到文學藝術的領域的，正視現實，創作自由，不被利用，可是目下馬華文壇的這一類工作者，又失之於過偏，以為現代文學便是走向晦澀，難懂與誇張，又不肯下功夫去博覽群經與涉學中西，因此成了少數人的奢侈品，別人看不懂，自己也不一定能看得懂。這一類的文學觀，本來是自古以來，中西相同的真正文學藝術的領袖，可是在大馬文壇，它却有待以改進。

如果我們以第四類的作者與讀者為馬華文壇的重心的話，目前是並不樂觀的，我們不必誇口說我們如何地蓬勃

已出版了多少的書，實際上，上述四類的出版書刊，多來自港台，而且輸入份量也是極少的，國內自費出版的，不管是那一類，更加寥寥可數。南洋商報、星洲日報、蕉風、學報等，一直是爲提供國內中文創作的園地盡了最大的努力，文藝社團如棕櫚、犀牛、天狼星等，也出版了不少書，而且還舉辦了不少文藝活動，這才是有計劃而且有效地把文學普及大眾，形成風氣與力量的途徑。我們承認了馬華文壇目下並不豐裕，由此，我們才能認清目標，更加踏實與熱誠的努力，把馬華文壇的園圃耕耘得百花齊放、萬紫千紅。我們的文壇真正有系統的理論，尚未建設；我們的文學藝術的歸向與中心，尚未認同；一切工作，有待於這園圃上園丁們的努力，我們目下的文藝界，可說是「衆里尋他千百度」，希望不久的將來，便能在一次「驀然回首」中，驚覺「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可是這一個驚覺，這一種「悟」，何時才到來呢？我們還是持續着我們的尋覓吧。

稿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四日

馬華文學之路

謝來法



三千年前孔子挽救了流傳於民間的文學結晶，編成了詩經而流傳于世，正如口語的通俗馬來民間文學的班頓經過整理後成了我國文學精粹一般，而馬華文學，是否會在失去照顧之下而湮沒于民間。

孔子的社會與學術地位能左右文學之潮流，我國民族意識的興起與國家的獨立也使馬來文學能發揚光大。而馬華文學，如能在我國佔四十巴仙人口的華人大力支持之下，即使得不到執政者的照顧，也將當然地成為我國文學主流之一，社會與民間的力量，也將使馬華文學充份地發揚。

文學與教育是息息相關的，所以文學的發展有賴于正統教育的普及化，以及多方面的提倡與努力相輔而成，執政的力量是可觀的，然而，民間的力量亦不可漠視，試看在歐美及亞洲文學發達的國家，文藝的提倡、名作家以及優秀作品的出現，大部份都是由民間組織所引導，因而，社會組織機構在我國的馬華文學發展的途徑中，將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爲了達致這個目標，各社團、報館、社會人士以及文藝工作者，都必須負起很大的責任。由於文藝耕耘者是作者羣，只有他們日夜辛勤的努力，才能使文壇上綻開奇葩；但，生活是現實的，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爲了吸引更多的耕耘者，更爲了使作家們能真正爲文學而工作，以產生優秀的作品，除了有賴于報章提供更多的寫作園地之外，作家的酬勞，更應大幅度地改善，使他們能專心爲文藝工作。在此方面，社團與組織，可以提供他們獎勵金，以徵求或鼓勵優秀作家與作品的出現，使寫作者在心理與現實（經濟）地位提高，以得到世人的尊重。

所謂「文窮而後工」的時代已過去了，現實生活更無法逃避，辛勤的作家們應獲取代價是必要的。

隨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與讀者的增加，投資在出版與寫作是明智的，一旦報章與私人商業機構都把出版當爲可靠的投資等，作家們都有了機會來表現他們的才華，優秀的作品也將源源而來。

那時候，馬華文壇即使沒有像川端康成的作家出現，至少文學水平也將大大地提高。作家，也將受到社會人士的尊敬。

作家們在社會的精神與實質支持與鼓勵之下，優秀作品的出現，是不待言的，馬華文壇，也將照耀着永恒的光輝。

化做春泥還護花

梁誌慶



無可否認的，現階段的馬華文藝是沒落的，這實在是華人社會的悲哀。

在現實的環境裡，馬華文藝是華人文化重要的一環，但華人社會却冷落了它，作家受到了漠視。劉祺裕先生在「火石將滅，火種安在」一文裡，從他的調查中發現中學生購閱文藝書籍的人數極少，這是事實；其實社會人士中購閱文藝書的更少。作家原上草先生，在他主編的文藝副刊的刊首詞上問：「文藝界的寫作朋友到那裡去了？」活躍在六十年代的北馬作家憂草在「我一直希望……」一文裡恰好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各種環境因素，在這個時候，是給予馬華文藝工作者帶來很大的沮喪和失望。所以，馬華文藝工作者所遭受的歧視和不重視……」這些話都發人深省。走到街上，原本的書店許多已名不副實，圖書只是寥寥無幾，而是以售賣唱片，匣式錄音帶及文具為主。有一位老報人慨嘆着說：「買書的人少了，賣一粒皮球好過賣幾本文藝書。」這是何等殘酷的現實啊！但這是為什麼呢？

有人說，我們的社會是商業社會，人們以賺錢為目的。其實這話並不盡然，這要牽涉到社會風氣問題和教育問題。舉個例來說，日本是個高度工商業化的國家，他們的生活更是忙碌，為什麼買書和讀書的風氣這麼盛呢？他們

的書店裡，顧客盈門，東京神保町的書局區擠滿了客人。據商報今年六月八日「綜合版」的專文「日本的出版事業及其讀書風氣」一文的統計，日本人民每年閱讀的書籍，約達二億二千萬冊，雜誌約達十一億本，如以全國的家庭為單位計算，那麼日本每年每家平均購書十一冊，五十五本雜誌。一本文藝書出版數目常在幾萬本以上，與我們相較之下，我們簡直失色極了。當然，日本人好讀書，得力于國民教育的普及和讀書風氣的培養。教育普及是教育問題，我們也一樣可以培養讀書風氣。

從我國報章銷數廣大的數目看來，從閱讀港台言情和灰黃小說以及消閒性的讀物看來，我國看書的人數並不少。問題是到底怎樣才能夠引導讀者去閱讀文藝作品呢？誰去引導他們，甚至培養起讀書的風氣來呢？我認為報章、社會人士、書商、印刷商和文藝工作者都應該負起這個責任。

華文大報既是服務于華人社會，對馬華文藝和華人社會的問題一向舉足輕重，影響力極大。近讀吳天才編著的「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目錄」一書，知道馬華文壇約始于一九二〇年前後，到現在算起來它已五十多年的歷史了。在馬華文學史上又以六十年代的收穫最好。究其原因來自中國的多位作家如連士升、杏影、曾鐵忱、林健章等等，除了把副刊編得非常出色之外，尚且扶掖新秀和出版文藝叢書。報社如南洋商報也出版大量文叢，出版社和書商如世界書局、青年書局、上海書局、友聯出版社等都極精出版文藝書籍，一時風起雲湧，形成壯闊的波瀾。若以報社來推動文運和提倡讀書風氣來說不論是人力物力，人才器材方面都佔極大的便宜，做起事來事半功倍。

作品的出版與印行更與出版社和書商有着密切的關係。出版社與書商必須要鼓勵和支持本地文藝工作者出書和發行的工作，而不能以牟厚利為目的，這樣文藝工作者的書才有機會出版，才能有效地傳到讀者的手中。

在我們的社會中，不乏慈善家和社會賢達，他們所做的社會工作，是有目共睹的，難道他們不支持馬華文藝嗎？不是的，只是馬華文藝一向被他們忽略了，又少有人向他們獻議。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對文藝的誤解，或是認為文藝是高深莫測的，不談比談它更好，所以緘默的時候多。其實這是不必要的顧慮，文藝是反映生活的東西，是屬於大眾的，而不是屬於少數人的，只要一經接觸，便會覺得它是十分可親的了。至于提倡文藝又是另一回事，我們知道，華人社團在華人社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華人的社會賢達的言論，對華族的影响既深且鉅，由他們來提倡馬華文藝和讀書風氣，必然有效。華人的重要社團如全國華人總商會，各社團總會都是發起提倡馬華文藝的好對象。只要我們的社會領袖明白了提倡文藝和讀書風氣的意義，決不在對祖先的春秋二祭及慶賀鄉賢清勵之下，本着興辦學校，愛護自己語文的熱心，一定有人為馬華文藝振臂疾呼，高舉文藝的大纛，而且肯定的會獲得社會人士的響應和支持，果真如此，馬華文壇必然不會是岑寂的了。且看這不朽的馬華文藝，由那一位不朽的社會領袖最先發揚起來。

讀書風氣與習慣是可以培養起來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人士的提倡都是主力，雖然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培養起來的，但是假以時日是可以成功的。

另一方面，鼓勵和扶掖文藝工作者也是頂重要的，許

多人的成就，是得自別人的激勵和引導的，再加上一份才華和努力而來的。日本的蓬勃文壇上所設的文學獎著名的不下十數個，如芥川獎、直木獎、三田文學獎、日本文化協會文學獎……。本邦馬來文壇，也設有敦拉薩文學獎，每年由文學評委會就一年來發表在報刊雜誌上的作品和出版的新書中評選出該年度的最佳作品，再由首相親自頒獎，儀式隆重。這種對作者的重視和精神上的激勵，必然促使作者對文藝方面深入的研究和充實自己，進而提高作品的質和量。

反觀我們的文壇，除了某些學術團體偶而主辦了一二個徵文比賽之外，就沒有什麼文化獎的設立了，說來慚愧。難道我們的社會缺乏有識之士和慈善家為文學設獎嗎？答案是否定的。問題在於設獎的風氣未開，有高瞻遠矚的人尚未毅然從事這個工作。

在圈內的文化界朋友，在此時此地更應該密切地合作和關懷，以愛護馬華文藝為大前提，摒除主觀上的好惡，丟棄了害人不淺的「文人相輕」的沉重包袱，向馬華文壇的作家看齊，他們團結，彼此之間愛護有加。其實文學上的流派是極其自然的現象，絕不能以自己所喜歡的流派去攻擊別的流派的文章，歐美各派各家的名作如林，顯出文學的無限光輝。文學貴乎創新，難在自成一家，自樹風格。好的作品立竿見影，落地有聲，不論是出自那一派別的，它都是屬於馬華文藝這個大園圃的，都值得我們為它歡呼的。請記取清代詩人龔自珍的一句名詩：「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這裡飽含着一股深愛，一個哲理。老牛舐犢，親情何如！沒有這點愛心，民族不能繁衍下去，文藝新秀不能磨練下去。

作者的書出版了，社團要加以推廣，各地的文化團體、圖書館和學校都要加以訂購，報章應該為他們刊載書訊，文藝界的朋友更應該多加關懷和幫忙，勉勵要有，善意的批評也要有，但絕不能拿着自製和刻度不準的尺去衡量別人的作品，再加以肆意的抨擊，甚至為的是否定別人，突出自己。文壇已夠冷寂，安可再落霜雪？假如這樣，埋在地下的「火種」，又怎能冒燃起來？

書既面市，它就是商品，但文藝作品仍然是文藝，文藝界朋友應該自動購買，以示支持本地文藝作品。書既是商品，就必須廣為周知，如果有人為它寫了評介或介紹的文字，只要是適當的，並沒有過份的吹捧，在此時此地，還是應該有而且是必須有的，不能列為「朋友主義」。

總之，要使馬華文藝蓬勃起來，社會人士的提倡，出版社和書商的支持，文藝界朋友緊切合作都是不可缺少的。假如文藝領域裡的客觀環境和條件沒有改變，那麼在今年初起，喜見多出版了幾本文藝書，便說文壇生機蓬勃了，這跟事實畢竟還有一大段距離，即使有蓬勃的現象，又能維持多久？願與文藝工作者自勉的是，無論是環境多麼惡劣，我們都要默默耕耘着，文藝是超然的，文藝工作者的心靈中都應有希望的火光在照耀着，魯迅說得好：「希望是附屬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只要我們願為光明而奮鬥，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晨）

漫卷新書喜欲狂

艾原



近年來馬華文藝書籍接二連三的出版，好幾份文藝刊物亦宣告創刊問世，新創報刊增設文藝版，以及去年九月間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首創創設學術文藝出版基金，而引起本邦華人文化界的熱烈反應的文壇盛舉等，在在皆反映出我國文藝界已然萌起一片蓬勃生機，且逐漸地掀起一股熱潮——這確實是個可

喜且令人振奮鼓舞的現象。

我們若說馬華文藝已到了現階段是呈現生機盎然的時期，自是無可置疑的；然而，她能不能繼續茁壯成長，甚而逐漸發展而臻至空前輝煌燦爛的巔峰盛期呢？

×

×

×

當前年發生世界性嚴重紙荒危機，我國多家報章皆縮減出版張數、一份教育性月刊宣佈關閉，出版印刷業陷入蕭條境況之際，整個馬華文壇在此影響下亦幾乎處於靜止狀態。

一路來，由于馬華文藝書刊出版情況甚差，一般的作者與出版商對於書籍的銷路均缺乏信心，且由于紙張，印刷，運輸等費用甚昂，加以本地讀者由來存着「本地薑不辣」的錯誤觀念，以及愛好文藝書刊之讀者不多，故若

想本地作家作品的出版銷量能達到不虧蝕的成績，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而實際上，絕大部份的文藝作者都得自掏腰包將自己的心血付梓。這確是本地文藝界及文化界的一種悲哀和諷刺。

無可諱言的，馬華文壇被目為文化沙漠的論調由來已久，至今仍餘音繞樑。關心本地文藝前途的人都莫不寄望着這麼的一天：

——馬華文藝界百花盛開，各家各派競放光彩；

——馬華文壇人才輩出，佳作如林，新書出版消息頻聞；

——愛好文藝者（包括讀者與作者）陣容日益強大，創作與欣賞水平日益提高……

這個願望是個奢望嗎？這個目標又是否能達到？

×

×

×

馬華文學向深受港台作家的影響，尤以文藝創作為甚。究其因，蓋由于港台的一些著名文藝作家及具有份量的作品甚受本地文藝讀者及作者的歡迎及崇拜，舉凡書刊雜誌銷入本地者皆數量可觀；同時在另一方面而言，也就間接打擊到本地文藝作品及刊物的銷路。對一般馬華作者而言，尤其是一些文壇新秀及年輕作者，不論在寫作的路線、風格、章句、構局以及技巧等方面，均可顯見地深受港台作家的影響而整痕畢現。但是，也無形中激勵了年輕作者的創作慾，逐漸地也就將處於文藝低潮的馬華文壇的水平提高起來。這不能不說是件令人既喜又悲的事。喜者，固是欣見馬華文壇的復甦，而此復甦現象却是受國外文壇

影响而非自發自奮者，豈不是令本地搞文化運動者慚愧無地，悲嘆不已麼？

×

×

×

這麼多年來，馬華文壇前輩有者已安歸道山，有者息隱家園，有者改行封筆，誠是弱了文壇實力，所幸現今文藝界漸有復興之概，新秀作者輩出，其中不乏極富才華潛力者，光芒已足可自放一時，從本地及外地出版的刊物中看我國文藝作者的表現以及作品的質與量，已足可反映出馬華文藝界的潛力與寫作人才均是不容忽視的——有者雖置身名家巨著之中，亦毫無遜色，不遑多讓。馬華文壇接棒有人，這豈非是關心本地文藝前途者所樂見及值得慶慰的好現象麼？

實際上，只要本地作者作品能得到精神與物質上的大力鼓勵贊助——全國各地學校、華團、報章刊物以至廣播電視台及文青體部提供更多文學獎或補助金，舉辦更多文藝創作賽，設立更多投稿園地，以及提拔、發掘、培養出更多優秀的文藝寫作者，在另一面，作者努力苦心創作，作品水準日益提高，新書佳作源源出版……在如此多方面的積極合作推動之下，相信馬華文藝界的發揚光大，馬華作家在亞洲甚至國際文壇的大放異彩，是總有一天能夠達到的。

現階段的馬華文藝界有着如此令人振奮的蓬勃生機，倘我國所有熱愛文藝者及政府社團能作出如上文所述之努力予以推動發展，誰又能阻遏馬華文藝逐步朝向巔峰盛期的趨勢呢？

變沙漠為綠洲

黃勝水



有人說：本邦是一塊文化沙漠，的確，筆者認為此非危言聳聽，無的放矢的謊言，而係擺在眼前的事實！

因為本邦係一個金錢掛帥的社會，此時此地，人民崇拜金錢，重視物質享受，文化，一路來都是不受重視的！

所以，歷年以來，在本邦文壇上，未曾出現一位專靠寫作為生的成名作家，至於文藝作品，更是寥寥可數。

如果說本邦缺乏寫作人材；那麼，筆者認為未免過於武斷，是偏見且不合邏輯的說法。

其實，本邦並非沒有寫作人材，而係由於社會風氣所趨，社會人士不重視文化，文藝工作者得不到鼓勵和支持，提不起寫作興趣的緣故，因此，近年以來，本邦文壇，出現歷來未有的沉寂。

然而，筆者認為下列的種種事實，是造成本邦文化不振與沉寂的重要因素。

（一）報章文藝副刊太少，稿費太低，是愛好文藝工作者的致命傷，在我們所知道的本邦各報章中，除了幾家較大的報章闢有定期性的文藝園地，發表有關一些文藝作品外，其他一些報章，對於文藝副刊，被列為可有可無的園地，由於文藝園地太少，稿費太低，致使愛好文藝的工

作者，裹足不前，提不起寫作的興趣。

其實，本邦一般文藝的寫作者，往往是學校教師，或商行，社團書記，他們有固定的職業，固定的收入，寫作投稿是其副業吧了。假如單靠寫作過活，那低微的稿費，非但養不活自己，更養不了家人，難道要他們吃西北風去？

所以，筆者認為本邦各大小華文報章，除了應增闢文藝副刊園地外，還需酌量提高稿費，並時常舉行寫作比賽，藉資鼓勵愛好寫作的人士，使他們成為文藝的園丁。

（二）出版事業太差，一路來，本邦的出版事業，都呈着停滯狀態，偶而有一二部作品出版，大都由報館副刊彙集，編印成書，作者是很少得到版稅的！

在本邦一般書局中，香港、台灣出版的書籍，充斥市場，其中雖有文藝小說，旅遊雜誌，一些健康的讀物，但還是以武俠小說居多。偶而亦有一二部本邦出版的書籍，那不過是處於點綴地位吧了！

揆其原因，乃由於不良的社會風氣所造成，由於電影的渲染和歐美歪風的影響，年輕的一輩，幾乎都是武俠小說迷，他們對那嚴肅的文藝作品，往往提不起興趣，但對於神奇怪誕的武俠小說，却津津樂道，書商為了迎合讀者的需要，便大量輸入武俠小說，連環圖書，致使本邦的文藝作品，處於不利的地位！

所以，筆者認為要提高本邦文化地位，與尊重文藝作者，應先從改良社會風氣着手，並需由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合作與推動，始克奏效。此外，當局對文藝的提倡和文化的維護，亦須盡一點責任，應盡量禁止一般低級趣味與不良圖書的輸入。

(三)爲了提高馬華文藝，維護文化，筆者認爲本邦文化界，應發起組織一個作者協會，廣徵會員，有文藝創作興趣與寫作能力的文化界，皆可加入爲會員；會務亦如各社團一樣，以選舉制度，選出各組織人選，負責會務的推進。除了向會員徵收會費，充作常務活動基金外，在條件的許可下，尚可向各社團、會館、報社或社會賢達，徵求出版基金，把會員成熟的作品，編彙成書，並由該會印刷、發行、銷售、好讓優秀的作者，都有出書的機會！

以筆者所知，雖然是一本文藝佳構，或精彩小說，但由於印刷紙張太差，封面設計簡陋，往往引不起讀者的興趣，所以，出版一本書，除了紙質要優良，印刷要精美外，對於封面設計，亦應推陳出新，匠心獨運，最好由名家設計，以迎合讀者的普遍心理！此外，報章也應負義務宣傳的責任，介紹新書，以增進其銷路。

我們知道，本邦一些社團、會館、及某些報社，如南洋商報，曾設立獎學金，以獎掖後進，俾一般成績優良而家境窮苦的優秀學生，有完成學業的機會，其愛護文教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和景仰的！然而，筆者認爲本邦一般社團、會館以及報社等，亦應本着愛護文教的精神，設立文藝獎勵金，給本邦優秀的作者應有的獎勵。

此外，一般學校、社團、會館，亦應盡量羅致一些本邦文藝作品，健康讀物，充實圖書館，給學生當作課外讀本，或愛好文學的青年進修，以養成愛好文藝的風氣！

以上種種，倘能獲得各界的響應與支持，合力同心，按步就班地做去，那麼，筆者認爲，在各界合力的耕耘與發展下，不難將這塊荒蕪而枯燥的文化沙漠，化爲蒼翠而燦爛的綠洲！

即本話呢，舊書舖快乾涸的小溪

滿天邊門坐學中，轉世新文部，品有國台新景歸，軒脫西

西則，品有國台新景歸，軒脫西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不嫌干條溪水快要乾涸的小溪在戰



瓊瑤就是依違這些人的東西，真正的文藝書籍，別說本地的創作，就是港台的作品，也少得可憐，中學生們整天說依違道瓊瑤，你問他們為什麼不看本地作家的作品，他們的回答是：「本地的作品？不鹹不淡，沒有故事性，沒有高潮，甚至沒有愛情，有什麼好看？」最近我的散文集出版，我請一位中學生拿幾本去向他的同學推銷，他竟這樣回答：「唉……我們的班沒有人要看這樣的東西的！」

由此可見，本邦的中學生對於馬華新文藝，是抱着怎樣卑視與漠然的態度。但中學生們對馬華文藝的前途，關係是非常重大的。假如他們對馬華新文藝都漠不關心，馬華新文藝的前途實在令人憂慮。

我這樣說，並不是指所有的中學生都對文藝漠不關心，也有一部份中學生對文藝是抱着很大的熱忱的，可惜這樣的學生是太少了。

我認為學校是文化的搖籃，而學生對文藝的興趣，有待學校的培養自不待言。假如每一中學、大學，都有壁報、文藝刊物的出版，文藝研究會的設立，華文老師能多鼓勵學生閱讀本地創作，這對推動馬華新文藝，當有很大的幫助。

從前南洋商報曾出版一系列的文藝叢書，這實在是推動文藝，鼓勵本地作者的最好方法，可惜現在已成「絕唱」。今後有那一間報館能像過去的商報一樣，為本地作者出版叢書，為馬華新文藝出一份力量？至於報紙的文藝副刊，應該定期出版及擴大版位，不要遇到有廣告的時候，就把版位縮小或抽掉，以前有好些文藝副刊，每星期出版兩三次，每次都是整版的，這情形現在也少見了。副刊少，稿費也少，這大概是馬來西亞沒有一個作家能以寫作作

為職業的緣故。

最近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設有出版基金，資助作者出版書籍，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其他社團和文化機構，如果都能像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那樣做，馬華新文藝的前途雖未必可以樂觀，但至少可以比現在顯得較有生氣。

如果我們的文壇，只靠幾個可憐兮兮的文藝副刊，以及幾個作者組成的小小出版社等「陣雨」和「小雨」來滋潤，馬華新文藝的前途，無論從怎樣的角度來看，都是可悲的。

以上所說，都是老生常談，實在有負編者的厚愛，但我也只想到這些了。

從犀牛出版社說起

思禾



一九六八年板城的一羣年輕寫作者策劃組織一個出版社，經過了兩年的籌備工作，才於一九七〇年八月，以犀牛出版社的名字出版了第一本叢書李有成詩集（烏及其他），並在兩年內先後出版了麥秀小說集，思禾散文集和梅淑貞詩集。

當然在整整的兩年內出版了四本叢書，並不是件驚天動地的事。

但我們抱着藉犀牛叢書的出版，能喚起出版界人士對文藝的重視，文壇因而蓬勃起來的期望，走上了這條多風雨的道路。

馬華文壇也許是個沙漠，我們沒想到這個問題，我們只想着如何在馬華文壇的園地中播下幾粒種子，希望它們的萌芽和成長能激發其他文藝工作者的豪情，從而努力下種，使這個園地能更加茂盛，百花齊放。

當年組織犀牛出版社的十多位朋友中，除了幾位已工作外，大部份還在求學中，因此我們沒有雄厚的資金，在整整兩年的時間內才籌足千多元，足夠作為第一本叢書的印刷費——因此我們雖然有很多計劃，但在出版方面免不了有點雜亂而欠系統。

不過值得欣慰的是，隨着犀牛出版社的成立，大山脚的一些作者也跟着組織棕櫚出版社，至今已出版了五本叢書，成績比犀牛更好。

棕櫚和犀牛的組織雖然有所差別，但我們相信大家抱着同樣的宗旨：為馬華文壇貢獻一點微薄的力量。

由於這兩個出版社的影響，吉隆坡的一羣作者因此成立了一個鵲出版社。可惜它在出版一本「鵲聲」的合集後便消聲匿跡，假如鵲出版社能繼續生存下去，相信全國各地會有更多的出版社，相信那時文藝界及出版界會非常景氣。

搞出版社出版文藝書籍在我國向來都被認為是吃力而不討好的工作，也許我們是傻瓜，走上這條很少人要走的路——但這也顯示了我們擁有熱誠、毅力和耐心。

事實上，如果出版工作沒有人做，馬華文壇除了過去輝煌的時代外，還是保持目前半身不遂的模樣，文壇如何能蓬勃，怎麼會有大豐收？

很多過去的作者都已停止執筆，他們有些表面上表示關心馬華文藝，暗地裡却潑他人冷水，惡意批評年輕作者的作品，像犀牛出版社，檳城就有一位報人說我們的出版有人在幕後支持，實在令人感到心痛。

誠如麥秀兄最近來信所說，目前文壇最重要的是，還是大家多創作，而不是空談。如果你不寫，我不寫，再高的論調還是不能提高文藝的水準，沒有種花的人，那裡有百花齊放的園地。

由於前年發生世界性的嚴重紙荒危機，國內各報館都縮減出版張數，文藝副刊宣告減少，而印刷費則跟著提高，使文藝界（創作）和出版界陷入低潮，雖然紙荒危機已過，接踵而來的是世界經濟不景氣，各報章仍然不能恢復過去的文藝版（除南洋商報例外）。文藝刊物，除了僅有的蕪風月刊及學報月刊外，國內根本找不到其他的文藝雜

誌。

我希望一切危機過後，文藝界及出版界都能景氣起來。有人創作，有人負責出版的工作，有善意和鼓勵的批評，有人以實際行動支持文藝，那麼馬華文藝就有蓬勃的一天。

至於馬華文藝中流派，一直都是很多人爭執的課題，我認為大家不必為不必要的爭執而爭執，馬華文壇需要的是更多的作品，以及更多真正能為文壇做事的人。

要收穫、必須施肥

譚季軒



「文藝」是什麼東西呢？這個問題在東馬的文壇上有人提出了，他們認為所謂「文藝」就是一羣傻子在發洩感情的地方。

這些文友都是熱衷於文藝的，對於州內各報的文藝副刊無不極盡能力予以支持，晝夜伏案以赴。他們只顧耕耘，不問收穫；有一分光，他們要發十分的熱。

還記得以前，報刊文藝副刊的編輯把我們這些投稿者喻為「園丁」。他說，這是一塊不肥沃且又十分廣闊的園地，如果想見到有花有樹來點綴的話，必須要全憑各位園丁的無間歇的合力栽培。

大家都知道「園丁」是個怎樣的人。有了園丁，荒蕪的芭地才能變為良田，五谷才能在這裡生長，最後才有豐收的日子。

但單靠「園丁」的一身幹勁只是能把生滿蔓草的荒地變為一畦一畦的園圃，再進一步嘛，就是播種到長出幼苗而已。如果到這時候，不再給予其他諸如肥料，殺蟲劑的援助，這塊經過了一段艱苦日子操勞的良田勢必無所收益，所有的血汗就白流了，那還談得上有收穫的日子呢？

我很了解一般有着濃厚興趣於爬方格子的朋友們的心情。起初的時候，投稿只要求有發表的機會，是管不了編輯給予改頭換面，已經是雀躍萬分了。這次的刊出，其結

果就有如一支興奮針打進了身體裡來，作品就源源的寄出，水準也慢慢的提高了，這時候的文藝副刊就有如一片片的幼苗長在畦上了。

正當幼苗茁長的時候，很多作者就對「前途」表示不樂觀起來了，他們曾經流了多少的血汗，熬了多少個不眠之夜，現在總算有了一點點的「成就」了，應該是高興才對，但為什麼又要打退堂鼓，唱回頭調，說文藝只是一羣傻子在發洩感情的地方呢？

人家說馬華是一塊文化沙漠，但東馬的文化沙漠遠比西馬來的荒涼。在這文化草難生長的沙漠地帶裡，却有人在高聲疾呼，說港台的黃色，灰色的書籍充斥了報攤和書店，不知已經荼毒了多少少年人和青年人的心靈了。

這是有正義感的良心說話，說這類話的人是一些教育家，至少是有受過良好教育對國家文化有所關心的社會人士。也可以說他們已經目睹過一些少男少女甚至是他們自己的子女已被那些黃色和灰色文化所毒害後的不忍目睹的面目，才拔高嗓子作無可奈何的控訴。

誰都有責任去阻止少男少女去閱讀那些黃色和灰色的書籍，但問題是在你不允許他們去閱讀那些對他們身心有害的書籍後，而選擇給他們的是怎樣的一類書籍呢？閱讀是每個人都會有的興趣，尤其是看長篇小說，好多人訂閱報紙第一個目的就是要看裡面的長篇連載小說。

話說回來，既然馬華的文化綠洲是那麼的一點點，長不出什麼奇葩來，且一般人又對文藝加以輕視，無疑的在我們這原已是如此落後的文化國度裡，蔓草要叢生了。人們只望見外國的月亮在自己的天空上圓圓地掛着，而自己的月亮却丟在床底下。

我們爲什麼不能有很多的職業作家呢？我們的文壇爲什麼很清靜呢？爲什麼我們的作者要受到人家的譏笑和輕視呢？爲什麼好多好多的少年人青年人都去閱讀外國人寫的書，而這些書又對他們不適合的呢？爲什麼外國人的月亮總是圓的呢？也許外國人看準了我們的處境，摸透了我們的弱點，大量印刷廉價的不良漫面向我們推銷。

如上面所說的，園丁把荒芭來整殖，幼苗也長滿園圃了，這時候一定要給予有急迫需要的援助，方能把園丁的功績帶進另一個成功的階段，才能有收穫，才能惠及國民。

我們要發揚自己的文藝，也一樣需要上下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有達致成功的一天。馬華文壇正掀起一片檢討的浪潮，希望從現在起摒棄以前不良的作風，一切以馬華整體的文化爲前提。出版商，寫作界緊密的攜手合作，相信我們的文壇也一定有開花結果的一天。

九月一日寫於亞庇

在狹縫裡求生

溫祥英



目前，馬華文壇似乎呈現着一片蓬勃：南北馬出版社紛紛成立，新書源源出籠，令幾許人爲這現象沖昏頭腦，咸認爲馬華文藝有了轉機，遠景燦爛。可是，若是我們冷靜下來，面對現實，也就不會這麼樂觀了。這些所謂出版社，都無非是幾個寫作者合股組成，資金薄弱得要命，發行的經驗或把握也微之

又微。試想，一個寫作者在辛苦創作之外，還要兼顧自資或合股出書，跟印刷廠接洽，校稿對稿，自己發行，擔憂書發出錢收不回，誠非成爲一個萬能的超人不可了，這是一個多麼悲慘的現象呵！誰還忍心開他們的玩笑，大言不慚的說什麼馬華文藝大有前途！

異想天開，於事無補，反而使人疏於防範。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不存任何奢望，不自欺欺人，也許還有一點救藥。

狹義來說，馬華文藝的前途維繫在三個主要的要素：作者、讀者、出版商。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拙作「文藝的危機」中，我就提出了「馬華文藝」正墮入一個惡性循環的圈套裡，不能自拔——不夠水準的作品引致讀者的不感興趣，讀者的不感興趣引致出版商的不敢投資，出版商的不敢投資引致作品的不夠水準。」在該文中，我注重探討作品的水準低落的原因。我認爲，那是因爲「本地雖是

世界的商業中心，却不是世界的文化中心。」同時作者本身對世界文藝隔膜無知，（現時連港台也只剩下武俠和所謂「文藝小說」的言情小說了）。以致不能「以新的眼光去觀察此地的現實」……更深一層的去了解它或認識它。爲了此，寫作者所追隨的都是過了時的看法和手法，不但寫實派如此，就是現代派也好不了多少。

這樣的作品，怎能吸引人呢？另一方面，讀者的文藝修養可能比寫作者的更低。他們對文藝的要求，只是能夠娛人。這是目前的現象，未來可能更慘——未來可能連華文的讀者也沒有了。目前縱然有許多父母把子女送到華文小學讀書，也是於事無補的。等他們升上中學時，華文就只有每周七八節，而華人大多數都是實事求是的，還有誰甘願花費精神去研究那不能賺飯吃的撈雜子華文呢？試想想，未來的讀者的華文水準只有小學六年級，華文都幾乎不存在，那還有什麼馬華文藝呢？

這雖然不會是短時間內就出現的現象，但我們親愛的商人——出版商和書店——正大力的促成它的出現。大多商人都眼光淺短，視錢如命，認爲馬華作品沒錢可賺，就避之如避瘟疫，竟不知這是自斷後路。書店老板不賣本地作品，雖然擺在那兒一分錢都不用出。難怪現在很多書店都不賣書了！

這就是馬華文藝的前途——活在狹縫裡，只有一撮泥土，一絲陽光，活不成，但（值得自慰的）也死不掉。

作者不應被孤立

菊凡

(一)



馬華新文藝運動，經過了五六十年的風風雨雨，到了今天，還是沒有什麼進展，該是令人感嘆的。五六十年來，馬華文藝一直被「好好先生們」認為「這只是馬華文學的起步時期」。在五六十年後的今天，竟還有人說同樣的話，足以證明馬華文藝沒有進展。如果我們現在還是這樣「客氣」的來看待馬華文藝，我看，馬華文藝將永遠都處在「學步」階段了。除非，我們勇於改變對文藝這門撈什子的觀念；擴大我們對文藝的視野。如果希望馬華文藝前途能有光明燦爛的一天，則讀者羣應該拿出熱誠來閱讀文藝，關心文藝，不要把文壇認為只屬一班作者們的而已。文藝批評家不能再以『富有同情心』或自認為『寬宏大量』的態度來對待馬華文藝。如果多人閱讀文藝作品，多人要求作者拿出水準更高更好的作品來，那麼，作者們便會努力去創作，不敢再沉迷於婆婆媽媽的境地裡了。目前馬華文藝並不被人喜歡，因此，大部份的馬華文藝創作，都像街邊的老乞丐，蒼白貧血，飢寒交迫，沒人過問。那管你是主義式的或是純藝術形式的都一樣。如果社會人羣再不覺醒，馬華文藝的前途那會令人感覺樂觀？幾十年來，多少有志之士，曾經積極地出來搞文藝，他們頭頭尾尾不知出過多少的

刊物，但都是一些「短命鬼」。其主要原因自然是缺乏讀者，沒有銷路，自己的房間不能充當棧房，就只好在悲嘆中罷手。他們一個個的失望，冷卻，死去；又一個個的接着爬上來。他們在孤單的路上摸索，永遠跨不進那個文藝的大門：永遠逗留在「學步」的途上。

（二）

馬華文藝的停滯不前，與華人的兩種特性有關。一是自私觀念，持有這種觀念的人往往自己不能做的事，或自己不願做的事，總是不願讓別人去做。如果人家做了，他就不得了，除了阻碍還要破壞，就怕見到別人成功；另有些是自己正在做着的事，很怕別人也來做，深怕別人比自己強而把自己的聲望給壓了下去。一是抱殘守缺，沒有勇氣接納新觀念，老是跟隨前人的思想。這些現象，不論在商業上、政治上、教育上或是文藝界，都處處表露無遺。由於這樣，有許多文藝路上摸索的朋友，不相信外國名著對馬華文藝前途有所幫助或有好的影響，若有人大胆以新的技巧出現，便會遭受到指責，甚至被摒棄，有些因而“流”出外國去發展，已不再屬於馬華文藝界的一份子了。自然，也有其他客觀因素迫使他們這樣做。我看，華人本身如對文藝前途不能覺醒，是十分悲哀的。有如我屋後那一叢竹，一到雨季過後，好多根竹筍，壯溜溜的直向空間沖上來，等到它們將要冒出第一片綠葉時，便被人挖去煮咖哩了。剩下幾株彎了腰的老竹，在風中招搖，寂寞清高，但可憐。這樣怎能叫那叢竹茂盛起來？即使有三幾株瘦弱的勉強起來了，但亦是長不高的。就如文藝界看見有人

出書，有人便引以爲榮，認爲馬華文藝前途很蓬勃，很光明。我說，這就是「好好先生」的看法。令人擔心的是，大多數本地創作，沒人要讀。能銷上一千本的作者便偷笑了。所謂愛好文藝的青年男女真不少，但真正要讀文藝創作的人却不多；正如目前寫詩的朋友多如牛毛，而要買詩集來閱讀的人却少得可以數出來。這真是怪現象。自然，許多人都把文藝衰退因素歸罪於報章雜誌沒有負起推廣文藝活動；文藝副刊編者沒有足夠的文藝修養與寬懷的態度；社會人士不提供出版基金，印務局不肯幫忙；書局不願合作等等諸多原因。這些都是事實，我不想加以曉舌。不過，有一點，我要把爲什麼沒有人閱讀文藝著作的責任，推一半在中學的華文教師身上。

(三)

我們曉得，目前中學華文節數少得可憐，但教師們不能因而推掉責任，只要有心，在罅縫中也能栽培曉學生愛好文藝，閱讀文藝。閱讀文藝著作的嗜好，需要細心努力培養；不比閱讀黃灰小說那樣能夠自發。要栽培學生對文藝發生興趣，教師本身自然先要有興趣與修養。通常教師們所提起的所謂文學，便只限於孔子老子莊子；國語屈原戰國策；如果提起文藝，便是五四魯迅巴金；冰心矛盾朱自清；提到舊詩便是唐詩三百首；提到新詩只有胡適的嘗試集。如果提到今天新文學的形象，便沒有認識，也不肯去認識。對本地文藝創作，更嗤之以鼻，連目前有幾本可讀的文藝刊物亦一無所知。中學生應是文藝作品的最基本的讀者，馬華文藝前途與他們息息相關。如果高初中的學

生都不能或不肯閱讀文藝，我們又怎敢企望小學畢業生去讀它？目前許多中學都有華文協會的設立，如果老師能本着愛護文藝，推廣文藝之心，來好好利用該協會，介紹文藝作品，指導學生欣賞，甚至鼓勵他們創作。我看這樣做下去，對馬華文藝前途，多少也能起些作用。可惜的是，從中學到大學，學生都被誤導，認為文藝是有閒空的時候才拿來看看的消遣品，或文藝都是窮書生搞的撈什子，再不然，便把文藝當作是喊口號，宣傳主義的工具而已。如此這般，馬華文藝不顯得一片荒涼才怪哩！

(四)

我有一個幻想，如果中學生，教師們，大學生，教授們都知道文藝，認識文藝，熱愛文藝，閱讀文藝，扶植文藝，參入文藝隊伍中去，那麼，馬華文藝便會光芒四射。讀者對作品的欣賞力高，便會刺激作者努力去提昇自己創作的素質；如果出書銷路好，就算作者自費賺不了錢，他們也會心甘情願地去做。馬華文藝的前途，不能只讓作者們孤單的去發展，讀者才是重要的一環！可是，我這幻想會成事實嗎？這就要看大家肯不肯覺醒。還好，現在已經有人在覺醒中。

孤軍作戰

又文



蕭遙天先生載「教與學月刊」時說：給幾百位（？）校長推倒了。記得，後來還有人站出來辯一聲，請我們不要上當。事實如何，我不興趣。不過，「教刊」的收檔，倒是千真萬確的反映出我們社會還沒有提供她生存的養料與氣候！

這一點星星之火之熄滅，更加强我對馬華文藝的不樂觀看法。

目前，寫作者面臨的困境，據我看，沒有比較客觀的跡象顯示她有救或被看熱門起來的可能性。

這兩點很重要：社會對寫作者的冷漠和寫作者本身對歷史的負責與焦慮感。（我是指有自覺有摯誠，把寫作看作一條絕路，但是他們毅然要就義，要去自殺的那一種。）使他們感到莫大的困憂與無所適從。

這也就是說：許多寫作者都因為沒有得到他們的社會尊嚴或自尊；沒有得到社會應有的鼓勵與地位，只好浮浮沉沉，自生自滅，到頭來只剩下「三五成羣」具有剖腹者意志的作者才耐得住寂寞、孤獨與無援，默默地在埋頭創作；在擔心自己交給歷史的卷紙是否是最佳的表現。這些作者，便是馬華文藝的一支孤軍。

×

×

×

獨立後我國有良好條件使馬華文藝蓬勃起來。（請看巫族同胞之文藝氣候）事實上，我們社會却没有給予營養和扶持。

馬大、拉曼與數目可觀的華文中學，應該是提供她滋生舒展的最良溫床。可是，我們感到「澈骨痛心」的是：這些高等學府中的華文導師，到底盡過多少推動馬華文藝的力量？這點，我們雖然沒有官方統計，不過，「教刊」的死火，馬華文藝工作者出版的書刊銷售數目，已給我們很「滿意」的答案。

既然文藝在其溫床也不能「蓬勃地成長」其他番提，談下去豈不徒增消極，何苦？

問題在這裡：我說過，馬華文藝還有孤軍在作戰，因為作戰，所以仍有一線希望；好像人類，在一百萬年前來個大突變，而大智大慧，開花結果起來，要不然，這支孤軍作戰的結果無非是：馬華文藝，在華人自己手裡消聲滅跡！

（七五年八月二日・威省）

在四百萬人的手上

金苗



馬華文藝到底有沒有前途？

並不是你、我或他幾個人以為有，那麼馬華文藝就有前途。

但並不是你、我或他幾個人以為沒有，那麼馬華文藝就沒有前途。

幾十個人或幾百個人也不能決定馬華文藝的前途！

不過，我想，這一點是肯定的：凡是擁有良知及尊嚴的本國華人，一定希望馬華文藝的前途光明、遠大！

一個文藝低劣的民族是落後的、羞愧的！

我國華族要成為落後的、羞愧的民族嗎？

有良知和尊嚴的華人一定會說：不，決不，我們華人在祖國馬來西亞的懷抱中，要成為進步、自豪的民族，是不是？

那麼，覺醒吧，四百萬華人，馬華文藝的前途是握在四百萬華人的手上啊！

七十年代，是令人振奮的年代！多少新生的力量和壯麗的事業在這個年代中湧現！

亞洲、阿拉伯世界、拉丁美洲、非洲掙脫殖民統治而獨立的各國的人民都堅強地站起來，當家作主了！他們蔑視殖民奴役文化，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

我們華人，怎可不積極發揚民族文化呢？

憲法上明文規定，各民族語言有權力使用與發展。我們愛護馬華文藝的感情，如同馬來兄弟民族愛護馬來文藝的感情一樣，是正當的權利和責任，也是民族尊嚴和正義合理的！

政治團體在推動馬華文藝發展的道路上，是可以扮演特別重大的角色的，除非這些上層人物，自我作賤，不肯努力。

但是，很遺憾的，所謂代表華人的當道者，對馬華文藝並不熱心，也沒有什麼實際的貢獻。他們是忽略了？還是沒有能力？

他們怎可忽略？馬華文藝不只是屬於華人的，也是屬於祖國的。因為，華人是祖國的組成份子，馬華文藝是祖國文學的一部份，也是祖國人民的精神財富啊！這不重要嗎？像美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等國，都是用英語英文服務他們各自的國家，但並沒有人把上述國家當爲是英國。馬華文藝與中國文藝是兩個不同的體系，我們馬華文藝是服務於馬來西亞的，它負起促進祖國各民族之間的親善、互助、團結的歷史任務，它在愛國主義的大前提下啓發人民，激起愛國的熱忱，發揮愛國力量，勇敢捍衛國家尊嚴和民族利益。這是正當的！

代表華人的當道者，對馬華文藝表現冷淡的態度，如果是無能力，就應該努力學習，團結和支持文藝工作者！

三千多個社團是一股非常巨大的力量。每個社團可以設立一種文藝基金，經常購買文藝書籍，支持健康的馬華文藝書籍出版。只有實際行動，才見功效，徒具空言是無用的！

毫無疑問，華文報章上的副刊是作者們耕耘的最大、

最好的園地。報章每天都有整版的文藝副刊，開闢一個副刊登載獨中學生的作品，號召他們踴躍投稿，學習寫作，多多培植他們，磨練他們，他們就是從事馬華文藝工作的未來的接班人！再者，報章當局恢復出版什誌和叢書，也是切實支持文藝發展。

教育界有關人士不一定要人人能夠從事文藝工作，不過一定要愛護文藝，時時引導學生們閱讀報章和課外讀物，從而培養起他們對文藝的興趣！

工商界人士在賺錢之餘，也應捐獻出一些錢來協助作者們出版書籍。最好能夠組織全國性的文藝機構，籌備一個公衆事業的文藝出版研究團體，包括印刷業務等來支持馬華文藝發展。

愛看武俠小說或黃、灰色小說的讀者，擠棄這些有害的東西，改看有意義的文藝作品吧！

馬華文藝工作者要負起責任，盡量充實自己，努力創出好作品來，引導人民向善、向上，擁有健全的身心，進步的思想！也要學習馬華文藝界先輩們勇敢負起各個時代的使命的精神。以先輩們的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作榜樣，克服困難，衝過障礙，在他們走過的道路，繼續無畏地前進！

由於各種因素而隱退的文藝界老前輩們，積極地歸隊，以便提攜、扶掖和指導後進者。

四百萬華人，大家都協同努力，馬華文藝事業必須全體華人的努力才有成果。

假如四百萬華人都作旁觀者，而作參與者，在建設馬華文藝的事業上，就能做出成績，開闢光輝的前途了！

不能獨挑的擔子

冰谷



如果因為最近多了幾個文藝出版社，如果因為今年的文壇比去年多出版了幾本文藝書，而即以爲馬華文壇經已恢復生機，前景光明，無疑地，這是過於偏激和樂觀的看法。

正當大旱之際，隅雨一陣，且莫過於欣喜，枯槁憔悴的花草不因爲幾滴甘露而蓬勃起來，龜裂了的土地也不會偶遇陣雨而獲得滋潤！對馬華文藝，我一向不「敢」樂觀，但也並非完全感到孤絕。自始迄今，馬華文藝淒淒慘慘了幾十年。幾十年來，馬華文藝，這長不大，發育不健全的孩子，總是在「峯迴路轉」「柳暗花明」的艱苦道路上喘息。

這樣，大馬自然沒有產生職業作家的環境。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可能產生。日本的第一流作家諸如已故的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每年的收入高達馬幣五十萬，三流的也有二十萬。大馬作者，每月想收入稿酬一百大元也很不可能，即使能生產作品，也沒有園地可供發表，造成寫作根本無利可圖。因此，大馬的兼業作者之中，中、小學教師佔多數，新聞工作者次之，其他受高等教育的專業人才，諸如大學教授、講師、律師等，對文藝似乎是不聞不問，要他們去做絞盡腦汁的「爬格子動物」，等於白費心機。

這是馬華文壇的怪現象。高級知識份子不寫作，不關心文壇，甚至於漠視文藝。我們常見有些人在求學時代對文藝女神多麼地熱心，勤於創作，可是一到大學畢了業，考取了什麼頭銜之後，便把繆斯一脚踢開，與文藝拜拜了。文藝，原屬於知識份子的，反遭知識份子唾棄，難道這不是馬華文藝界的悲哀嗎？我們且看「五四文化運動」健將如魯迅、聞一多、胡適之、朱自清、鄭振鐸……那一個不是大學教授或講師，那一個不是在大學任教期間仍致力於文藝創作！台灣許多名教授和講師，都在大量地寫作，創辦文藝期刊，大力推動文藝，成為台灣文藝界的主流。

我並不否認，教育水平與寫作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受過高深教育者不一定能寫得出好文章，沈從文只受小學教育竟成為名重一時的小說家兼教授。但是，這樣的例子畢竟不多。更多的小說家、散文家和詩人，都是學有專長的人。

高級知識份子與文藝絕緣，前輩作家們道山歸隱，一年中讀不到他們半篇作品，馬華文藝究竟靠甚麼人得以續命呢？那是靠一班讀書不太高，生活又不太好，年紀又不太大的作者為文藝搖旗吶喊，在既無人領導又無社會人士鼓勵下寫作，不知天高地厚地搞文藝團體。想想，在這種情況之下，馬華文藝這孩子，能夠不夭折已是萬幸了，還有發育成長的機會嗎？

據一位留學日本的朋友來信說：「日本的東京，神田和文京幾個地方，至少有大小書店兩百間，出版社五百家以上。岩波是日本最大的出版社，每天都出版幾部書，而且水準都很高的。」在大馬，一年都難得有幾部文藝書出

版。由於文章不值錢，文藝不受重視，商人不肯拿錢印文藝書刊，於是一切有關文藝範疇內的事，從寫作到辦文藝刊物，由組織文藝團體到出版叢書，全由這班青年作者包辦、摸索、和碰釘。

所以，大馬的文藝期刊很少能支持三、五年的，能夠「按」上十期八期的已算難能可貴，很多的刊物僅發行了一兩期便壽終正寢了。出版社的組織也是這樣，大多數只印了一兩種叢書便在文壇上消聲匿跡了。想想，馬華文藝如何能從荒蕪中突破，掀起一股熱潮？如何能產生偉大、不朽的作品呢？

我敢說，如果沒有這班幹勁十足的青年作者，馬華文壇將變得更荒涼與淒慘，無奈他們實在太缺乏社會人士的聲援與鼓勵了。

以上所述，乃文壇上一些現狀，一些致使文藝無法獲得進展的癥結。總之，馬華文藝是條沉重的擔子，不能只靠青年作者去承挑。文藝既是文化中重要的環節，則人人都有擔挑的責任。我希望前輩作家除了給年輕的一輩提掖和鼓勵之外，更重要的是本身也要拿出更進步的作品來充實文壇。一般高級的知識份子，諸如教授或博士之流，正業之餘應該勤於文藝寫作，讓大馬產生一些像台灣的余光中那樣的教授作家，進而領導整個馬華文壇！

七五年九月廿二日 吉打

繼往開來・邁步向前

貝表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馬華文藝的過去是曾經有過閃閃發光的光輝時期的，肩負起它應該負起的歷史艱難任務。

我深深感覺到，對馬華文藝發出悲觀，與不正確評價其歷史任務的論調，都是不應該的，而且是短視的；我們若僅注意擺在我們眼前的這一歷史性的困難時期，而未有更為遠大的抱負，則我們將成為缺乏歷史認識的眼光短視者了。

現在的事實是，馬華文藝的向上向善發展是困難重重的。現實的環境，迫使部份的文藝工作者屈服於現實而不再為文藝這一「撈什子」孝敬些辛勞與腦汁了。但是，曾經在馬華文壇上辛勤耕耘過的老將風采依然，而後來追上者的可畏後輩，看來大多數還是硬朗得很的。他們的作品還是源源出現在我國的報章及碩果僅存的文藝性質的雜誌上，這些都是該為我們興奮的。事實證明，馬華文藝在這一低潮時期并不就此固步自封，反而在養精勵志準備來日大開拳腳呢！

造成今日馬華文藝冷落及沉寂的氣候，是有其客觀上與歷史性的原因的。我們今日的任務是，作為一個新生國家的馬華文藝工作者，應樹立明確的信念，沿着先驅者的光輝道路，排除困難，在文藝創作上，勇於創作，大胆創

新，善於營造機會帶引馬華文藝從痛苦步入新的佳境，迎接更為奪目的一道道彩光射來。

我國是一個多元文化及種族的國家，佔人口較多數的馬來同胞在文化戰線上，經已捷報頻傳，身為華裔的今日馬華文藝工作者，沒有理由不能與我們的兄弟同胞齊驅并進。現在我國民間大力推廣華文華語運動，華文獨中的茁壯成長，都是對馬華文藝工作者在精神與觀念價值上為極有成效的激勵與鼓舞。華文報業在我國，不論是在半島抑或是東馬，都日臻進步，讀者羣日有增加，這些都是可喜的現象，只要我們的作品能達致一定的水準，作品中能反映大多數讀者羣眾喜聞樂見的東西來，相信他們是能夠接受的，進而為馬華文藝樹立起基石，便可邁步了。

道路是崎嶇不平的，但總是要走下去的，小路的盡頭却往往是暢通的大道。撥開雲霧見青天，只要我們爭取到廣大的讀者羣，并有效的使讀者們堅信，馬華文藝將永為他們的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那時我們的馬華文藝就能夠大踏步地走入順境，我們的馬華文藝工作者久遠來困於心胸的抑壓苦悶及其理應獲取的榮譽與待遇等切身問題，均將妥善的有解決的機會了。

馬華文藝有過光輝的時期，而歷史將證明它亦有光明的未來。馬華文藝工作者今日的辛勞與洒下的血汗，是值得的而且是應該的。

——一九月廿五日稿於砂朥越油城

培養、愛惜接班人

惠娘



說來慚愧，我并非一個文藝工作者，却胆敢的寫了這篇「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不憑什麼，只因自己這些年來目睹馬華文藝浪潮的低落，身為旁觀者，不但有難言之苦，且有「切膚之痛」的感受。所以趁着在「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一文，談談自己對這問題的夜見。

「前途」的解釋，應為將來的境遇；馬華文藝的前途，當是指馬華文藝將來的境遇，而不是目前。老實說，馬華文藝在目前的情況下怎樣可悲，這是有事實證明的，如：報章副刊的朝氣蓬勃，文藝工作者的不斷湧現等……。所以，馬華文藝的現景並不悲觀，悲觀的却是它的將來際遇。

為何我說它的將來境遇是可悲的呢？據我們所知，目前一般搞文藝工作，熱愛文藝工作的人，都是屬於年長，中年，青年的一輩。而這些年長，中年，青年的一輩都會隨着歲月的流逝而年老，最終消逝。到那時候，文藝工作應該有一批積極的接班人，負起繼續傳播文化工作的使命，俾文化的燦爛生命永恆地射出光輝的火花。我們知道，有成就有作為的人，是經過長時期苦心的栽培和教育的成果，同樣道理，馬華文藝的接班人，何嘗不需要加以培養和領導？

那麼，請看看我們這些馬華文藝的接班人吧！這些接班人，當然是指小學的學生及在中學的少年人。他們對文藝工作的認識和愛好達到何種程度？

我敢說，這些接班人，對馬華文藝的認識是膚淺的，對文藝工作，更是提不起多大興趣。當然，最大的錯誤不在於他們。促成馬華文藝接班人對文藝工作的冷漠，主要是教育制度。

我國目前的教育方式，旨在培育一些只為文憑而讀書，只為出路而求學的學生。在會考的條文中規定華文不過是選修課。這種情況，學生們逼于情勢，逼于「錢途」，只能把多餘的時間花費在攻讀重要語文上，華文，當然是處於次等地位了。

由於教育制度的演變，身為教師，家長，也督促其學生及兒女把時間放在攻讀某一種以為對出路有重大影响的語文上。記得筆者在中學的時候，華文教師也甚少鼓勵我們多去涉獵課外華文讀物，更少對學生講解有關文藝工作的使命。誠然，變了型的華校，無異是馬華文藝前途的致命傷。

學生的頭腦是單純的，他們的思想，很容易給人統治；於是，讀書、文憑、前途……天天盤旋在他們的腦海中。有一次，某人問起一位華校生：「古今中外名著，你閱讀過那些？」學生被問得目瞪口呆，最後他說：「繁重的會考功課已剝削了我大部份的時間，我才沒有這種興緻再去翻閱課外華文讀物。」從以上看來，教育之方式，無疑影响了馬華文藝前途的前進路向。

再看，目前物質方面的社會進步一日千里，許多人已被低級性的愛好所俘擄。文藝，值多少錢一斤？只因，走

文藝的路最漫長，也最艱苦，無疑人們對它敬而遠之。因為：文藝工作者手中拿的不是元寶，也不是爵位，它不過是一塊需要耕耘的園地，須艱辛地去開墾。

然而，文藝工作者是真理的佈道者，自由的鬥士，光明的號手，是誘導人類走向康樂的導師。文藝工作者的責任，是要對讀者忠實，對社會負責，對國家堅忠。

馬華文藝前途的命運，操縱在接班人手中，是悲是喜，明眼人一望而知。

「對症下藥」應該是目前馬華文藝工作者最重大的任務。對患病的人不去醫治，等於把病人置于死地。要挽救馬華文藝前途的命運，是急不容緩的事。

負有這種重大使命的年長文藝工作者，每一份子的力量都不可忽視，因為團結就是力量。

提起「團結就是力量」，筆者順此一提，那是：目前馬華文藝分成各大派別，各派別有其不同的風格，各有其特點。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不好的現象，因為文藝的使命是反映現實，暴露黑暗，揭發奸偽，負着重大的責任在身，文藝工作者不應因彼此風格的不同而互相輕視。（文壇更似乎有過文人相輕的現象。）

從事文藝工作，是爲了什麼？是爲了學習寫作？爲了滿足發表慾？不！最終的目的，是爲了改進社會，既然如此，身爲馬華文藝工作者，應該醒覺自己的過錯，認真地負起傳播文化工作的任務，俾使馬華文藝有個光輝的前景。

最後，我呼籲大家好好地愛惜我們這些馬華文藝的接班人吧！馬華文藝的前途如何，就靠我們對這些接班人的培育了。幼小的種子，經過人工的灌溉和培植，必能開出茂盛的花朵，結出香甜的果實。

這是誰的責任？

劉可彬



衆所周知，今天的馬華文壇正趨向低潮。在這種情況下，身為文藝寫作愛好者的我們，怎不感到擔憂呢？

回憶五、六十年代時的馬華文壇，朝氣蓬勃，實在令人感到無限的振奮。但是，很可惜的，在高度商業化的今日社會，經不起通貨膨脹的威脅，馬華文藝又宣告陷落於悲觀的暗流中，這幾年來，純粹屬於文藝性質的書籍也鮮見出版，尤其是在百物騰漲的不景氣的影響下，促使很多文藝作者紛紛作了文學的逃兵，使馬華文壇失去了不少戰士。

縱觀本邦的各大報社，除了幾家支持文藝作品的報館外，其餘的都似乎對文藝創作有遺棄之嫌了。再說，本邦的幾家出版社亦很多因為牟利而不肯出版文藝讀物，幾年來的寫作者得不到協助而只好自掏荷包，自資出書。但今日紙張昂貴，印刷費提高，所以，能私自承擔一切費用的作者畢竟屈指可數，就以目前筆者和幾位文友所籌備擬將付梓的一冊單行本，若不是其中一位環境較好的作者能一力支撐，我想，這本籌措了幾個月的刊物可要付之東流，胎死腹中了。

目前，馬華文壇雖然是處於風雨飄搖中，但這並不意味着它完全失去了生存的希望，只要本邦的每一個華人社

團能慷慨的貢獻一點力量，我想它是不致於那麼沮喪的。所謂有一分光便有一分熱，縱使是屬於棉薄之力，也必定會引起某種有效的作用，有如馬漢君所說的舉辦文藝創作比賽，籌募出版基金，鼓勵青年作家繼續耕耘下去，這樣，馬華文壇才能從昏迷的狀態中甦醒過來，重振原有的聲望。

這裡，順便提一件對文藝作者很不幸的事情。話說有家文化機構的最高負責人，爲了多節省幾個錢，便作出對文藝讀物有所蔑視和奚落的行動，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一個在社會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文化機構難道就單純爲了多賺取幾張鈔票而鄙視文藝作品嗎？難道說，這是他們應有的態度？一個忠誠的文學鬥士難道就是爲了獲得區區幾塊錢的稿費而用盡心思，絞盡腦汁來寫作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每個文化機構或華人社團都帶有此種自私、幼稚的宗旨，那麼，馬華文藝的前途勢將難以立足，甚至滅亡。

總而言之，不管你從什麼角度來看今天的馬華文壇，它必會令你失望、嘆息的。就以前面那則事情而言，它委實是給了我們一個當頭棒喝，馬華文壇之所以有今日之淒涼情景，我想都應該歸咎於整個華人社會的忽視與不合作所造成的結果。

否則，干脆讓它壽終正寢！

葉順泉



「讀者文藝」開了這個「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專欄已有好幾個月了。我想，這個專欄快到「壽終正寢」的時候了，因為花開百日，終有凋謝的！

在這個月來，經二三十位作者發表過不少偉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盡雷同。但歸根一句，則認為馬華文藝在現階段——那種半生不死，有氣無力——的狀態中，需要有力者大力栽培，增闢文藝田地去培養文藝幼苗，諸如寄望於愛好文化的社團機構每年撥出一筆款項去徵求文藝創作或幫助文藝作者去出版他們的作品。

在我們這個國家裡，不無對文藝有興趣的熱心人士，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中，那個不想財中生財，利中取利？要在芸芸衆生中，求這些「善士」高抬貴手，去專心致意去出力出錢去提高馬華文藝，我想，它的收效必定微乎其微。我本人就見過有些私人的文化基金或文化機關對馬華文藝的滋生、出版，初時也實實在在有過表現，可是日子一久，或是申請補助的人太多了，就得攞門路，或托人事，才能得到些微挹注。這種「善士」式的對文化的贊助，有時還是「人存政行，人亡政息」，這種事，不談也罷，談起來教人惡心。

一般性的商人或什麼報館什麼機構，突然發下宏願，

拿出數量有限的金錢來資助發揚馬華文藝，是純粹出於自發，既不求名，也非爲利，我們要是需求得過分了些，倒把他們對提倡文藝熱情沖淡下來，那就弄巧反拙了。

爲了這種可能性，我們只可向從事文化事業的商人或藉文化事業謀利的文化機構，要求他們把每年從文化事業上獲取的利潤撥出十巴仙或若干巴仙當作文藝基金去提高馬華文藝的水準了。這是有例可沿的，如日本的「文藝春秋」，「讀賣新聞」，美國的某些報業集團每年都撥出盈利的一部分去充作文藝獎金，藉以提高人們對文藝創作的重視。我國能每年賺取厚利的報章實在不少，沒有理由不能向日本，歐美等國家的報章看齊的。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把從事文化事業賺到的大錢，用一點來提倡馬華文藝，總不算得是過分的事吧！如果文化事業機構只着眼廣告收入和經營賺錢的文化事業，如出版色情什誌或兒童圖書，男女衛生叢書，流行歌曲，旁及武俠小說，而對健康的文藝，因爲銷路狹窄而不感興趣，甚至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政策，那就乾脆的收起這片提倡文藝的幌子，使馬華文藝死得乾乾淨淨，免得害人害己，以致那些死抱着「文藝」不放的小伙子被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得向「發達捷徑」超生，那就功德無量了。

有了文藝園地，有了文藝基金，有了適合文藝滋長的氣氛後，其它的一半就要有良好的文藝種籽，這馬華文藝才能生氣蓬勃起來。這之前，我們覺得要求文藝普遍化，在工場、在農村、在漁港、在……都有文藝園地，文藝工作者把自己看成爲這些文藝園地的一分子去生產，而不是把自己看成特殊階級——作家，這樣，馬華文藝才有前途，不然還是取消了的好。

社會上，沒有了農人，我們沒有飯吃；沒有了工匠，我們活得不方便。沒有文藝，最多是精神空虛了點吧了。我們人類祖先，何嘗有什麼文藝，但他們還能傳宗接代的發展下去。

這是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或許對大人先生們的高見有些出入，我在這廂告罪了。

幾點意見

疑雲



近兩個月來，華人社會連接發生了三件令人鼓舞的事。首先是光華日報主編「華文程度低落原因」的研討會，邀請板城各中學校長發表上述問題的意見，繼之馬華公會公佈設立華人文化中心的大計劃；再後是華文報業研討會的舉行。上述三大事件，無論是在直接或間接方面，都與馬華文藝的發展有密切

的關係與重大的影響。光華日報談的是華文程度問題，華文報業研討會兼談文藝問題，而馬華公會所擬議的文化中心則包括一切與華人社會有關之事務。於此觀之，若拋棄政治色彩與派別不談，馬華公會所倡議的文化中心具有重大的意義。所以馬華公會若能聯合教總與董總的力量，推動馬華文藝，其效果會比其他華人社團如會館等所推動者來得更大。

馬華公會打算以三個月的時間把文化中心的細則擬訂完成，並撥出十萬元作為這方面的象徵式的發展基金。當然，在目前的階段，我們不會知道其細則內容如何；但我相信馬華文藝一定會列為發展的方針之一。所以我願在這裡提出三個建議，以供馬華公會執事人作為參考之用：

第一、以馬華公會所擁有的充足資金，可以出版至少兩種的文藝刊物：一是以華文為媒介，一是以國文為媒介。前者可供廣大華人同胞閱讀，後者除供華人同胞作為研究國語之用外，尚可

供巫籍與印籍同胞閱讀。故後者在內容方面應盡量容納反映華人社會的作品，藉此讓異族同胞明瞭華人社會與文化的實際狀況。此類刊物的出版，不應以賺錢為目的，應以發揚文化為宗旨，故必須以廉價售賣給公眾人士，聯合教總與董總的力量以樂捐的方式推銷給華人各社團、學校，各州的馬華、馬青的分、支部，以及免費贈送給巫、印人政黨；這樣推廣開去，各階層人民以及各族人民都能欣賞到馬華文藝作品了。

第二、成立一個編輯與出版委員會，如目前「人和文化出版社」所成立者一樣，專為寫作者免費出版書籍，並致稿酬給作者。推銷方式與上述者一樣。

第三、成立一個全國性的「馬新文學獎」，每年由遴選委員會負責收集與評選在全國各報章雜誌所發表的各種文體的馬華文藝作品，然後根據名次頒發獎金給有關作者。在國內，類似的組織已在馬來文藝界實施了，該組織名為「敦拉薩文學獎」。為隆重其事計，可學敦拉薩文學獎頒獎儀式一樣，要求電視台作現場播映。以馬華公華目前所擁有的人力與財力，上述三個意見是可以行得通的。

最近，華文報界連續舉行了數天有關華文報的研討會。會上探討了許多有關華文報所面對的問題；其中有提到華文報馬來西亞化的問題。若干出席者提出，已有基礎的華文大報應該盡量減少刊登港台的作品。這一點，目前已有數間報館實施了。我發現南洋商報、星檳日報以及光華日報開始走向馬來西亞化的目標。在上述各報的小說版內，開始連載由本地作家執筆的長篇與中篇小說。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當華文報達到全面馬來西亞化時，馬華文藝的職業性作家就會陸續出現了。

對於文藝副刊的編輯事宜，我覺得許多報館的編輯方針與方式仍不能擺脫舊框子的範圍。文藝副刊要能吸引讀者的興趣，除了要有好內容以外，編排方式也要多姿多采。目前各報紙的文藝副刊很少見到文藝批評的文章出現；有之就是少數的書評文章而已。反觀馬來文藝界的現狀，即使是一個短篇或是一首短詩，常有人為它寫下數千字的評論文章來，這種文章不但對讀者、作者與文藝批評者都有好處，也能刺激文藝的發展。

至於編排方面，何妨來一個「文圖並茂」。馬來報章雜誌在這一方面作得很成功，作者的玉照或者生活照片常隨着作者的文章或談論作者的文章出現。舉個例子來說，當一篇探討馬來詩歌發展的文章出現時，在詩壇上有成就詩人的玉照也跟着在版位上出現，使讀者讀到該篇文章時，產生一種「如見其人」的親切感。我之提出這個意見，不是要顯耀作者的身份、才華與地位；我之以馬來報章雜誌為例子，亦不是在貶低華文報的地位與價值，而是在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何況在娛樂版上，電影明星與歌星的玉照可以大量刊登，為什麼文藝版不能做到這一點？

談了一大堆，也許是廢話連篇。但本文若能引起有關當局的注意，進而謀求更好的方法來挽救馬華文藝的頹勢；那麼本文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為了馬華文藝的前途，所有有責任感的華人都應該負起推廣馬華文藝的責任。

(16.10.75 于亞羅士打)

在試煉中生存，在苦難中衍續

又芸



盡管有人形容馬華文壇為「沙漠」，我總認為馬華文學的前途是樂觀的。華人與馬華文學，兩者之間的關係，猶如軀體與靈魂，華人絕不會拋棄自己的文學。

馬華文壇的過去，固然有輝煌的日子，但也充滿着風風雨雨，它在試煉中生存，在苦難中衍續。因此，短期的低潮，又算得了甚麼？一株小草，尚且能在石縫中茁長，何況，我們還有等待着開拓的耕地！

環視東南亞各國，華裔人口較少的國家，如越南、寮國及泰國等，華裔尚且不捨棄華文文學。以我國情況來說，客觀環境的因素，並不足以使我們對馬華文學前途感到悲觀。

我們公認，此時此地，寫作不能當職業。可是，文學是性靈的表現，都是有感而發的結晶品。因此，環境的不利因素，並不能完全抑制它的存在；也許，社會因素只能影響它的成長速率，它的興衰應是與民族存亡與共的。

許多寫作者未持久地耕耘，我不否認那是與個人生活環境變遷有關，我認為凡是真正熱愛文學者，在蛰伏了一個時期後，當有了某種感受時，必定會恢復執筆，再獻身於馬華文壇的耕耘。目前的馬華文壇又充滿了活力，呈現了生機，不正是這個現象嗎？

「不問收穫，只問耕耘。」一向被當作寫作者的座右銘。我們環視馬華文壇，又有多少人能持之以恆呢？名與利，畢竟是凡人的大慾望。因此，文人相輕，至今不能免，彼此有着無形的牆，不相往來。無形中，削弱了馬華文壇的生機。如果能夠及時消除陋弊，寫作者組成一個大的團體，匯集成一股力量，我想，這等力量將何等壯大呢？

躲在溫室裡的人，總是埋怨沒有可供耕耘的土地。如果我們能埋頭苦幹，培育優良的種子——作品，即使播種在沙漠也會萌芽。當前的馬華文壇，如果佳作紛呈，總會受到有識之士的重視，也會得到華人團體的扶助，雪州潮州會館的出版基金就是一個例子。報載，柔南亦有知名人士欲獻出文學獎金，給予文藝團體主持甄選優秀的寫作者，藉以獎勵，這是令人感到興奮的佳訊。將來，創立一個有系統的馬華文學機構，並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水到渠成的結果！

廿日九月七五年 于拉美士

馬華文藝將來前途光明

半島

獨立至今十八年了！十八年來
的馬華文藝，既不是交白卷，也沒
有及格的文憑！這個十八歲的文藝
姑娘，好像偷喝椰花酒，吃到「降
頭」毒藥，成了傻姑娘，十八歲了
還穿開檔褲子，早上不洗臉，晚上
不沖涼！連「婚姻介紹所」也不敢
對她問津，虧本而不能出手也。一
一書商看了搖頭。

馬華文藝，不是交白卷，也考不到甲等。

交白卷，是好的，卷紙還在。

考到甲等文憑，也是好的，可以就業，做職業作家。

傻姑娘只考到了等，傻不傻癡不癡，有時也會唱兩句
：「我愛你，我愛你！」眼屎鼻涕開檔褲，實在嚇煞人邪
！

這不能怪文藝工作者，因為文藝工作者一露臉就倒霉
！

怪，要怪現實環境。現實環境是只能產生傻姑娘的世
界，沒得說了！

究其實呢，文藝是政治最直接和優先的產品。談文藝
前途的人，看不到文藝姑娘的爸媽（政治），就等於談邏
輯的運用而不知有大前提。

邏輯學的運用上，大前提錯了，一切所有的答案都是
錯的！只對文藝姑娘評頭品足，而不看文藝姑娘的爸媽，

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未曾探本溯源，不知其何來的清濁了！俗說「未看狗仔，先看狗娘。」而且還得看配種的雄性怎樣。

像下豆芽一樣，豆粒上壓個磨盤大石，又不澆水，怎樣會出豆芽呢？

馬華文藝界，六十年代以來，被影響了許多讀書人的，是香港的一份月刊。這個刊物，正是沒有大前提的運用邏輯妙手！這刊物是詭辯術大全。有很高的文字運用技巧，有嚴密的邏輯形式。正如愛因斯坦對他的大學生說：「有甲、乙兩人，同時，在同一個煙窗中爬過去，甲一臉一身黑煙，乙乾乾淨淨。問：誰先去換衣洗臉？

學生說：「甲先洗臉。」

愛因斯坦說：「自己的眼睛，看不到自己的臉！」

學生說：「啊！是乙先洗臉。」

愛因斯坦說：「都不對！兩人同時爬同一個煙窗，根本不可能一個乾淨，一個骯髒。所以，大前提錯了，任何答案都不對。」

這份月刊，正是這樣。它的內容是中國北京政權不對，台灣台北政權也不對！只有英美殖民主義者是對的，妙在這份月刊的編者、作者都是華人。華人而只愛殖民主義者，這等於一個孩子被強盜收養之後，罵自己的爸爸媽媽是烏龜蛋，而稱強盜為親爸爸。

不幸，受這份月刊的影響的人極廣，中毒極深，以恥辱為光榮，尚不自知也！奈何！奈何。這份月刊，是殖民主義者政治哲學的奴化教育，最成功的刊物。也是對任何新興獨立國家，最具破壞性的刊物。

馬華文藝要有前途，作者首先要自我檢討，洗淨頭腦

中認賊作父，親殖民主義者的奴才思想。然後站起來做人，不要爬着來生，跪着來死！要團結合作，組織起來，實行自力更生，像國內任何行業一樣，有集團力量，才能改變第七十三行次於乞丐的文藝工作者的地位，保障正當的權益。

要有正義感，要面對現實，要深入大眾生活，了解大眾願望與困難，敢寫不合理的現狀！

不然的話，馬華文藝只能期望新一代青年起來，讓青年一代的文人筆下，寫我輩時，十分羞耻地下筆曰：「我欲望父成龍，無奈時間不能倒流，事實却是父輩如犬，後輩含垢，便傾盡彭亨河水也難洗兒孫滿面羞！」——那時，馬華文藝才有光輝。

我再也沒有別的話好說了！

（一九七五年五月廿三日 隆）

建立馬華文藝的獨特性

把握今天 迎新轉向

林風



展望未來的馬華文藝的遠景，單憑文藝刊物與讀者作者的統計數字是很難作準的，這些僅是表面上的現象（枝節），並非深入的因素（基幹），只予人有隔靴搔癢的感覺；我認為，唯有瞭解馬華文藝史的演變痕迹作為依據，配合當前的社會因素作為前瞻的參考，始有助於當代接棒人透視將來的轉向而知

所適從。

文藝是活的東西，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特質和精神，同時，一個地方的文藝自有其地方性色彩。易言之，文藝是時代下的產物，與這個時代共同呼吸和生存，所以「漢賦」、「唐詩」、「宋辭」、「元曲」的出現，說明了不同的時代產生不同的文藝形式和特性。

整部馬華文藝史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的演變。

中國移民南來至民國建立時期，馬華文藝這個名詞根本並不存在，它係直屬於中國文藝的一部份。無論是作品的取材，內容也好，主題和背景也好，一概是屬於中國的，或表現中國社會的東西；即使是當地文藝的搖籃——華校，其所施行的制度，採用的課本都是來自中國的，這種長遠的影響使馬華文藝迄未擺脫儒家的思想。

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當地文化尚在草創階段，文風

閉塞，另一方面是作客當地的華族仍視中國為其祖國，所以，中國文藝在這裡有過一段蓬勃的歷史和深厚的根基。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當地殖民地政府開始關注來自中國的影響，包括政治和文藝兩方面，逐步干涉與限制本地華教及文化活動，企圖隔絕與中國的關係；且在殖民地教育制度下，大量製造偏重英文至上的書記文員，文藝完全不受到鼓勵和重視，在上述雙管齊下的制度下，再加上政治的局勢使馬華文藝淪為僑民文藝的地位。

雖然，這個時期的本地作品仍逃不脫中國的氣質，但已從直屬於中國文藝的一支轉變成為附庸地位；尤其是大批受中國境內動亂影響南來的文人學者所寫的作品，在這方面的表現更為顯著。

僑民文藝所表現者，充其量只觸及當地華僑的社會生活，與本地多元種族與多元文化的社會脫節。

◎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政治因素造成完全中斷來自中國大陸的聯繫、影響，比較有進取心的馬華文藝讀者和作者轉向港台尋求和接受新的文藝思潮，特別是港台學者譯介的外國名著所帶來的影響，使馬華文藝開始具備多元形式和性質；到了國家爭取獨立前夕，喊出了馬華文藝必須「馬來亞化」的口號，強調以本地題材及口語來創作，打開了馬華文藝的新途徑和新風格。

誠然，在當地土生土長的馬華文藝接棒人是幸運的，一開始即接受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洗禮，避免文言文干擾，獲得白話文作為創作的工具，在目前努力寫作的作者羣中，幾乎屬於這一代的人物；只是，在創作的內涵上有需要擴大視野，追隨當代文藝思潮及時代氣息邁進，唯有與時代發生共鳴的作品始是偉大不朽的作品。

尤其重要的，馬華作者必須以1957年國家獨立日作為馬華文藝史上的一個重要分水嶺，認定本身已成為這個國家的主人，把過去附庸地位加以剷除，揚棄落伍的創作道路，從本地題材着手從事創作，將「馬化」作進一步發展而成為國家文化的一環，以便在塑造馬來西亞國家文化上佔一席位。

這絕不是把馬華文藝併入他族文藝之內，正如它不甘附庸於中國文藝的地位一樣；如果比喻國家文化係以巫、華、英、印四源流所組成的四個環節，馬華文藝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所有馬華文藝作者相信都會同意，只有建立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始能夠不喪失作為國家文化的一部份，這是當前急務，也唯有如此，才能發揚光大和長存。

當然，這是一個急速的、新的轉向，能否適應以及成敗，是決定馬華文藝今後的命運；所以，必須由現在的接棒人來完成。因為，老的一輩已隨光陰的飛逝而逐漸消失，下一代還未成長且不樂觀，因為教育目標及社會制度的限制，他們的華文程度和基礎是很孱弱的，將難賦予重任；除非到時有奇迹出現，否則遠景一片空濛。

要在當前階段建立馬華文藝的特質，有賴目前還擁有塗寫能力的作者趕緊學好另外兩種語文——英語與馬來文（國文），俾作為改進馬華文藝的內容和精神的利器。因為，精通英文是接觸世界文藝界思潮的媒介，台灣作家譯介的成績，使該地的文風盛極一時，外國文藝流派亦在該地百花齊放，多姿多彩，尤以現代詩最為特出。所以，它可以作為我們的榜樣，通過譯介外國名著的成果，不僅把馬華文藝帶向時代思潮的前端，同時改變其傳統的病態和精神，無疑是馬華文藝新生的必經之路。

學好國語的重大意義，說明華族認定及獲得作為國民一份子的地位，而其功用在於使馬華文藝作者掌握這種語文作為工具，從而更深入瞭解另一種族的人生觀及社會觀，以及不同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歷史背景等等；然後以華文寫作的方式加以表現，如此才真正反映這個多元種族文化國家的特色及時代的精神，並非像過去與目前一樣，馬華文藝或馬來文藝只觸及本族人的範疇而已；唯有在創作形式及內容、精神上作更深更廣的探討，才能建立起馬華文藝的特質和精神，最終達致提高馬華文藝作品的評價與地位。

這個重任落在當代接棒人的肩上。建立馬華文藝的特性才可以避免被同化或被取代的命運，特別是在積極塑造國家文化的過程中，它才能站得住腳，而被認為馬華文藝具有其不可分割的價值與地位，必須容納在國家文化之內而成為一個有力的單位。

逝者已矣，嘆息和自責於事無補；來者雖可追，但在客觀環境下，遠景呈現一片空濛；唯有把握今天，腳踏實地努力創作，把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建立起來，給予我們下一代有所憑藉，以及光榮地享用這份崇高的精神食糧。

努力吧，所有執筆的文藝界朋友。

要認清馬華文藝的方向

「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筆談總結

鍾夏田

(一) 引子

未入正題，且先說一個寓言：

「有一片荒原，野草萋萋，藤莢蔓延，滿目蒼涼；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一場野火，把這片荒原燒成沃土，而且，鳥兒們啣來了奇花異卉的種子，加上陽光，雨水充足，造成了奇花異卉蓬勃的生機。

可是，野草的生命力，畢竟是旺盛的，日久之後，它們漸漸又侵佔了花卉的地盤，這一片華美的地帶，終於又淪為荒原。

不久，火又來了，鳥又來了，花卉又恢復了生機；然而好景不常，野草終究又長滿了……」

(二) 文藝環境的議論

早在七五年四月，我就有開闢一個筆談專欄的構想，結果，定出「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這個總題，發信邀請三十多位文藝界的朋友來各抒高見，並決定在六月份開始，陸續刊登。朋友們的反應很好，雖然有些受邀者沒有撥賜鴻文，連一些「不請自來」的文章算在內，畢竟也刊出了四十五篇。有些朋友所以沒被邀請，是因為我手頭沒有他們的地址，邀函無法投遞；事實上，好些邀函是筆談開始後才陸陸續續寄出的，因為那時我才獲得他們的地址。

我的邀請函的主要內容，是這樣的：

「邇來馬華文壇，生機蓬勃，新書接二連三出版，此情此景，想當爲先生所樂見。

本版（按：即「讀者文藝」版）向提倡文藝，現擬以「我對馬華新文藝前途的看法」爲總題，請先生發表意見（文題可自擬），以光篇幅……」

這封邀函，陳雪風先生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說：

「……如果說，由於最近有幾本『新書』出版，而得出一個結論，判斷了馬華文壇已然生機蓬勃，那麼，我却要說，這是錯誤的。因爲，出版了幾本『新書』是無法體現出馬華文壇已經有了生機，當然更談不上是蓬勃的生機了。

實際上，最近雖然出版了幾本文藝書，但馬華文壇，却還是毫無生氣……」

這樣的議論，是昧於事實的，是有誤導性的。倘若說「出版了幾本文藝書」，文壇還是「毫無生氣」，我要問，文壇要怎樣才算有「生氣」呢？

以中國的文學史來做例子，幾千年來，文風有盛（蓬勃）、有衰（蕭條），過程是波浪式的。唐初文風之盛，一時無兩，可是到了唐末，文風即頹，要到宋朝興起，才又蓬勃過來。可見，所謂「蓬勃」，並不包含「永遠蓬勃」的語意在內。馬華文壇，五十年代的文風何嘗不蓬勃？惟晉入六十年代後，即呈衰退，直至今年，才陸陸續續有二三十本的本地創作出版，難道這還是「毫無生機」？難道這不是（從現在開始）蓬勃？

回看文首的寓言，實際上，左右文藝發展最大的，就是環境。這點，參照各國文學史，無不皆然。當然，環境

是可以控制的。要想文風可以永遠盛下去，於創造「環境」之後，還要使這「環境」永遠保持——也就是說，防止野草再生的工作，是不可避免的。

(三)各篇文章的類型

四十五篇文章中，大致上可歸納為以下三個類型：

甲、樂觀論：

包括了「只要火種在」（韋疊），「冬眠·復蘇」（馬漢），「不要潑冷水」（孟沙），「一粒小石子」（劈縣），「雨過天青」（巍明），「火種在，火不熄滅」（筆抗），「看馬華文藝的遠景」（方北方），「由出書看馬華文藝前途」（符肇流），「長夜漫漫？」（艾斯），「馬華文藝發展的幾個重要條件」（碧澄），「不可為而為」（端木虹），「發奮圖強，自力更生」（雅波），「馬華文學之路」（謝來發），「化作春泥還護花」（梁誌慶），「漫卷新書喜欲狂」（艾原），「變沙漠為綠洲」（黃勝水），「要收穫必須施肥」（鍾季軒），「在四百萬人手上」（金苗），「繼往開來，邁步向前」（貝婁），「在試煉中生存，在苦難中衍續」（艾芸），「馬華文藝將來前途光明」（半島），以及「把握今天，迎新轉向」（林風），共二十二篇，佔49%。

乙、悲觀或接近悲觀論

包括了「石將消失，火種安在」（劉祺裕），「馬華文壇的幾個新現象」（陳雪風），「馬華文學的處境」（溫任平），「快乾涸的小溪」（游牧），「在狹縫中求生」（溫群英），「孤軍作戰」（艾文），「不能獨挑的擔

子」(冰谷)，「投入戰役」(宋子衡)，共八篇，佔17%。

丙、只談現象

包括了「馬華文藝底前途」(杰倫)，「馬華文藝和華人社會」(蔡淡)，「文藝，圈內圈外的」(文戈)，「我的意見」(疑云)，「要面對現實」(趙林)，「我一直希望」(憂草)，「文藝會是否要變質？」(子寧)，「衆里尋他千百度」(溫瑞安)，「從犀牛出版社說起」(思采)，「漠然和卑視」(江振軒)，「作者不應被孤立」(菊凡)，「這是誰的責任？」(劉可彬)，「培養、愛惜接班人」(惠娘)，「否則，乾脆讓它壽終正寢！」(葉順泉)，共十五篇，佔34%。

從百分比來看，還好，悲觀或接近悲觀論者，只佔17%，換一種說法，「馬華文藝」還是「人心不死」，仍然大有可為。

綜觀二十二篇表示樂觀的文章，都有一個共同或接近共同的看法，即目前雖然環境惡劣，只要大家共同努力，馬華文藝的前途便光明燦爛！

悲觀論或接近悲觀論者，眼光則比較短視，他們肯定了目前馬華文藝的困境却不思打破牢籠，他們把「奮鬥」的責任卸下，而等待別人去把「前途」送給他們。

只談文壇現象的15篇文章，從各個角度去分析馬華文藝之所以低沉的原因，大致上可得到以下的結論（這些結論樂觀者和悲觀者亦多有論及）：

甲、沒有園地，稿費太少。

乙、讀書風氣不好。

丙、港、台書籍傾銷，本地創作沒有人購買（本地靈

不練），出書也困難重重。

丁、沒有文學獎金之設，缺乏鼓勵。

戊、華人社會不支持。

己、政治環境。

這六種現象，是存在的，問題是，文藝界的朋友們，有沒有決心去打破這六個樊籠呢？

(四)有關正名的問題

溫任平先生在「馬華文學的處境」文中，提出了「馬華文藝」或「華馬文藝」的問題。讀這篇文章，很容易有「妾身未明」的感覺。終於引發了紫陽先生的一篇反駁文章：「這當然是「馬華文藝」」。再後，由於紫陽先生的若干論點，又引發黃培釗先生寫了一篇「也談馬華文藝」的文章，來澄清紫陽先生的論點。

這一個橫的發展，是很有意思的。我相信，一定還有很多本地的文藝工作者，尚存有「馬華文藝」？抑或「華馬文藝」？的置疑，這也就是所謂的「自立論」與「回歸論」了。

其實，在目前的階段，「華馬文藝」這個名詞，是不應該提出來的。因為我們在這片國土扎根已幾百年了，而且，我們都擁有這片國土的國籍，我們應該自視為這個國家的主人之一。因此，我們的文藝應該道地地地的「馬華文藝」（馬來西亞華裔以華文為工具創作出來的文藝）；對這點，我們不應「自我懷疑」，我們必須要有信心。

更重要的是，我們也應該有這份自信：把「馬華文藝」視為「國家文藝」的一環。我們既然是這個國家的公民

，我們的文藝當然也是這個國家的文藝，這是理所當然，不必經任何人同意的。

關於「回歸論」，這是不值一駁的。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文化互相影響，是很平常的，馬華文藝深受中國影響，也是必然的現象。但是，經過整百年的發展，難道「馬華文藝」還是剛開始時的那個模式嗎？很顯然的，已經是大大的不同了。「馬華文藝」早已從附屬的「僑民文藝」地位分支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了，這正如「美國文藝」、「加拿大文藝」、「澳洲文藝」、「紐西蘭文藝」等，從「英國文藝」這個母體中分支獨立一樣。誰還會說美、加、澳、紐的文藝是「（英國）僑民文藝」呢？這四國的文藝工作者，誰還會高喊「回歸」呢？

作為馬華文藝工作者，我們應該有一種自豪，一種為這個多元民族國家貢獻力量的自豪。這裡沒有「回歸」可言，因為我們早已扎根了。環境雖然惡劣，我們仍然應該迎着陽光，奮力把我們的第一片葉子，乃至千千萬萬片葉子，衝出泥層，招展在這片華美的國土上。

（五）六種現象的探討

上文提到，阻碍馬華文藝發展者，主要是六道路障，這裡且一一加以研究，並試作解答。

甲、沒有園地，稿費太少

自從前幾年白報紙起價後，各報都在縮版，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副刊了。很不幸的，在這逆流的沖激下，各報都把文藝版停了，只有南洋商報仍保持「讀者文藝」這塊園地，但却用了不少剪稿（新加坡商報文藝版稿），本地作

者自然便發表機會不多了。但今年下半季，情形改變了。「讀者文藝」版位擴大了，刊期每週兩次；建國日報文藝副刊「大漢山」，每週兩期，每期全版，也容納許多本地稿件。此外，星洲日報亦把原有的「青年園地」（在新加坡編）停了，另闢「文藝春秋」，每週兩期；中國報則增闢「中國報副刊」，以不定期的姿態出現，也容納相當多的稿件。

缺乏園地的這種申訴，我想，應該有轉機了。當然，我們希望各家報章，已有文藝副刊的，應該增加刊期，沒有文藝副刊的，則應該趕快增闢。文化千秋大業，並非單純是文藝工作者的責任。而報紙在這方面，能夠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報紙固然已成了企業，充其實它仍然還是文化事業；若只顧賺錢而忽略了推進文化的責任，就對不起廣大的人羣了。

談到稿費，這是老問題了。目前各報的稿費，普遍還在每千字五一—七元的水平，這個水平的稿費，已給了十多年了，而現在的物價，却遠遠超過了十多年來的水平。稿費菲薄，反映所謂「文藝」，是多麼不值錢的東西。

不必諱言，稿酬是寫作人從事創作的一項刺激劑。全憑一股熱情與興趣寫作，到底不能維持很久。在目前這個階段，我們（文化機構和寫作者）所應急切做的是：出版、出版、不斷出版；寫作、寫作不斷地寫作，讓人們看看，華人文化不只是一小撮人擁護的，它是幾百萬華人的意願！

這方面，各文化機構必須詳細的思考了——要做有眼光的救亡續絕的角色？還是要做華人文化的千古罪人？無論怎麼說，在文化發展上，文化機構是負有一半的責任的。

乙、讀書風氣不好

劉祺裕先生在「石將消失，火種安在」一文^中，曾做過一個小調查：「一班四十二位學生，從初一到高一四年為期限，以古典文學到今日港台新馬出版的小說、散文、詩歌（包括五四運動名作家的作品）為範圍。在這四年內購書二十本有餘的只有兩位，其中四十位購書不超過十本。至於購雜誌者，更寥寥無幾……」這個小調查所顯示的風象，是相當嚴重的。雖然，只以一班四十二位學生作抽樣，未免失之過偏，但是，讀書風氣不好，確是鐵一般的事實。

有人把這種現象歸咎於過份強調「考試」（文憑）的教育制度。誠然，這是原因之一。不過我認為，這是缺乏社會鼓勵的直接後果。有人也說，我們的社會是商業社會，「文藝」一斤值多少錢？何必去勸他呢？我可要指出，「商業社會」並不是構成「無文藝」、「不讀書」的必然條件。理由非常簡單，日本是不是一個商業社會？恐怕比我們的更商業化吧？而他們的出版事業，他們的讀書風氣，他們的文人的地位，却是我們津津樂道的。其他的美、英、德、台等地，也是如此，這也是自明之理的。

那麼，為什麼獨獨我們「文藝不興」、「讀書不振」呢？這就是我上面所說的，「缺乏社會鼓勵」這原因了。

「讀書風氣」是可以培養，可以鼓勵的。學校、社團，都是很好的鼓勵場所。請現在就開始做吧！

丙、港、台書籍傾銷，本地創作沒人購買，出書困難重重。

港、台書籍傾銷，這的確是很嚴重的。可是，我們也不必自暴自棄。港台書籍，我們可分做兩部份來談。一、

內容健康，寫作技巧好的，我們歡迎，因為它可作為我們提高水平的借鏡。二、內容頹廢、黃色的，我們要打擊它，排除它。這一點，假如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保持高度的警惕，相信是可以做到的。

基本上，本地的創作，多是反映本地的現實社會的，這是很正確的方向。目前我們的寫作技巧或差些，但沒有關係，只要大家有信心，迎頭趕上只是時間問題。到那時，港、台反倒需要我們供應精神糧食也說不定哩！

至於出書的問題，現在已有一間「人和文化出版社」為文藝工作者提供出書的方便了，希望寫作人能好好利用這個出版社，更希望有更多印刷機構仿效「人和文化出版社」，大家攜手把文藝出版事業搞好。

丁、沒有文學獎金之設，缺乏鼓勵

的確，有一個文學獎金，對寫作人的鼓勵是無可計量的。以馬來同胞來做例子，一個「敦拉薩文學獎」，真不知激發出多少好作品來。雖然，沒有文學獎，也未必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但有好過沒有，却是可以斷言的。

這是華族的大企業家，熱心家表現他們的高瞻遠矚的時候了！這是名留千古的偉大業績，普立茲、諾貝爾，都是很好的實例，何必猶疑呢？

戊、華人社會不支持

馬華文藝不興盛，華人社會不支持是最主要的原因。他們忽略去鼓勵讀書風氣，連帶也漠視寫作者努力的成績。

當然，以華人社團來說，並不是每個社團都經費充裕的。鄭良樹博士在談論出版基金時就指出，並不是每間社團都能如「潮州八邑會館」那樣，有能力提供出版基金。

因為：「我的了解是會館所能荷負的最高點的工作是大學獎學金、貸學金，「學術文藝出版基金」是它們「超荷」的工作」（見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中國報訪談：「從出版基金談馬華文化中心」）。我覺得，這段談話並不完整，因為「超荷」的社團固然佔大多數，財力一如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的，三千社團之中，難道沒有十間？可見，這還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我們的社團，實在是做得不夠的。我當然了解，有些社團甚至要淪為賭館才能獲得每月的維持費。然而買一本書的錢總會有吧？理論上說，一位作者出一本三千冊的書，只要每間社團購買一本，便可銷完；至不濟，只要有一千間購買，作者便毋須虧蝕了。不幸的，事實上連這最起碼的也沒有，這是不是華人社會的悲哀？

尤其重要的，「文化」才是根本的問題，文化沒有了，再多的獎學金，再多的貸學金，也是沒有用的。

已、政治環境

這是影響文藝發展的根源。也許，現在還不是深入探討這個問題的成熟時機。許多社會上有地位的人，不便或甚至拒絕支持文藝，我想，多半是受了現實政治的影響。

本來，文藝未必一定要政府支持才能生存、發展的。在外國，許多民間的機構，都在「鼓勵文藝」這事業上，扮演很重要，很積極的角色。我們為什麼不能呢？倘若民間的有條件去支持文藝的大熱心家，都趨退不前，馬華文藝的前景，是更加崎嶇的了。

(六)文藝方向的問題

今後的馬華文藝，應循怎樣的方向發展呢？這是從事文藝創作的朋友們，所應深思熟慮的問題。

我們不必掩飾，派別之爭在馬華文壇，是相當激烈的，這也是為什麼「寫作人協會」之類的組織總是搞不起來的最基本原因。派別之爭，就牽涉到文藝創作方向的問題，究竟要怎樣創作，才能取得「文藝」的最大效果呢？

當然，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能夠影響創作方向的是「時代」，也就是說，怎樣的時代，便會產生怎樣的文藝。中國歷史上，興盛的王朝，文藝定是活潑鮮明，朝氣蓬勃的；而衰落的王朝，詩必穢艷，文必頹廢；這正好是強烈的對比。又好比中國抗戰時期，多的是激勵人心的戰鬥文藝，這是時代的需要，也是文藝工作者的良心。可以想像，假如在那個時期提倡穢詞艷詩，國家不亡，真是太無天理了。

現在，我們必須檢討我們在這片國土中，究竟處在怎樣的地位。淺白的說一句，現在不是寫穢詞艷詩，自我陶醉的時候；現在是要戳破偽裝，驅走黑暗，揭露社會上人吃人的醜惡的時候，而文藝正好可被利用為工具。

概括的說一句：現階段的馬華文藝工作者，應該走入生活、反映生活、指引生活！

認清了方向，表現的方式就是枝節的問題了。

傷春悲秋，自憐自艾式的文藝，實在不宜在這個期出現。

我們的同胞馬來民族的文藝工作者，在這方面已有了有目共睹的成就；除非我們自甘落伍，否則，就要認清目標，奮起直追了。

(七) 結論

正如大部份筆談參加者的意見一樣，對馬華文藝的發展，是沒有理由悲觀的。路雖然崎嶇，但路的雛型已在；我們要去爭取，我們不能坐着等別人把「前途」送上門。歷史的發展，永遠利於有衝勁的個體的，我們不站起來奮鬥，我們將被歷史的洪流淹沒。

從最近種種迹象來看，人心畢竟還是有的。民間的「人和文化出版社」的設立，馬華公會的「馬華文化中心」的倡議，在在都說明事情大有可為。

最主要的是馬華文藝工作者本身，我們不應該再去懷疑自己的身份；我們不應該再把頭埋在沙堆裡，而怨說日子太黑；我們不應該在大家都起勁在幹的時候，說文壇毫無生氣；我們是有希望的，只要我們自強不息，馬華文藝甚至可以永遠蓬勃下去！

讓我提出四點工作綱領，作為今後大家努力共同目標：

一、團結所有的文藝工作者，成立類似「寫作人協會」的組織；

二、多與巫、印兩族的文藝工作者聯絡，增進了解，互相扶持；

三、利用輿論，影響社會上的大熱心家捐獻一項「文學獎」；

四、文藝工作者應以更大的熱誠，更大的努力，去創作更成熟的作品。

燭火，雖然已在望，但要取到手，還須一檣一檣地向前搖！

(十二、十二、七五)

這當然是「馬華文藝」

紫陽

自後「讀者文藝」發表了「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的專欄以來，我不放過閱讀每一篇作品；因為這些東西反映文藝工作者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大可以從中窺見他們對所做的事（搞文藝），抱何種態度和心情，而忖測馬華文藝的「前途」，是否樂觀。

所看過的那些作品，都有作者自己的見地；作為讀者的我，可以從這種種不同的意見中，體察別人個別的觀點和大家一般性的觀點。

獨有溫任平先生的作品，在發表意見時却引起了一個問題：「馬華文藝」還是「華馬文藝」；雖然，作者在其文章中只提出一個微弱的答案（也許尚待提出答案）。但這個問題必須有個「不容置疑，不容否決」的答案，否則文藝工作者簡直不知道為了什麼目的而寫東西！

我個人的意見是，我們所用的工具是「華」文，但是當地文藝工作者所從事的是「馬華文藝」，決不是「華馬文藝」！

「馬華文藝」的定義，可以規定為：這種文藝為反映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思想，描寫馬華社會的動態；它帶有濃厚的當地色彩——甚至夾入當地語言；這些東西只有馬華社會看了發生親切感，其他懂華文的非本國讀者，對它可能不知所云（至少有陌生之感）。幾十年來，馬華文藝工作者已在這方面定了向，他們不會徬徨歧路，未曾有過他們的作品是「屬於中國文學的一條支流」的想法。

若照以「華文」來寫的文藝作品，均屬於「中國文學

支流」來看，是不合邏輯而帶「沙文主義」思想的。難道美國文學是英國文學的支流，不能作獨立的個體看待嗎？難道用英文寫那麼多東西（包括馬來西亞內用英文寫的作品），都是英國文學的支流嗎？

為誰而服務？服務的目的是什麼？從這兩點去判別，馬華文藝就是馬華文藝！決不是什麼「支流」。

文藝工作者必須弄清楚工作的目的，不能因為別人一提什麼問號，便自起狐疑，連正在做的是什麼事情都搞不清。

不管會否「認可」，馬華文藝是名正言順的本國文學的一環；而馬華文藝作品之中，具有「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的，比比皆是。

在當前這個多元民族社會中，文藝工作者的互相了解和合作（團結這個詞尚待有進一步表現才能使用）是重要的。馬華文藝作品能有更多被翻譯為其他民族使用的語言或國語，將有助於達致此一目標。

有些（我不敢說多）馬華文藝作品已被譯成國語，它們在非華人眼中，也被看作是本國文學；更有本地華人用非華文所寫的華人社會的文藝作品，這都是馬華文藝，完全與「支流」無關。

我以前未想到所謂「認可」的問題，我以為文藝或文學這類東西，就不需要先有個什麼「認可」的。歷史上許多文學作品甚至憲法，都是用外國文寫成的，只因它們具有「國家意識」，便被尊為一國崇高的「文獻」；這種文獻，在殖民地爭取獨立期間更多出現，可從歷史中探求。

文藝在乎內容和意識，用什麼文字，只是工具吧了。

也談「馬華文藝」

(一)

黃培釗

八月二十三日讀者文藝版刊出了紫陽先生的「這當然是「馬華文藝」」一文，批駁了「華馬文藝」這有大漢沙文主義性質的歪名，有力指證了馬華文藝就是「馬華文藝」，這是很正確的。

不久前，有一個搞政治的會有過專題演講，解說馬中建交後中國和大馬華族社會的關係。記得他曾指出中國所重的是階級關係，政治信仰，在各方面，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他們會認為現今馬華族社會的文化是代表着舊文化，是一些過時、腐朽、有碍新事物成長的東西，和中國文化搭不上關係。文化包括了文藝，顯而易見，中國人當然不會把馬華文藝當作是他們的文藝，或者是他們文藝的一環；他們對馬華文藝沒有「私情」。丟開政治立場不談，這樣的觀點是會被接受的：兩個國家的社會性質，文藝方面全然不同嘛！

華族在這可愛的國土上生活了幾代，其文化內容不要說和新中國文化背道而馳，就是和舊中國文化也截然不同了。我們特定的社會背景、風土人情、國家境遇，使華族文化從實質上脫離了舊中國文化的根柢，獨立發展，自成一格。作為馬華文化一節的馬華文藝，當然也不例外。在獨立建國近二十年的今天，把馬華文藝當作「中國文學的支流」就和把中國當「祖國」一樣，是被認為陳腐的思想，要受批判了！

一個多元民族的民主國家，各民族都有發揚光大其本民族文化（包含了文藝）的正當權利及義務。在馬來西亞陽光下，馬華文藝應被當作是國家文藝的重要一環的！（只有這樣才是「馬」華文藝）。

馬華文藝就是「馬華文藝」，不是什麼「華馬文藝」！

（二）

紫陽先生的「這當然是『馬華文藝』」近尾處寫道：「有些（我不敢說多）馬華文藝作品已被譯成國語，它們在非華人眼中，也被看作是本國文學；」這句話，我認為不適當。因為反過來想一下，如果馬華文藝作品不被譯作國語，就不被（非華人）當作是國家文學了。

接下來，紫陽先生寫道：「更有本地華人用非華文所寫（反映）華人社會的文藝作品，這都是馬華文藝。」我深思了！

我審查一下；如果印度人用非印文（設用華文）寫下反映印族社會的作品，稱為「馬印文藝」。馬來人用非巫文（如用華文）寫了反映巫族社會的作品，也被稱為「馬巫文藝」。設想一下，能成立嗎？

以此類推，假如來日，華文教育式微，華文程度低落，到沒人會用來寫文章，但馬華文藝仍可能前途光明，蓬勃發展，佳作紛紛（因用非華文為工具的作品也列入「馬華文藝」了）！這不是太離譜、荒謬了嗎？

八月三日，商報的每周專訪裡刊出了首都峇株華中校友會主席郭洙鎮律師對馬華文藝的看法，有幾點是值得參

考的：

一、馬華文藝紮根於受華文教育的華人羣衆。受英文教育的華人無法瞭解與欣賞馬華文藝。

二、華文教育在逆流中奮勇前進，連帶地使人想起馬華文藝是否有復興的機會……文藝是經驗，教育是大隊……

三、馬華文藝界必須與馬來文藝界緊密聯系……交流經驗，共同爲馬來西亞文藝而分頭努力！互相鼓舞！

對比起來，後一種論點是會較合理，較爲廣大華族同意的。

作家們在談馬華文藝時總離不了華文教育，這一點，方北方談得很清楚。就在八月廿三日宋子衡的「投入戰役」裡也不例外。他說：「馬華文藝在質方面爲什麼不能與他人並駕齊驅？華文程度的日益趨低落，這是有目共睹的……更使人擔憂的是再過三幾十年後，是否，還有人能以華文創作……」

我回想一下，似乎也還沒有人把非華文的作品列入馬華文藝行列裡！馬來文藝也是如此！

我認爲馬華文藝是不分種族的，只要以華文爲工具，具有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就是馬華文藝。至於作者是不是華人，所反映的是否華族社會，都不成問題（我國是多元民族國家）。

紫陽先生的把「非華文作品」當作馬華文藝作品，如果將之孤立起來，當作是概念之爭，問題似乎不大。但如果將之和多災多難，在逆流中前進，前程尚在未卜的華人文化聯繫起來，就顯示出它的誤導性，是要嚴肅、認真對待了！

要吸收友族文藝精華 來茁壯自己

老杜

根據讀者文藝的「筆談緣起」，老編「總共邀請了三十多位我國寫作者來談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受邀的包括老、中、青三種年紀。」我，本來是不在受邀之列的。但我對於馬華文藝的前途，却也有個人的看法。很想藉讀者文藝的版位，來與讀者諸君談談。我覺得這些話如果不說出來，便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至於我的看法對與不對，那是見仁見智的事，只好留待讀者諸君去批評指正了！我想，老編當不至於怪我是個不速之客，不請自來吧！

有人認為：馬華文壇目前是「死氣沉沉」，是「蒼白貧乏」。我們既認為馬華文壇是「死氣沉沉」，那麼我們便應振作起來，大家拿起筆桿，把它從「死氣沉沉」中轉變過來，使它成為朝氣蓬勃；我們既認為馬華文壇是「蒼白貧乏」，那麼我們便要加以充實，務求使它從蒼白中開始茁壯，務求使它從貧乏中開出燦爛的花朵。但是，要怎樣才能使它不「蒼白貧乏」呢？它的「死氣沉沉」，它的「蒼白貧乏」，我們當然不能完全歸咎於出版商和報紙，指責他們唯利是圖。個人認為，要使馬華文壇能夠茁壯，能夠朝氣蓬勃，光輝燦爛，能夠有美好的前途，有必要吸取各兄弟民族的文化精華。利用這些精神，來茁壯自己，培養自己，使其發揚光大，而開出美好的花朵。

我國是個多元民族的社會，政府正在大力提倡塑造馬來西亞型的文化，我們的文壇如果能夠吸收其他兄弟民族

的文化精華，來壯實自己，也就是等於響應政府塑造馬來西亞型文化的號召。但我們應怎樣才能吸收其他各兄弟民族的文化精英呢！我認為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繙譯，可把各兄弟民族的文學表達形式——例如馬來班頓，互為介紹、觀摩，這樣一來，不但可以充實、茁壯自己的文壇，又可收到「親善，團結」之效。總比那些徒喊「親善團結」口號的人，較為實際吧！

目前我國能讀能寫馬來文的華裔人士，為數當不在少數。但可惜他們對於文學翻譯這項工作，似乎做得不大起勁！華文的報章雜誌上，我們很少看到有關馬來文學的翻譯，至於印度文學，則更加少之又少！而華族文藝之被譯成馬來文或印度文的，由於筆者不懂這兩種文字，不敢說完全沒有，但相信數量不會太多。據我所知，中國的一些古典文學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曾被譯成印尼文。至於現代文藝，除了一些不入流的武俠小說外，似乎便很少有人繙譯了！似此情況，對於溝通三大民族文化，對於塑造馬來西亞型的文化，又怎能達到目的？又怎能使馬華文壇能夠吸收其他友族文化的精華，來充實自己，所以我要大聲疾呼，那些認識友族文字，而對文藝又有興趣的人士，你們對溝通三大民族的文化，是責無旁貸的。你們必須把馬印二族的文藝精英，介紹給華族。同時還要處處介紹馬華文藝之有價值的，健康的，進步的，給馬印二族的人士欣賞。

誠然，繙譯不是件容易的事，即如選擇題材，也得謹慎從事。個人認為，題材必須是健康的，進步的，才值得繙譯介紹。如果是黃色的，神怪的，灰色的，這些東西消滅還惟恐不及，豈可再譯為他族文字，貽害他族青年乎？

還有，繙譯除了必須做到信，達外，還要做到雅俗共賞。嚴幾道先生的「信達雅」三字訣，雅字實有商榷的必要。林琴南譯的「茶花女遺事」等西洋小說，雅是雅極了，但試問現今的青年學子，又有幾人能看得懂！筆者認為，不論是創作或繙譯，必須要做到雅俗共賞，才算是成功的作品。

上述這一段，本與「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看法」無關，因為筆者既認為要使文壇茁壯，必須靠繙譯，以便吸取友族的精華，故並及之。歸根結蒂，要使馬華文藝前途光明，必須正視現實，現實乃馬來西亞係一多元文化的地方，我們必須要適應環境。所以我們應該多多介紹友族的文藝。也必須多多介紹自己的文藝給友族人士欣賞。這樣一來，馬華文藝才有光明的前途，才能在此多元文化的地方，落地生根，從而開花結果。

問題在那裡？

也談「馬華文藝的前途」

唐庚

不久前，一段時期，馬來西亞南洋商報「讀者文藝」版編輯先生主辦了一個文藝筆談，邀集了一羣馬來亞半島方面的知名作者，暢談「馬華文藝的前途」，似乎頗為引起了半島華文文藝界的小熱潮。

參與筆談的許多作者列舉了馬華文藝界許多「病態」現象：如出版商不重視文藝書籍的出版啦，文藝界分成許多派系、不團結啦。同時也提出了許多建議：有呼籲放棄成見，團結一致的；有號召華人社團設立出版獎勵金的；等等等等。這些意見，如認真加以實行，當然對於馬華文藝的推廣在某些方面（如出版條件）能有所幫助。但筆者在綜合了各方意見後，却認為所有作者都只提出了「治標」的藥方，忽略了「治本」的藥方。幾項根本的問題，似乎沒人注意到（也許是注意到而沒有提出吧）。因此筆者以為，本着真正關心馬華文藝的前途，在這裏發一點意見，相信也是不為過的。

所謂「馬華文藝」，就其傳統精神及歷史淵源來講，指的是新加坡同馬來亞半島兩地的華族文藝；指的是華族同馬來族人民在共同的兄弟般的生產勞動和艱苦奮鬥的生活中建立起來的文藝。脫離了新馬兩地人民唇齒相依的歷史聯系，尤其是，脫離了今天華族同馬來族的同胞情誼以及因這種情誼而產生的應有的等同權利，要來談馬華文藝的前途，是毫不實際的。而這點，是參與這次筆談的論者們所沒有接觸到的。

馬華文藝，就其表達媒介來說，指的是以華文文字所寫出來的，反映本地多民族社會生活的文藝作品。脫離了華文文字，就絕對不會有所謂「馬華文藝」。不重視這一點，就不可能認識到馬華文藝工作者所應走的正確道路，也就不可能認識到馬華文藝的真正前途在那裏！從這個前提出發，要使馬華文藝發揚光大，使它成為這個多元民族社會的文化總匯中一個積極的組成部份，就必須使其表達媒介，健全地發展和持續下去。

時代的脈搏，社會的動態，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有沒有把這種種素材加以捕捉、提煉，使之成為作品的題材呢？答案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今天的報章園地、書籍和刊物上的作品，這方面的題材不是沒有，但是少的可憐。而一些描寫人性、探索心靈、戀愛至上的「脫俗」（即脫離現實）題材却充斥所謂「文藝界」。但是，埋頭苦幹的文藝工作者也未嘗沒有，但都是些在「文藝界」不知名的青年作者，而這些充滿朝氣、真正實幹的青年作者，却往往因着種種原因，被人為地與「文藝界」隔開了。

這難道不是客觀的事實嗎？難道這不足以說明論者諸君們的「文藝界」應當來一番整頓嗎？

因此，要使馬華文藝的前途光明起來，筆者以為我們應當注意實行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創作上揚棄一切純粹描寫人性、探索心靈的空洞題材，反對脫離社會現實的依違、嚴沁式愛情濫調；認真學會創作反映社會現實、反映大眾願望、反映多姿多采生活的作品。

（二）走出象牙塔，深入各階層的人羣中，去體驗生活。

以上兩點，應當是相輔相成的。只有認真實行了以上這些方面，才能談得上「馬華文藝的前途」。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二日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除莠？還是培植牧草？

響應[人和文化出版社]的計劃

杜曲

在地理書裡，我們知道以生產肉類聞名世界的阿根廷盆地，在哥倫布沒有登陸南美洲之前，原是一片瘠土，莽草叢生。後來經西班牙移民和英國畜牧家努力，將該盆地的雜草除去，從歐洲運入盤車拉草和紫苜蓿一類的牧草，遂使該地的畜牧業繁興起來，終於成為南美洲有名的畜牧場。這些就是人事勝天的鐵證。

現在談入正文，就直截了當的談到我國的文化事業吧！過去有部分戴上黑眼鏡的人士，認為這南荒地區，是文化沙漠，極其量是像西亞的阿拉伯半島，只能蘊藏着豐富的油藏，吸引投資者的視線，像一塊帶血的生肉，使無數吸血的蠅蚋，紛聚在一起，結果造就了一部分的暴發戶和千千萬萬失敗者的枯骸而已。

有人要想在這沙漠區種植美麗的花果，一定給人看成爲痴人說夢，這跟中世紀時代的阿根廷一樣只是莽草叢生的荒原，誰能猜想到它日後會成為主要的肉類生產國？

阿根廷在近世紀來的變遷，是不是天氣變了，土壤變了，使它從瘠土變為沃土？使它地面上的莽草變為肥美的牧草？

都不是！而是歐洲移民畜牧家的努力結果。

我國的文化，或更具體的說是文藝——尤其是馬華文藝，過去，由中國南來的文藝工作者，如許杰、艾蕪、楊驥、吳天、郁達夫……等都實實在在的在這新、馬的文藝田地上做過辛勤的培植工作，但大都由於他們居留時間

的短暫，在播種工作還沒有搞好，就爲了生活或別的原因，匆匆離開這還沒有完全翻土的文藝園地，到別處去。這正如本來肥美的沃土，在翻了土，而不及趕快栽種幼苗，則土壤不久後便生滿了莠草。

最近，怡保有些關心社會問題的社團，爲了改正社會不良風氣的滋長，發起焚燬不良讀物的運動。雖然這只是一地區的某些社團的小規模工作，未必能收到很好的後果，但他們的主意是自發的、良知的，總比那些對社會風氣敗壞而不敢正視的人好得多。

但是，我們得知道，一片龐大的土地，倘若只有人在地面上除去了莠草，沒有把良好的草籽補種在廣大的原野上，則日子過了不久，莠草仍舊會一株株，從翻過的土壤上伸出頭來，使前人的除莠草的努力，慢慢變成爲一種浪費。所以，我們必需把除莠草和栽種良草兩件事看成了雙管齊下的工作，這新興國家的文藝才能不久之後開出美麗的花朵來。

最近，「讀者文藝」曾開專欄刊載了「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有過三十多位文藝工作者熱烈地參加這次的筆談，雖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沒有得到一個定論，但大家的筆鋒，多停在「馬華文藝有它光明前途」的一點上，不過這只是一種理論，沒有那一個人或那一個文化機構能夠表現出真實的力量去爲馬華文藝工作。

我初時想到，這種筆談，只是文人賣弄自己剩餘精力而已，對事實上一無所補的，可是最近讀到一則文藝文化新聞，報導首都有家印刷公司響應了一般文藝工作者的呼籲，多開文藝寫作田地和替文藝工作者出版他們的作品。這家印刷公司成立了一個「人和文化出版社」，免費爲作

者出版他們的創作。這真是一個喜訊。

我想，我國的文藝工作者，不管是前輩作者或是年輕的一輩作者，都應該拿出自己的力量去帶這個出版社做一些能力所及的工作，使它能完成那神聖的，鼓動馬華文藝運動的使命。

前輩作者，即使沒有精力和時間寫出偉大的作品來，但拿他過去的經驗為年輕一輩的作者做些澆水除蟲的工作，則美麗、茁壯的文藝果實即使不是由自己的手培植出來，但他們總算不辜負自己過去對文藝的一番努力了。例如一個電影從業員，在青春期過後，自己不再在銀幕出現，但做些幕後工作，還不會辜負自己過去的努力的。

至於後輩的文藝工作者，除了接受前輩作者的經驗指導，作為自己對文藝進修功課外，更要養成尊重別人成果，盡量減低個人的名利觀念，不把從事文藝工作當作特殊化或明星化，而只把文藝創作與文藝學習看成為自己生活中的一個環節。

我們不怕幼稚，希望年輕的作者，有勇氣的拿出自己的作品來，交給人和文化出版社的編輯委員會，請他們審閱或貢獻一些意見，以作自己在日後繼續創作的準備。

如果他們能免費為自己出版書籍，固然值得我們歡喜，即使為了某種原因不接受我們的作品，也有他們的困難處，因為他們未必能全部接受所有申請者的要求，僧多粥少之毛病，總未能完全避免。幸而我們年輕文藝工作者的名利心情很淡，而愛好文藝的意識很濃，則再接再厲，總會有一日成功的。

寫這小文時，一方面祝人和文化出版社出版文藝叢書的計劃成功，一方面希望年輕的文藝工作者不要放棄這個

鍛鍊自己工作能力的好機會，請篤實的文藝工作者不必參雜名利觀念，把響應這個文藝叢書當作自己工作上一個里程碑吧！

五十年後的馬華文藝

疑雲

近三個月來，南洋商報「讀者文藝」版接連地發表了筆談的文章；筆談的主題是：「馬華文藝的前途」。據編者透露說，筆談的文章總共發表了三十餘篇，尚有十篇左右的佳作待發表。能有這麼多談論馬華文藝前途的文章發表，對當今處於低潮時期的馬華文藝來說，未始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會使華人社會——尤其是寫作者與文化機構明瞭這個與華人文化有密切關係的馬華文藝危機，進而設法扶助其發展。

在我所閱讀過的筆談文章中，多數作者們都認為：造成馬華文藝陷入低潮狀況的主因有下列數點：一是讀者們反應冷淡，多數讀者深受港台灰黃色文藝的毒害；二是文化機構不予以鼓勵，報章上的文藝欄常被廣告所侵佔，出版商視文藝刊物為蝕本生意而不願予以出版。只有一兩篇筆談文章稍微提及華文程度低落的問題。至於補救之法，除了呼籲讀者欣賞本地的文藝作品、寫作人重新歸隊、出版社協助出版文藝書、報章撥出更多的版位發表文藝作品、寫作人組織一個寫作者協會以外，並籲請社團以及熱心人士響應號召，協助作者們出版文藝書籍等等。

上述各種意見固然是解決馬華文藝危機的良好辦法之一部份，但它只能解決燃眉之急，只能克服眼前的危機而已。多數只是治標之法，而非是治本之法。

誰都知道，文藝是與語文，教育分不開。沒有語文，就談不上文藝。就華文文藝來說吧，如果沒有華文，那兒來華文文藝？沒有華文文字作為表達工具，華文文藝就無

從產生。

語文是文藝的主幹，沒有了主幹，就長不出美麗芬芳的花朵來。看看馬來文藝吧！獨立之前，馬來文藝並沒有受到英殖民地政府的重視與鼓勵，只讓它自生自滅。獨立以後，由於馬來語文的地位被承認，馬來語文被列為馬來西亞的國語，人人必懂、必讀、必用。馬來語文從分文不值一躍而為身價百倍，連帶影响到馬來文藝的地位。一夜之間馬來文藝成為國家文藝的主流，並且在政府的鼓勵與支持之下，只短短的十幾年的時間，其發展是空前的蓬勃興旺。於此可知語文與文藝的密切關係。

反觀馬華文藝，目前的發展正處於低潮時期；低潮過後照理應該會有一個高潮出現。但馬華文藝能否在不久的將來出現高潮呢？或者其處境會一年不如一年？相信這是華人社會所最關心的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得從華文教育着眼。華文教育才是決定馬華文藝前途的主要因素。近幾年來，華文程度已一落千丈。究其原因，有下列諸點：（一）自從華文中學接受改制後，學校教科書有八十巴仙是採用英文本，學生得參加以英文作答的政府各級考試。現在國民中學逐漸取代國民型中學的地位，學校所用的英文課本也逐漸為馬來文本所取代，而且國語媒介的各級考試也將逐漸取代英語的位置。為形勢所迫，華校學生以前注重英語，現在重視國語，華文被忽略了。這是造成華文程度低落的原因之一。（二）師資缺乏。最近在檳城所召開的檢討華文中學教育的研討會上，改制中學的校長們道出了他們所面對的共同問題——即師資缺乏問題。有些學校因為得不到師資教師的分配而由其他普通教師兼教華文科。校長們也說，多

數的普通教師沒有古文的根底，一句古文要化十幾分鐘的時間去解釋，仍摸不出頭緒。學生的作文簿裏常出現別字，教師也不加以修改。教華文文學史的時候，更是全課書照唸；唸一句解釋一句。這種死板板的教學法，如何叫學生對華文文學發生興趣呢？

遠的不必說，即以我的孩子的教師作為例子吧。我有一個孩子就讀於某中學預備班，華文教師是一位馬大畢業生。雖然他不是中文系畢業出來，但因為懂得華文，才讓他教華文。有一天，我的孩子拿作文簿給我看，其中有一則作文，題目是「我的嗜好」。文內有一段這樣的記載：「我讀過施耐庵的水滸傳，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以及吳承恩的紅樓夢，也喜歡閱讀徐速主編的「當代文藝」老師把「徐速」兩個字刪掉，可能因為他對現代新馬港台的文藝發展不大熟悉，不曉得誰是「當代文藝」的主編，只好把「徐速」兩個字刪掉；但他仍保留着「吳承恩」三個字。提的是什麼烏龍，他本身都不知道。以此如何不叫華文程度低落？

再者，英文國民型中學向來是不重視華文的，只要有超過十五名學生申請，學校當局就利用下午的時間為華人子弟開辦華文班級，所請來的教師較上述者更差。許多華文小學教師都申請這種兼職的工作。只要你懂得門路，即使是初中三出來，也可以教初中三的華文科。曾經有過這樣的一位小學校長，本身華文程度有限，卻有機會擔任中學一二年級的華文課。上課時，他對學生說，古文已不合時代潮流；所以在他的教學裏，只教白話文而不教古文。華文教育落在這些人的身上，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以上種種，說明了一項事實，師資對華文教育的前途

是非常重要的。華文根底不好的教師，是教不出華文好的學生來。教師本身對文藝沒有認識沒有興趣，如何鼓勵學生對文藝發生興趣呢？有人主張學校應該成立華文文學研究學會，可是由誰來負責呢？結果是搞不出甚麼名堂來的。

華文程度低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影響所及，華文報章雜誌的讀者會因而減少，馬華文藝的前途會更加暗淡，至多再過五十年，華人子弟可能看不懂華文報章雜誌，因為他們的華文只有小學六年級的程度而已。

假如五十年以後的華文教育界，華文報章雜誌的處境真如上述者一樣，那麼，馬華文藝的危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屆時，華人連最普通的新聞報導文章都看不懂，何況是文藝作品了。

歸根結蒂，要提倡馬華文藝，非得從華文與教育着手不可。語文是文藝的靈魂。解決語文問題，才是治本之法。語文的根基穩固了，才能寫出好的文藝作品來，才能欣賞文藝作品。

所以眼前所要做的是先設法提高華文程度，繼而提倡閱讀華文文藝作品的風氣；或者雙管齊下，始可收到一勞永逸之效。否則，油將枯竭，火種安在！

新書預告

- 一 雪泥集（雜文集）
- 二 煥爛集（雜文集）

夏張著
筆抗著

出版：人和文化出版社

Salem Publishers
22, Jln. Mawar, Setapak, K.L.

承印：人和印務有限公司

Salem Press Sdn. Bhd.
22 & 28, Jalan Mawar, Setapak,
Kuala Lumpur. 14-11

定價：\$1.80（一九七六年十月）



出版：人和文化出版社

Salam Publishers

22, Jin, Mawar, Setapak, K.L.

承印：人和印務有限公司

Salam Press Sdn. Bhd.

22 & 28, Jalan Mawar, Setapak,

Kuala Lumpur, 14-11

定價：\$1.00 (一九七六年十月)

评价集

我对马华文艺前途的看法

钟夏田 编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1 年 3 月 31 日